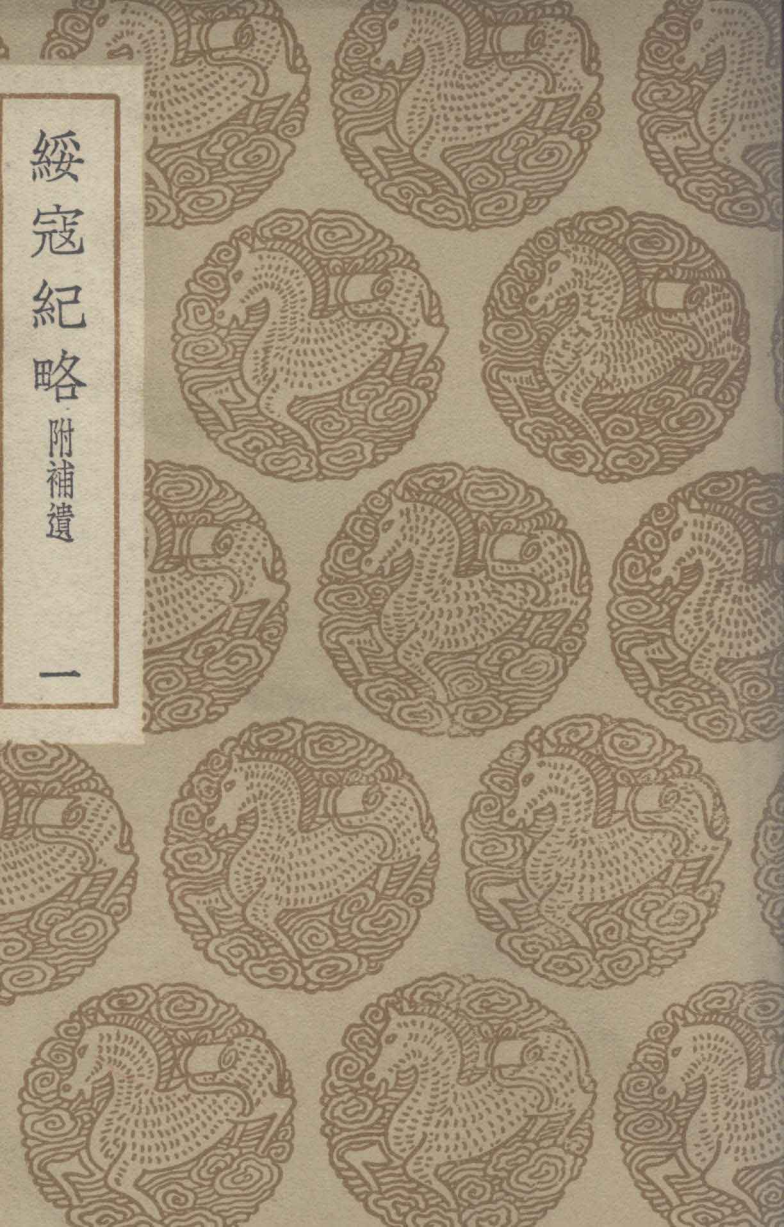


綏寇紀略

附補遺

一









綏寇紀略

附補遺

(一)

吳偉業輯

四庫全書提要

綏寇紀略十二卷。國朝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大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國朝。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專紀崇禎時流寇。迄於明亡。分爲十二篇。曰澠池渡。曰車箱困。曰眞寧恨。曰朱陽潰。曰黑水擒。曰穀城變。曰開縣敗。曰汴渠墊。曰通城擊。曰鹽亭誅。曰九江哀。曰虞淵沈。每篇後加以論斷。其虞淵沈一篇。皆記明末災異。與篇名不相應。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梅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寇紀略。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棗木傳刻。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盡上史館。於是先生是本出。子鈔入百六叢書。歸田之後。爲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闖勸進諸臣子孫尙存。故當時諱而不出歟。此本爲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在未開史局之前。故一闕虞淵沈中下二卷。而彝尊所輯百六叢書。爲人借失者。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佚之矣。彝尊又稱其書以三字標題。仿蘇鶚杜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標題。始於繆襲魏鏡歌詞。鶚光遠遂沿以著書。偉業敘述時事。乃用此例。頗不免小說纖仄之體。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爲公論。然記事尙頗近實。彝尊所謂聞之於朝。雖不及見者之確切。而終勝草野傳聞。可資國史之采輯。亦公論也。

序

昔者勝廣起而炎漢成。赤眉橫而銅馬帝。拔陵旣動。晉陽始甲。黃巢大亂。香孩乃生。紅巾競作。滌陽遂隆。帝王之興。必有先驅。歐魚歐爵。勢自然也。流寇兩見於明代。在正德者。旋即煙消。在崇禎者。遂致屋社。說者歸其咎於有君無臣。然所以有君無臣者。抑曷故哉。且寇非曹馬比也。其衆烏合。其勢獸散。以洪承疇之練。盧象昇之忠。曹文詔。曹變蛟。左良玉之勇。而或以齋敵。或以輿尸。豈惟天命。蓋亦人事有未盡焉。余悲夫三百年全盛金甌。一旦瓦解。拱手而莫可誰何也。求其故而不得。得梅村此記。最詳且核。行文更矯健。合龍門遺法。後之覽者。尙凜六馬之戒。毋以蟻穴爲可忽。致決堤滔天哉。

康熙甲寅。逸民鄒式金書。

綏寇紀略目錄

卷一

澗池渡

卷二

車箱困

卷三

眞寧恨

卷四

朱陽潰

卷五

黑水擒

卷六

穀城變

綏寇紀略 目錄

卷七

開縣敗

卷八

汧渠墊

卷九

通城擊

卷十

鹽亭誅

卷十一

九江哀

卷十二

虞淵沉

綏寇紀略卷一

清 婁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灑池渡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二十日。昧爽前。全秦天赤如血。五六七月。西安有孽火入人家。色青。光熒熒然。廣輪盈尺者數十。旋于地若鬪。不濫炎。民磔鷄犬禳之。乃去。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恆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木冰。歲大饑。秦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據河爲塞。斥衍千二百里。築三十六堡。分險列戍。沙磧不生五穀。富民計口仰食。縣官承平。怗惕。算崇禎改元。上距萬歷四十七年。延餉缺額者。至一百三十八萬。天啓中。秦撫喬應甲。廷撫朱童蒙。皆奄黨也。應甲貪婪狂易。法紀潰弛。四封之內。攻亭長殺長吏而莫禁。警有道臣袁養和被劫請捕。應甲反脅取養和千金。中書張賀昌被劫執。巡捕典史王允德索賂二百金。以是被盜之家。莫敢控告。童蒙腴削軍廩。助三殿大工。兵民側目。始禍實自兩人。秦地所出新餉。均輸間架三者。專以備他急。數日增。吏因緣爲奸。羨餘輒倍。西安鎮兵數萬。率買閒占役。以空名隸尺籍。兵科劉懋疏。秦兵屬邊操者。賣于邊官。歲納班價。屬參都者。賣于參都。月納班錢。操兵三千。占于各衙門。司道宗室鄉紳。以供役使。民不堪復無所憚。以此糾合邊人爲賊。十一月。白水男子王二反。王二劫宜君縣獄。拒捕逃入首葭溝。獨賊巢穴。十一月內。通白水衙役楊發。蒲城王高等。爲亂。掠蒲城之孝童。韓城之淄川鎮。王左掛原名王之爵。有苗美。飛山虎。大紅狼等。同起。起于宜川。地名龍耳嘴。十二月。三邊總督

武之望奏固原兵變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兵劫固原州庫總兵錢中選無軍紀得免論巡按御史吳煥糾巡撫胡廷宴贖

眊不視事與延撫岳和聲以邊兵饑民互相推匿所奏報俱不實致成大患兵部尚書王洽請覈其事以

聞刑給事薛國觀奏言淳化綏德等處流賊千百為羣由喬應甲縱盜釀禍得旨報聞二年己巳正

月鄖陽撫治梁應澤奏陝西賊王大梁一名大梁王三千人入略陽徧漢中十二月二十六日漢南賊大梁王

追至寧羗州逸去後復趨從成縣兩當逼近略陽漢中官兵略陽官兵戰敗鄖撫告急商洛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黨竄入黃龍山首營溝固原逃兵掠涇陽富平

執遊擊李英二月總督武之望病死胡廷宴閑住以陝西左布政劉廣生為秦撫右副都御史楊鶴總

督三邊岳和聲罷吳煥疏盜自戊辰七月王二作難已已盜首韓世盤韓世友胡之槐吳養臣皆邊兵故和聲亦罷以河南左布政張夢鯨為延撫吳

自勉為延綏總兵四月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副將賀虎臣捕得伏誅督糧道參議洪承疇率鄉勇

圍左掛于雲陽幾成擒暮大雷雨作遁去三月廿一日賊自真寧逼三水遊擊高從龍卻之賊入馬蘭山

于雲陽幾獲之乘夜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劉應遇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所將卒斬王大梁于陣圍其餘黨于伏

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羗知州陳元瓚失防賊遁去劉應遇提毛兵入漢合川將吳國輔兵擊賊于畧

被殺猶手握賊級不置賊退漢陰應遇令都司解文英同蜀將吳國輔李標奇追至大石川斬五百級把總李旺得賊首王大梁餘解散十一月京師戒嚴延綏總兵吳自

勉入援侵行糧軍中道逃歸為亂延撫張夢鯨憤恚死自勉沿途逗遛賄放精兵變賣營馬夢鯨憤山西

巡撫耿如杞亦率兵入衛叛逃為賊耿所統皆沿邊勁卒已至都下矣兵部調守通明日又調守昌又明

連調三日。三不得糧。既餒且怒。遂沿山東一帶劫掠。以不戢軍士。逮問。既逮。五千人哄然盡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起矣。以洪承疇爲延綏巡撫。兵部尙書王

洽。有罪下獄。左侍郎申用懋。晉尙書。三年庚午正月。申用懋自劾免。以薊督梁廷棟爲兵部尙書。吳

自勉罷。以臨洮總兵王承恩爲延綏總兵。其改用王承恩。以兵將不安。剝軍。事未上聞也。後李應。薊督

張鳳翼留承恩春防甘肅。總兵楊嘉謨入援。踐更率其兵駐東協。時錢中選亦入援。行秦督撫以三邊四

鎮。止寧夏總兵賀虎臣一人。非所以辦寇。請用故總兵杜文煥。攝承恩鎮西將軍。兼督延綏固原兵三

千。便宜勦撫。報可。●王子順苗美勾逃兵掠綏德。圍韓城。復犯清澗。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擊卻之。斬級

三千。降其衆三百人。總兵杜文煥又敗之于安定。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爲常。崇

禎己巳。秦大旱。粟踊貴。軍餉告匱。總督楊鶴甘撫梅之煥。分道勤王。是年復以稽餉而譁。其潰卒畏捕。誅

亡命山谷間。倡饑民爲亂。時東事急。朝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裁額至數十萬。乘障兵咸謀而下。而兵

科給事劉懋疏請。裁定驛站。歲可節金錢數十萬。上喜。著爲令。有濫予者罪勿赦。懋意謂蘇民力也。而河

北遊民。藉食驛糈。至是遂無所得食。益無賴。潰兵乘之。而全陝無寧宇矣。先是懋有補足兩年缺餉。與

陝西衛兵。冒濫虛弱。求按冊清汰操練。并秦有司重火耗。多贖緩。宜拏問其尤。以謝關中之人。亂將自定。

其論最剴切。惟舉全秦公費。存留巡方。贓罰驛站。節裁銀兩。充勦撫之用。頗有近乎搜括。然亦號呼帑金。

弗應。而疆事日益亟。豈得已哉。而京師向有劉給事。裁省驛遞。驅民爲盜之謠。不知何故。愚謂必出于士

大夫輻軒之日。所以流傳至今。夫郵延絕塞。無與郵傳。關隴饑民。寧關與隸。若早從其請。不啻曲突徙薪。

是。不可以不辨。然考之御史姜思容疏云。各遞窮民。千百爲羣。任輩輿以續命者。饑餓待死。散而爲盜。聞

而叢射之，是又非無見云然，姑兩存之。

二月，杜文煥檄諭米脂清澗諸賊，王左掛以其黨二百人降。熒惑入東井，退舍。

復羸居，數月又入鬼宿，犯積屍氣。延安知府張輦、都司艾穆、蹙賊于延川，賊王子順、張述聖、姬三兒等，

俱乞降。王嘉允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楊鶴、劉廣生，主撫不以聞。鶴與劉廣生出示崇禎三年三四等月，

江龍掠地，虎孟良等俱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其四月，賊從神木渡河入晉。五月，楊鶴移鎮耀州。

賊攻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調榆林道張福臻提兵討之。六月，御史李應期巡按陝西，疏請招撫許之。

職方郎李繼貞、兵科給事劉懋，先後請以十萬金賑延綏，不報。賊王嘉允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

孤山副將李釗被殺，尋破府谷據其城，又破孤山。先是釗欲圖賊，而左右皆賊黨，釗出巡至清水營，遂遇

安不踰旬日，復號召成旅，東陷山西河曲。劉廣生稱病，以陝西左布政王順行為陝撫，以曹文詔為孤山副將。七月，李

應期奏慶陽守備李極，敗績于鄜州之雷公嶺。巡簡陳其佐被殺，守備白邦政重創，失戰馬四十三匹。王順行請三年裁扣驛站

銀三萬兩充養兵費，下戶部尚書畢自嚴酌議以聞。楊鶴疏云：上允舊撫臣王順行之請，准發戕扣站銀

順行去後，從其請而終于不行也。八月，府谷賊王嘉允以其眾奔黃甫川。王順行解任，以太僕寺少卿練國事為秦

撫。九月，洪承疇、杜文煥攻黃甫川，破走之。降賊王左掛謀叛，洪承疇、李應期定計誅之。錢中選

罷，以楊麒為固原總兵，率其兵駐西協。兵部尚書梁廷棟請勅秦督撫逮治二三貪殘有司，盡補三邊

兩年缺餉，而用杜文煥為大將，秦晉諸將兵皆屬焉。兩省選精銳萬人屬之，沿河營衛聽節制，各撫按道親歷行間監督陝西留站銀三萬兩，山西留二萬兩。

兩省撫按再各借二萬五千兩以資軍費

秦沛饑。至是大禱。山西以防河閉糶。斗米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捐

濟。米脂人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吳姓疏請通晉中糶販有旨。在西安接濟。其實西安遠而晉近。而清澗

晉中設兵防盜。因以過糶榆林。天下雄鎮。經德葭州與晉之臨縣與縣永寧州皆有渡口。商民從來互相貿易。今

多宿將勁兵。若扼其吭。絕之。大可憂也。膚施人張獻忠據十八寨。十月賊王嘉允再陷清水木瓜

等堡。已又陷府谷。殺遊擊李顯宗。尋兵至走山西。十一月賊李老柴攻合水。十二月延綏叛兵神一

元陷新安。陷寧塞。殺參將陳三槐。四年辛未正月。上特發帑金十萬兩。命御史吳姓往賑。延安饑。民務

令賑恤以實。宣布朝廷殲渠散脅德意。即用姓代李應期。察行間功罪。洪承疇請撤王承恩還鎮。許之。

上召對各省監司。諭陝西參政劉應遇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不可純勦。二月神一元陷保安。一

元死。弟一魁領其衆。陷合水。圍慶陽。御史李應期報保安捷言斬賊二百四十級。內有神一元首級。及弟

守二十九日。陷合水。杜文煥張應昌來救慶陽圍解。平涼固原。狗囉爲亂。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魁宿犯積屍氣。楊鶴移鎮

寧州。受神一魁降。鶴責數其十罪。一魁伏謝。鶴奏言三月初三日。定邊副將張應昌解慶陽圍。初五日。賊

人投降。送出合水縣。將應昌及保安縣印信練國事。又報榆林道張福臻。撫過拓光。歸等數百人。又

金超。鵬過天星等八十餘人。關內道翟師雄。撫過田近菴等六百人。維川知縣劉三順。解散獨頭虎等數

千人。慶陽地方。撫過劉道海。白柳溪等數千人。而點燈子當大敗後。降于清澗。時鶴設御座。練國事。移

于城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賊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自此羣盜視總督如兒戲矣。鎮鄜州。率副將張全昌等。屢勝賊于中部。于郃陽。于芝川。韓城。斬六百餘級。國事上疏極言。當一以大勦

而後。別夥受撫者。可服。人是其言。賊不沾泥。攻圍米脂。總兵王承恩。張應昌率兵援之。賊敗遁。尋降。不沾泥。手殺雙翅。虎縛紫金龍。以自

贖。賊滿天星降于楊鶴尋叛去。洪承疇命守備賀人龍勞降人酒降人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

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順之姪王成功餘賊走宜君。●曹變蛟擊敗寧塞遺賊

于唐毛山。四戰皆捷斬一千四百餘級一兵部尙書梁廷棟革職。吳姓至延安以西安推官史可法行賑救如詔書

從事人便之。秦三年旱至是始雨。六月孤山副將曹文詔追斬王嘉允于山西之陽城。兵部議撤西

兵還秦以固原兵新至請先命楊嘉謨歸甘肅而留楊麒俟徐遣上報可。七月點燈子率六千餘衆東

渡山西。賊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時有受撫賊田近菴者以六百人守馬攔山應之。署事同知鄭師元

奉楊鶴檄委任招撫賊至不成備以喪其邑。練國事王承恩率兵先後攻圍困之。賊上天龍馬老虎獨

行狼復掠鄜州楊鶴王承恩擊走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曹履泰孟國祥各奏撫賊欺飾之弊御

勦後撫爲定策如果投戈棄甲抱旗乞降則勦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勦堅撫如或狡詐復逞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勦之用而不因撫廢勦人旨其言。八月賀虎臣擊斬慶

陽賊劉六以曹文詔爲臨洮總兵。九月曹文詔殲點燈子于晉中班師。神一魁竊寧塞以叛。賊

郝臨菴掠同官耀州宜君等處。賊上天猴掠宜雒。時合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等五部恣掠宜雒副將

斬五十級驗之則皆婦女首十月楊鶴革職逮訊鍊國事戴罪自贖。榆林道張福臻同總兵曹文詔

也給事魏呈潤刻大允革職下中部。馘李老柴送京師。賊上天猴詐入宜川尋降。十一月延撫洪承疇總督三邊張福臻爲延

綏巡撫。賊譚雄陷安塞。安塞知縣柴國弼固守後以積勞死遂陷譚雄同高自知等以十一月初九日復據

塞安 閏十一月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遇害 混天猴等反除上天猴于鄜州 督師急擊安塞

譚雄懼出降斬之承疇方圖寧塞計若株守賊將生心乃命曹文昭戴君恩等合圍而督師夜趨安塞于

斬五百三十餘級擒六十餘人俘獲衣甲器械無算安塞賊平又有降賊黨雄王得貴拓亨高凌志等糾

賊千餘衆攻綏德州掠義合驛總兵王承恩同千總吳國偉守備賀人龍等追勦斬二百餘級指揮鄧得

威以福臻令誘賊黨雄王得貴拓亨高凌志等七人斬之 賊不沾泥陷安定 十二月洪承疇奏撫過延安吳家山黨家坪薛家

崖大賊一十八寨賊首張獻忠羅汝才等一千九百餘名 又分遣總兵曹文詔等同遊擊左光先崔宗

允李國奇等五路勦宜綏清米四縣之賊于懷寧川黑水峪綿湖峪封家溝大戰敗之追至祁家高梁丑

山掃地王授首 上以秦餉戶兵二部不覆奏召對切責兵部尙書熊明遇請措餉二十萬從之 延撫

同靖邊道戴君恩副將張應昌應昌係靖邊副將都司馬科等定寧塞神一魁誅死 五年壬申正月上用巡按

御史吳甡言免延安慶陽新餉督師請畱西鳳餉銀二十萬以勦賊勸農報可 楊鶴論戍 混天猴陷

宜君三月初三日賊僞爲米商進宜君縣知縣李迪康把總馬麟田恭魏安等俱逃 二月陷鄜州僉事郭應響死之 故總兵杜文煥以吳甡

勘三年殺良冒功有實狀下獄 三月臨洮總兵曹文詔甘肅總兵楊嘉謨大破賊于西濠西濠潰賊破

華亭文詔嘉謨追至洛水城賊紅軍友爲其黨所殺 四月督師合秦撫延撫追賊不沾泥于西川守備

孫守法擒之 ●七月馬科所將卒斬混天猴于延水關賊可天飛圍合水曹文詔楊嘉謨于銅川橋大戰

越日文詔嘉謨偕固原總兵楊騏再戰于虎兕凹大破賊 八月督師平賊鐵角城獨行狼可天飛伏誅

餘賊伏大方山、小方山于蒲河肆掠。諸將遮絕要害。曹文詔提兵一千五百人，追殺于隴州平鳳界。殲賊務盡。張全昌、馬科以千人自環縣應之。時張福臻以撫賊故，致王承恩之兵譁索餉，解任去。以陝西右布政陳奇瑜爲延撫。奇瑜亦能殺賊。而右參政葉廷桂、清軍道王振奇、靖邊道戴君恩、監軍道樊一蘅、四人俱有功。六年癸酉六月，巡按御史范復粹上幕府軍功，斬級三萬六千六百有奇。曹文詔功第一。楊嘉謨次之。嘉謨西涼世職，初以隨閣部孫承宗當關，已推副將，積功陞甘肅總兵，繼因援嘉謨，次之。嘉謨防而甘肅已推別將，及歸秦，僅用虛銜討賊，賊平議敘，乃補薊門總兵。王承恩、楊騏又次之。諸將亦多可紀云。

當秦寇發難，延綏以北爲逃兵，爲邊盜。延綏以南爲土寇，爲饑民。邊盜則神木之王嘉允、靖邊之神一元爲魁。而支蔓于綏德之不沾泥、慶陽之可天飛、延安之郝臨菴、鎮原之紅軍友也。土寇則西川之王左掛、苗美、清澗之點燈子爲魁。而支蔓于中部之李老柴、延州之混天猴、保安之獨行狼也。王嘉允以三年六月四日攻陷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次日陷府谷縣，據其城，屢戰堅守，詭約降，絕而趨黃甫川，圖大逞。延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從孤山進勦，斬首四百級。晉兵亦得三百級。賊窮，送出縣印，退保大小寬坪等寨。十月二十日，嘉允再陷清水。已又陷府谷。兵至，走之晉。晉總兵王國樑師大燿，遂失河曲。賊堞而守焉。四年四月十八日，裨將曹變蛟、艾萬年艾萬年時爲神木參將，又有都司馬科、杜大捷、王世虎。曹文耀、參謀袁廓宇等從曹文詔收河曲，斬首一千六百級。獲軍資鎧仗數千計。獲王嘉允銀印一，王惟岳銀印一。嘉允奪門走。六月初一日，得之楊城城下。晉

地也。皆秦將士力云。神一元以三年十二月一日破新安。十三日破寧塞。殺參將陳三槐。尋破柳樹澗。二十五日攻靖邊。三日夜。副將李若梓固守。徵救兵至。幾陷。四年正月五日破保安。副將張應昌左光先與戰。大敗之。神一元死。御史李應期報保安之戰。斬賊二百四十級。內有一元首級。衆推其弟一魁。戰不利。棄城走。二月十四日圍慶陽。推官馬一苟。知縣李含樸。設守。二十九日陷合水。杜文煥張應昌來救。慶陽圍解。二月初二日。賊破饒陽堡。遂長驅慶陽城外。扎三大營。張應昌力戰。奪炮六位。圍始解。總督楊鶴移鎮寧州。致一魁之壻于營中。同臥起。爲其部強。欲以啗諸賊。一魁至。數以十罪。一破寧塞。二殺將官陳三槐。三破新安堡。四搶柳樹澗。五圍靖邊。六破保安。七勾邊外西人。八圍慶陽。九破合水。十殺數良民。淫污婦女。已服。卽宣詔赦。予以官。處之寧塞。衆四千有奇。使參將吳宏器護焉。憂其屬茹成名難制。從一魁謀而去之。一魁陰許諾。衆莫知成名死。成名挾賞未遂。拳毆中軍范禮。一魁執而杖之。七月。中一魁遣心腹劉金見楊鶴于三原。鶴授張孟金。意千金。許以殺成名。有賞九月十二日。賊在耀州。一魁遣金同成名至。鶴喜曰。劉金至。事濟矣。張孟金黃友才皆猜懼。九月十八日。挾一魁以叛。吳宏器他往。執其下范禮尹鴻基等。延撫張福臻。率張應昌馬科之兵攻之。斬一千七百一十八級。友才見事急。給一魁圖之以爲功。尋自疑。乃竄。五年正月。友才就縛。王左掛同苗登雲苗登霧苗美起兵。蹂躪綏德。傷入援參將石在廓。擁衆南下。三年正月十一日。犯韓城。掠韓城之龍門渡。守將失利。糧道洪承疇同撫院中軍李滿倉屯都司艾穆千總黃邑宰擊破之。賊走清澗。十七日。犯郃陽。據青澗之華嚴寺。奔懷寧河。二月。杜文煥悉固原官軍陣而進。左掛降。賊首張述聖。姬三兒。乞降于河西道蔣士忠。士忠遣故降人李光燧入營招諭。左掛乃降。苗美以八百人逸。文煥追至鐵葉塞。單騎入其營。美叔登雲登霧降。美再以百人遁。遣都司王仲學跡之。曰。不得美無還也。及之。

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首以獻。

并殺飛山、虎大紅、狼等。副將李卑、屯司艾穆等兵大集。賊黨黃虎復乞降于守備白邦政。

八月，左掛以賊白汝學攻綏

德州。謀內應爲參將卜應第所覺，不果。九月，按臣李應期與承疇文煥定計，命遊擊左光先守備白邦政

就綏德誅之。邦政卽按臣帳下劉王左掛苗登雲等五十七人。餘黨在他境皆斃。點燈子卽趙四兒名勝初起于

清澗之解家溝花牙寺。逞于延南奔突韓城宜雒，往來秦晉，沿河州縣多苦之。秦撫鍊國事以四年三月

二十日于中部。

在中部國事率張全昌趙大允夾攻斬六百餘級。

四月初二日于邵陽，初七日于韓城。

賊掠韓城、邵陽，復窺芝川鎮靈州參將張全昌以五

百人戰三日，共斬三百餘級。

十一日于柳村，十二日于上峪口，乘勝累剋，斬級七百有奇。賊以七月二十二日夜半渡

河入晉，督師延撫及曹文詔艾萬年追之。八月初三日，大敗之于桑落鎮，又敗之于花地窰霧露山。賊退

屯石樓縣之烏龍寺康家山，與綏清隔河三十里。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于舍峪，以降丁賀

思賢爲導。九月十八日夜，守法渡河襲之，點燈子出不意，裸身提刀欲戰，思賢識其聲，直前砍之，乃斃。都

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前于霧露山陣歿，語有之。涓涓不絕，乃成江河。當賊初起，匹夫瓦合，倔強山谷間，

其偏袒大呼，首事作難者，不過嘉允、左掛、輩三數人耳，而皆已撲滅。中外大臣以爲苟得始事者之首，天

下無事矣。纔有餘孽，州縣當就捕，豈知後起之盛，蔓不可圖哉。李老柴獨行狼之攻中部也，有受撫賊田

近菴者，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署事同知鄭師元、楊鶴委以招撫，賊至不成備，以喪其邑。練國事王承

恩先後攻圍五月，賊突不得出。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來援，會文詔殺點燈子，凱以歸于秦，與張福臻合

兵殄賊福臻先誘李老柴生致之福臻遣部司王雄誘李老柴一條龍出羈留之一鼓而下中部傳老柴磔都市老柴一條龍被

執奔摩雲谷副將張宏業不沾泥原名張存孟初從魚河川出不意襲安定城其後爲王承恩所襲偕羣醜雲

交月等送款不沾泥手刃雙翅虎尋相繼叛滿天星雲交月初二日王承恩勦之賊奔鱗頭山官軍復有

斬獲賊首闖山虎陳龍不沾泥等乞降餘賊又適宜君掠同官尋草上飛乞降五月二十七日滿天星雲

交月金翅鵬金龍強虎鑽天鶴等俱降餘黨萬二千餘人原籍安插十二月二十一日降賊復叛攻綏

德州五年二月初二日雲交月叛四月不沾泥復叛搶米脂五月初七日八西川西川其窟穴也大山深谷初王左掛倚爲固不沾泥取之立十

二哨六十四砦壁天險爲持久壬申四月攻米脂葭川延撫張福臻同道臣樊一蘅率三千人總兵王承恩同孤山

副將侯洪極都司艾萬年唐通中協副將卜應策遊擊文鼎心和應薦部司張天禮守備賀人龍等同撫標游擊費邑宰左光先崔重亨丁世虎等馬步三千席卷逐北與承疇會師雙

湖塔壓其巢命孫守法遮絕河津斷其西走賊逃至舍峪爲馬科所躡過河纔二十七騎守法追之河東

三十里賊反鬪騎盡亡守法身得不沾泥虞以八福臻赦註誤者李成材罪諭降兇徒三百人出皆其豪

也總督委守備賀人龍領之先令脅從千人歸農承疇復親將張天禮唐通等幕下賊至驅出僂之止有喬六部混入我兵口稱

于德州斬訖民悅即甘泉縣劫餉殺官之魁也紅軍友李都司杜三楊老柴等乃神一魁餘孽屯萬人于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

漢練國事檄楊嘉謨及副將王性善等扼險設防國事移鎮涇州聞信疾馳固原檄固原道王振奇同副將董志

義守涇州馬關諸路又檄總兵楊嘉謨游擊趙光遠嚴緝姦細殺賊塘馬斷其耳而承疇率文詔以臨洮

目遂不敢馳出止有回方山一踰道臣王振奇復令獨兵把總海喬扼險拒堵

兵三千從鄜州問道來會從鄜州問道四晝夜至西陽按臣吳姓久駐慶陽復檄寧夏新兵疾趨西濠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戰文詔

嘉謨性善拔其三屯斬首千級所將卒得杜三楊老柴餘衆南奔奪武安監三月廿四日賊入監正吳三才遁五月初三日萬監錄事

周洪化殺破華亭廿五日賊詐稱官兵襲華亭知縣徐兆麟遁殺教官鄒邦榮賊二日去攻莊浪大賊王老虎等攻莊浪文詔嘉謨遣都司靳桂香游

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等追至張麻村大戰張麻村賊戰敗追二十餘級賊遁入高山賊憑山大戰射死千總李應春會性善

之兵亦至同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又共追之于咸寧關王性善斬二百九十八級咸寧關共追斬一百二十九級賊將回向賣鷄曹變蛟楊光烈等截斬三百五十級

追之于隴安司賊披靡尚有衆數千緣趙光遠阨不得往漢南由長寧驛四月廿二日臨洮副將蔣一陽值長寧逃賊于清水縣失

亡數百人把總徐承斌陣沒都司李宮用見執赴張家川而文詔從隴州至縱反間以亂其心賊內自疑剗刃紅軍友我師從而

乘之鏖戰洛水城西大呼摧陷二十六日賊敗追至靜寧川賊走草唐毛山以望我師我爭山不得上曹變蛟躍馬騰

凌其巔將士同奮弓矢亂發賊應絃面倒寧塞餘賊殲盡先後斬千四百餘級上天猴原名劉九思之窺宜川也劫知

縣馬自然于靈岩嶺同混天猴曹操飛虎李仁友等五營劫自然至營內八日昇八城要以求撫賊住察院內合三戶養一賊楊鶴受之處其部二

千人于鄜州有降卒白柳溪者夜勾賊掠河西道張允登所解民運十萬七千金于甘泉戕允登及知縣

郭永固允登歷知咸陽咸寧有善政在鄜通當荒盜之餘備極勞苦士民聞變俱喪服迎哭罷市三日事聞與郭永固皆贈官有差上天猴在鄜州伏法混天猴名張應金

向隸允登甘泉之亂與焉既叛去恣甚五年正月初四日陷宜君二月二十一日陷鄜州六月十九日襲

靖邊張應昌追之真水川又追之中湖山射賊將白廣恩顛復得他馬以逸二十一日攻合水馬科從督

師追之甘泉山中七月一日追之延水關東有黃河北有降丁賀得清劉應福堵截馬科同李科部卒

楊茂春得混天猴之首以狗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因接應中部爲王承恩所敗歸保鐵角城獨行狼跳

入其伍別守蘆保嶺李都司亦往從焉分地耕牧混天猴死其黨扇動可天飛劉道江于五年七月初四

日再圍合水游擊陳光先守兵四百人同知縣施喬旆力拒之焚東關左光先率衆巷戰曹文詔以千八百騎往救至花園寺聞

礮聲疾馳賊匿精銳山谷中用千人來逆且鬪且引抵南原伏四起城上譁言曰曹將軍已沒文詔瞋目

持矛左右衝突匹馬縈迴萬衆殊死戰士望見氣百倍表裏夾擊賊大敗僵尸蔽野初七日總兵楊嘉謨

爲二股不犯鎮原必犯驛馬關初十日曹文詔率都司馮舉游擊曹變蛟楊嘉謨率參將方茂功都司李

召楊三才等大戰銅川橋兩將尼賊于關泉鎮賊二萬分精騎待戰東西兩溝文詔身自陷陣衝其中堅

賊互相憐籍投崖斃死者無筭會楊騏以固原之兵至賊又議攻鎮原以窺平固關曹楊賀三鎮于七月

先一日至縣于是文詔嘉謨及寧夏總兵賀虎臣虎臣後以寧夏邊警于十七日同破賊于甘泉之虎兕

四鎮合兵大勦追奔五十里斬首七百賊大困二十四日楊騏追之于安口河二十九日追之于崇信窰八月初三日

追之于白茅山功最著初八日督師次平涼宣言降者勿殺散去數千人追至何家老寨賊首何崇以其

亂陣斬可天飛李都司二賊白廣恩降十五日廣恩殺其黨降齊一甘泉殺官刼餉賊石耀伏誅十月初

四日官兵敗賊于高家畔再戰于寧州于三水官家洞皆有斬獲十一月初四日追之于耀州錐子山吏

士乘銳騰逐賊窮蹙潛伏趙和尚寺監軍道飛書告諭二十二日始持郝臨菴獨行狼二首來扶服丐命

二十五日承疇坑其豨獮剽悍者四百口餘釋而遣之此皆巨猾合全秦之力百戰而克之者也若夫譚
雄之于安寨薛紅旗一座城之于安定一座城薛紅旗一朵雲以四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夜襲安定入之
二十六日遁去五年十月十九日搶掠四川胡登延撫陳奇瑜委
總兵王承恩赴勦賊首喬六斬一壘城以降薛紅旗與申在庭馬丙貴之于葭州荷葉坪西賊與奸民任
拓先靈在骨都寺爲戴君恩所殺拓先靈卽一字王也荷葉坪延撫張福臻榆道樊一衛參將唐通等統兵八百皆旋起旋滅何足數哉
攻之七晝夜賊敗逃關溝黑水坎等處斬在庭丙貴等首級

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秦賊自神木過河三年春大掠于襄陵吉州
太平曲沃之間四月二十八日攻入蒲縣潞安官軍遇之于微子嶺一軍俱歿巡撫仙克謹在清源爲

標軍詹永福所刺不殊巡按御史王相說以聞克謹免以七月十八日革職聽勘八月宋統殷有疏救之
奉旨仙克謹托名討賊反以被刺求卸褫革豈苛

宋統殷何得代爲
不平預行自便用宋統殷爲巡撫七月十二日統殷蒞任賊自菜園溝渡河入寧鄉又入大寧統殷移

鎮汾州八月二十六日以御史羅世錦爲山西巡按統殷移軍保德偕秦師共圍府谷王嘉允大困縛其
黨四人獻之統殷乞降已而于張家口劉家塢山神堂立三營謀渡河西入統殷不能難也十一月

晉師大敗于河曲總兵王國樑遇賊誤爇紅衣礮我兵自亂爲所乘河曲陷王嘉允據之宣大總督魏
雲中言兵糧缺者二十月天寒士卒凍餓故潰宜速給布花補額餉章下所司科臣馬思理請辟王國

樑并遇賊先逃參將李春方以肅軍紀報聞兵部尙書梁廷棟以王承恩未還王國樑新敗兩軍之帥

皆失其官請用杜文煥提督山陝臨寧四鎮兵討賊而以道臣葉廷桂白貽清爲監軍文煥偕曹文詔馳

至河曲賊堅守官軍絕饑道困之會聞寧塞陷文煥家破宗人殲于賊遂留文詔圍城而拜表西救兵部調保定尤世祿爲山西總兵世祿勳階在文煥右乃亦命以提督偕文詔共圍河曲世祿麾下多將材自汪士任以下十餘人皆敢戰又用饒勳領黔兵以佐之乃王嘉允以三千人出掠方裕昆敗績于櫻桃鎮又白雄遇賊戰歿虎大威尤勝龍等重傷世祿虛張首功塞上意以此威望大損世祿後八年五月兵部再推爲宣大總兵兵科常自裕糾之曰世祿軍前奏女樂在山西以兵威脅一鄉紳之室女淫之帳中晉人恨之入骨髓四年夏四月文詔破賊河曲平嘉允遁去五月潞

安狗民作亂于壺關高平陵川魏雲中罷以大同巡撫張宗衡爲宣大總督是月也嘉允既出河曲

以二十四日從岳陽入屯雷長子境此賊犯澤源之始二十七日從高平之長平取山徑至沁水坪上村正德間至坪上從榼山西南行入陽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邱長灣村而入南山官兵尾賊不能

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寶莊寶莊在沁水東北張忠烈公銓父五典築以防亂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忠烈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

僕守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

其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嘉允僞署右丞白玉柱降左丞紫金樑名王自用復糾衆起兵三十六營號二十萬

三十六營八大王掃地王刑紅狼黑殺神曹操亂世王撞塌天闖將滿天星老獨個李晉王黨家破甲雞

八金剛混天王蝎子塊闖王不沾泥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點燈子上天猴

丫頭子齊天王映山紅摧山八月曹文詔率游擊談震同山西平陽道郭竹徵追點燈子二十七日至吉

虎冲天柱油裏滑吃烈眼等

州寧鄉縣三十日至河津稷山文詔西從黃花峪進竹徵東由馬皮峪進賊窘急文詔單騎至其營諭降賊目陳爾先白應真等以七百人歸命點燈子越山北逸九月乃于康家山就擒伏誅十月尤世祿稱

病廷議以曹文詔代之上以秦寇未靖不許以三屯總兵孫顯祖爲寧武總兵顯祖以縱家丁爲按臣吳煥所糾自上所敘功薦及

文職楊鶴論其由媚璫爲大帥且薦文臣爲非體故罷任後復爲三屯總兵顯祖奏閏十一月訖歲終在

領延綏兵三百于三年七月廿六日往宣撫之永寧爲冬防故即就近推用

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等處擊賊先後斬三千三百七十級毆畜產二千賊在聞喜稷山者衆且強官軍力不敵被賊最慘者寧鄉殺傷五千餘聞喜殺傷三百六十餘雙扁峪官兵損四百餘將周應乾被擒慘死以督陣內官王承詔爲徵乞再發京營兵

策應五年春孫顯祖敗賊于萬全之解店鎮賊走猗氏追敗之又及之于夏縣洪水鎮佯乞撫昏而傅

我營以有備不得入宋統殷請畱裁驛銀十萬兩從之二月孫顯祖部將劉敏元敏元勦靜樂寇逃回兵三百

叫囂愬道臣索餉顯祖同監視內臣孫霖拊慰之乃定三月汾營游擊劉光祚敗績于臨縣之三教村

賊犯沁水寧武營裨校孟忠陣于端民鎮會張道濬以罪戍雁門命家將張道法張瓚率蒼頭軍同擊

賊忠中賊伏于平頭山戰死瓚馳救拔出其衆賊南趨澤州阻于河遂北掠長子宋統殷疏參孫顯祖

罪奪其官上以馬士麟爲寧武總兵御史郭必昌奏孫顯祖寧武之兵一逃于靜樂再逃于永寧三逃于

寧鄉皆統殷失調度疏三上有旨統殷褫職待勘以光祿寺少卿許鼎臣爲巡撫馬士麟以病罷用張

應昌爲寧武總兵應昌之命八月初二日下御史張宸極言舊鎮尤世祿孫顯祖殺良斃貨狀戶給事呂黃鍾請

專任曹文詔以晉事以寧武兵習于潰逃命應昌文詔各將其兵三千人以自從。賊以七月破大寧，八月破隰州，再破石樓壽陽。有客將吳開先者，歛人奇士，兵使者王肇生便宜用爲將，常挫賊澤州西，著勇略。賊從沁水攻陽城，肇生以開先之兵至，開先恃其能，渡沁戰于北畱墩下，力鬪殺賊數百人，礮盡無援。一軍皆歿，賊乃移營攻澤州。州人參政張光奎者，守八日，救不至，城陷死之。澤、大州也。全晉爲震動，閱半月，賊已南下太行山，浸尋乎濟源修武，而畿南豫俱中賊矣。賊破臨縣，臨縣倚黃龍山，榆水出焉，入于黃河，其城三面鑿絕壁，而西阻水。前王嘉允攻八晝夜挫而去。王之臣一名物五乃神一魁餘黨，有梁明倫者，縣諸生，與賊通。道臣潘光祖信其語，誤招安致陷。王之臣得之，以頓其費，距守北河曲。許鼎臣移苟伏威馬杰之軍攻之，有旨催急擊。張宗衡亦以兵來會，賊與永寧山土賊田福田科等爲聲援，久之不下。當是時，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平陽，東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遼，三路竝急。議督臣張宗衡駐平陽，任東西二賊，所將白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以李卑兵一千。李卑時爲孤山副將賀人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得八千人，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責之。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之賊，所將張應昌苟伏威之二千人，加以史記頗希牧兵一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岢嵐代州北樓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得七千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責之。于是總督張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潛師尾賊後，至于陵川勝之，再擊賊于潞州之西，和大勝之，斬首二千級。十月，陽和兵破賊于陽城縣之陽泉，又破之于沁水，毛連溝。

鹿臺寺、石塔、杏峪、斬獲皆千人。十一月，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將以關中之兵至，鼎臣佯檄人龍令自從，而陰令潛師由介休靈石以進平陽。艾萬年入黃蘆嶺，李卑入文峪口，分道決鬪。張宗衡以三將受撫，臣節度也，怒而檄之還。三將惶惑無所聽命，無何，賊大隊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閻正虎據交文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以窺汾州，紫金樑衆十餘萬，以秦兵、豫兵、毛兵，盡聚澤潞東南，乘虛突犯東北。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尤世祿病閑，張宗衡強起之，與李卑、賀人龍同援遼州。自遼州以往，軼榆社、剪榆次、逼壽陽，距省會五十里。鼎臣撤臨縣之圍，反顧根本，而專任總兵張應昌守道，潘光祖以恢臨。時五年十二月也。六年正月朔，官軍復遼州，賊時已去，諸將多殺遼民以爲功。李卑獨不可，晉人稱之。二十日，復臨縣。賊約水寧山土賊于十八日會小神頭山謀劫營，難民縋城出報撫中軍陳國威假稱豹五來迎，手斬田福等懸之城下，鑿城七八處，賊始懼。參將劉光祚功爲多。光祚前坐徵，至是獲宥。宋統殷猶在事擊賊于長子，賊轉入沁水，復犯寶莊，張道濬率鄉人設守。時官軍屢捷，而秦兵將至，賊乃請道濬相見，紫金樑免胄前曰：我王自用也，誤隨王嘉允，故至此。道濬詰以旣降，何故縱火，賊以衆爲解，有一人前致詞甚善，問爲誰，曰：宜川諸生韓廷憲也。旣聽其約，統殷命守備薛天祿受之，陽和兵乘不備襲賊，賊怒而殺天祿，敗約南下。初，紫金樑之敗約也，韓廷憲欲圖之，不遂，乃以三騎來歸，賊至郎壁，廷憲偵亂，世王得一民婦惑之，言于軍曰：是賊與紫金樑爭一婦人，其釁可以說而離也。貽書間之，云：紫金樑將縛以自贖，賊久合，聞之，其衆遂分，分七大股，股萬人。曰：混世王曰關鎖，曰八大王曰曹操，曰撞關天。

日興加 或五千人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踐五臺。而曹文詔奉合勦之旨。再渡河入晉。于是月十二日抵
霍州。遇賊萬衆。過汾河。卽奮擊破之。二十四日。破賊于孟縣。殺千人。賊渠多死。二十九日。文詔追賊于定
襄。及之于壽陽縣。許鼎臣命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猛如虎。別戰于黑山。大克。姬關鎖一營殲焉。
二月六日。文詔追賊于西堰。十三日。于碧霞村。如虎皆力戰。混世王死。如虎號敢戰。前以十二月擊邢
紅狼。解高平之圍矣。至是與文詔合擊賊。如虎與頗希牧逐賊壽陽之東。賊于固莊北遁。會文詔兵自北
至。相遇于方山之開府村。斬賊四百四十九級。自混世王既死。五臺孟定襄壽陽賊平。許鼎臣以曹文詔軍
平定州。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十五日。鼎臣偵賊在西山之奄峪。逼祁縣。遣陳國威。猛如虎。
馬杰。往及之于來遠寨。破之。二十日。文詔與賊戰于大谷。二十二日。文詔與如虎國威逐賊于范村。斬級
數千。二十九日。文詔再破賊于榆社。太原餘孽幾盡。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禦之澤州之九仙
臺。大破之。張道濬遣張瓚。伏兵三纒。回邀賊。擒其渠首獻闕下。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至陽城。中途遇
賊。過之不顧。曉抵沁水。薄暮。還潛師掩擊于芹池。劉村寨。上等村。斬首千餘級。初曹聲言平陽擊賊。民失
望。至是始服。初九日。賀人龍兵潰。按臣李嵩疏論張應昌逗遛避賊。賊在寬水峪。而南抵襄陵。賊去黑
龍關。賊從仁義驛東奔。一股從汾西山下。舍之不追。仍回平陽府。三月初七日。方起行。置糧河。文黑
四垣絳東賊不問南走。曲沃無賊處。十二日。遇賊馬頭山。有斬獲。不乘勝追襲。回兵太平。致賊遠遁。文黑
龍關所斬級皆細弱。驗係良民。是月也。猛如虎破賊于介休之紅山嶺。四月。賊駐陽城縣之潤城。初

四日賊陷平順。知縣徐明揚被殺。初七日文水縣降賊。惠天庫叛。陳國威討擒之。曹文詔以十八日晡

時抵周村。周村去潤城十五里。三鼓襲之。出賊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張應昌亦再有斬獲。賊紫金樑、老獬

獬、從榆社敗北奔武鄉。過天星遁高澤山。先後爲文詔追殺。捷今赴豫與鄧垓夾擊俱有功其弟曹文燿

在忻州死賊 蝸子塊尋爲應昌所敗。八大王、掃地王、則萬年人龍破之。俱有功。許撫疏云交城山古之呂

石震山之間有韓信嶺太原潞安相通之路有南關翼城沁水之界有東烏嶺平定以東有栢井各宜設

守備一員統兵六百又秦中降丁安插河岸上自西河驛與青龍渡相直五虎所轄也中自含峪村與花

地窰相直黑殺神所轄也郭家河與石樓之崖頭關相直番山鷄所轄也又下至延水關與永和關相直

金龍所轄也賀人龍有功宜用以設防職方郎李繼貞覆奏添兵五千四百馬一千留餉五萬必難如議

關黃之澤潞栢井中西貴之太原東烏嶺責之平陽澤潞三參將各以兵數百委官分守兵將俱可不增

晉撫許鼎臣奏稱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仰藉皇上威靈。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所存西賊萬

餘。遁濟源山中。其山爲王屋、底柱、析城、中條。今令李卑、艾萬年、從澤川陽沁之延轡天井關八。賀人龍、李

杏芳、從垣絳之邵源關警塚村入。此西路進勦之大勢也。東賊二萬。遁輝林武涉山中。其山爲青羊峪、赤

伏峪、王莽嶺、伏牛山、碗子城、小西天、大王莊、孫贖坡、箕山、遼山。總兵曹文詔、中軍孫茂林、自潞安之黎城

入。臣遣麾下猛如虎等自遼和樂平之臯落山入。此東路進勦之大勢也。太汾西北有三關。道臣在焉。賊

王剛等不滿三千。總兵張應昌、參將劉光祚、任之。自可計日奏功。他盜如霍州之東山、趙州之休糧山、隰

州之水頭鎮、石樓之花地窰、孝義之開府喬山二寨、蝟毛而起。則皆目爲土賊。可折筆管。不煩天兵。然鼎

臣之言亦聊以寬文法紓主憂而上意亦第謂此饑民不足置寇數也。五月許鼎臣以饑民反者益衆請蠲數年逋賦上不允。賊犯沁水陽城日急曹文詔大破之于小河村。又破之于遼城毛嶺。六月賊陷和順縣。邑紳昌平兵備藥濟衆被傷不屈投井死。時曹文詔調援豫李卑被賊于澤州之天井關。艾萬年破賊于陽城之延家山。七月初六日賊夜襲平樂陷之。賊以曹文詔在豫也復返晉官軍會戰于崑崙州失利游擊許國運被創死。張應昌之卒潰于鳴謙驛。曹文詔改大同總兵。許鼎臣罷以陝西按察司戴君恩代之。八月賊陷沁水賊自翼城逼沁水李卑駐高平王肇生三檄之不應。十一日賊攻沁水陷之。賊渡河五犯沁水張道濬有城守功道濬前在朝以言事得罪公論冀用軍功湔祓會沁陷乃誅其勞不許。十月朔戴君恩始視事先是孝義士賊通天柱臨縣賊王之臣皆來降而三關賊王剛者以十月降官軍由五臺深入捷書聞君恩既視事怵諸降賊桀黠反覆謀戮之。七年甲戌正月召王剛詣軍中宴伏左右力士斷其首令軍中并殺通天柱王之臣于他所。剛住交城文峪口天柱住孝義縣王之臣住黃河張家坪托稿賞致之正月初七日迎春雜壯士其中。方席地飲卽生縛剛餘以次擒其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三賊尋生得獻俘京師惟崑崙盜高加討。顯道勢甚張歲惡饑民附賊日益衆。上發帑金十萬兩勅御史陳乾陽往賑新撫吳牲前任秦素習寇知君恩委弁多延綏人與賊通糜餉徵其尤害民者戮之察諸將惟猛如虎虎大威沉塞可任而麾下安集橡龔能具曉阻隘曲折能用謀以間賊賊果內自疑持其魁劉浩然。卽鄉人首以降高加討出掠我師追至

忻代山中。加討所用棗梃重三十斤。長九尺。馬上舞之。銳不可當。正瞋目大呼。虎大威迎射。一矢中項。乃殪。加討之黨曰賀宗漢。即活地草。聞之懼。僞乞降于寧州劉光祚。伏兵山隘。斬之。是爲八年乙亥春三月。晉中三大盜俱斃。先是曹文詔之入晉也。論功僅中賞。率不則宜。還之秦。其改大同也。以前在洪洞。與劉御史之子相失。而御史適按豫。遂拮拾糾之。文詔殺賊太行山中。御史相見于懷慶。是日蜀帥敗。賴文詔力戰。大破賊。甫解甲。而御史語言輕重不得。文詔拂衣起。面叱之。廷議謂文詔怙勝而驕。緣功大不能難。量移大同。大同尋有兩縣失事。遂致其罪。當吳姓按秦。以慶陽之戰。知文詔奏功于朝。又薦其部將馮舉。曹變蛟等。比撫晉。而文詔已論戍。乃上書追訟其功。承疇亦請貫文詔。責後效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還之。然賊已滋甚。不可爲矣。蓋文詔有大將才。在大同及得罪。不與討賊者兩年。賊從畿南豫以復入于秦。畿南之被寇也。六年正月初四日。賊騎闌入西山。距順德百里。大名道盧象昇率兵禦郤之。二月。賊以左良玉兵挫于武安也。從小山澗入真定。井陘道寇從化。檄守將李定。王國璽。李嶺。救之。國璽中賊伏。崖馳救。士卒傷殆盡。國璽潰圍出。賊分其伍爲二。北向者西犯平縣。東窺固關。南向者剽河北慶輝諸府。科臣孟國祚曰。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爲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師。非有河山爲之蔽也。今晉有曹文詔。張應昌。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毆于晉。晉毆于豫者。今轉而毆之順德矣。請通州兵二千馳救。許之。四月。沙河臨洛告急。按臣衛景瑗。請昌平兵二千援之。報可。真保巡撫丁魁楚。以四月二十一日移

鎮順德。丁魁楚奏。騷動畿南者。盡是遼兵。由王威老考。剽削其軍。故保定總兵梁甫。以八千人馳至洛都。

會勦西山義勇。糾其父子兄弟。紆家難。自請殺賊。二十八日。自順德至內邱。由臨城抵郝庄。賊衆數萬。屯

小西天山中。梁甫屯龍門。距賊三十里。大名道象昇。駐內邱西。東黃寺井陘道從化。駐臨城西。五月初三

日接戰。明日又戰。賊走臨城西山。初七日。游擊董維坤被圍于冷水村。梁甫分兵救之。別設覆于石城南

賊遇伏大北。退歸小西天老營。翼日。大名道象昇再邀之于青龍岡。破之。象昇臨陣以身爲士卒先。矢石

滿前不爲動。軍中目之曰。盧公真能將也。上命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分監文

詔。應昌。良玉。玘軍。發帑金四萬。綵段千疋。爲軍前給賞。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亡走多墜崖谷。諸將會

兵逐之沙河。從邯鄲南逸。八月初四日。賊復犯沙河縣之丹井。八邢臺西。太上井。大嶺。盧象昇同大監

楊進朝擊之。有斬獲二十四日。賊屯元氏縣。梁甫擊之于石家溝。斬首百餘級。九月。犯平山縣。賊首張

有。即一爲張應昌所將。卒楊芳所擒。十月。犯行唐。靈壽。平井。尋犯趙州。至寧晉。舉人李讓禦賊。并其姊

與弟皆死之。賊阻清水河不得渡。掠南宮縣甚酷。梁甫兵在獲鹿不時至。賊恣蹂栢鄉西去。兵科盧兆龍

請致梁甫于理。謂不行。五臺山廣袤數百里。南通畿輔。東枕雲中。北接雁門。西連太原。賊據顯通寺。以

中臺爲奧窔。其中糧糧足。廬舍完。賊阻其險。以游魂假息。我師有真保二鎮重兵。兼鄧玘之川卒。倪寵王

樸之京營。合諸將兵力。殄逋亡。延命之寇。沛若有餘。顧羣帥頡頏不前。猥云山深路歧。邊長而賊衆。雖奉

明詔夾勦。寔莫肯深。八靈擊也。七年報功疏曰。流寇自六年正月追勦出境後。再犯于四月七日。白茨龍以至濬滑。地幾千里。衆逾十萬。及十一月十二日。始奏廓清。六年正月。賊入漿水川。守備楊芳有白會村宋家莊之捷。閏四月。解武安之圍。而遼和之賊大盛。則有侯蘭村之捷。進屯濬沱店。有牛家峪之捷。梁甫初會師。有八方冷水石城之捷。小魚山之捷。賊遁南沙。有石盆口支碣口之捷。流氛剪艾。略盡。賊收餘衆而西。又有桃樹坪許兒崖之捷。京營紀倪兩總兵援豫。次順德。遇賊於牛皮窩。破之。所將卒又有漿水川之捷。宋家庄及濬沱米花寨之捷。鐵連山之捷。贊西玉皇廟之捷。秋後賊勢北向。動以萬數。撫臣所將卒有石家溝之捷。許亭沙灘及銅冶之捷。井陘道所將卒。有洪洞張村之捷。都司田時升有青沙黃沙之捷。梁甫有溫塘場之捷。游擊李定有北峪之捷。小棗庄石頭寨之捷。楊芳有南佐村成角村之捷。王國璽有黑漳河之捷。趙完壁有四社之捷。鄧玘以川兵赴援。甫入境。則有白草關之捷。賊寇平山。有紅子店馬種川之捷。賊遁青石嶺。有紅澗村之捷。又有醉漢口之捷。賊南奔。又折而犯臨城。玘逆要其前。有魚柱嶺之捷。賊從山後奔入邢西。梁甫扼于黃寺。八方之間。賊不能東。會京營奉旨赴畿。賊悉逃入武安。陽邑。濟城等處。爲團結鄉勇所擊。皆死。徧搜山谷。直抵丹井。畿南之境。幾于無賊。或云。畿南討賊。有監視內臣。撫鎮依之以濫功賞。奏報多不以實。當賊在內邱臨城間。監軍者大名井陘二道。大名道盧象昇。手與賊格戰。亦及于鞍。失馬以步鬪。免爲賊所憚。不敢窺大名。魏人至今言之。疏止。敍井陘而不及何也。然盧卒以

功名顯

豫寇之劇也。視秦與國難相終始。不可以月日疆域爲斷。獨其初受兵。實始于河北三郡。三郡者。懷慶爲上。彰德次之。衛輝又次之。當郝士膏之撫豫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豫士大夫憂賊。以宗祿嬴羨歲四萬。豫撫郝士膏報移鎮。追溯鉤考。可數十萬。請練鄉兵。中州富實。搜贖鏹出捐助。事亦易辦。不果行。昌平侍郎侯恂。豫人。初開軍府。拔左良玉于行伍。用爲大將。良玉感激思效。豫士大夫亦信之。五年九月。賊掠懷濟。焚清化。破修武。知修武事劉鳳翔。絕城遁。道被殺。縣尉余守彬。訓導朱家彥。紳士侯來問等。七十餘人俱死。賊居三日。陽和兵至。乃去。突入清華鎮。焚殺數千家。旁掠武涉。輝縣。遂圍懷慶。參將黃士英。戰沒于河內之大山口。守道尹伸。知府劉如綸。率紳民固守。廷議用昌兵殺賊。以千二百人付左良玉。而陳永福以裨校從。征其大指。專在中州。會修武清化之寇。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晉。十二月初十日。賊抵王屋山。犯西陽。衆二萬。官兵二千餘人。用砲擊之。賊死者三百。西遁。聚于高平之間。時撫豫者樊尙燬。郝士膏後。又有吳光義。光義艱去。尙燬由太僕少卿。辛未陞。以左良玉爲請。疏曰。昌鎮之兵。卽河南之兵。餉卽河南之餉。樞臣移緩就急。臣不敢爭。但豫非無事。賊氛漸逼。請以左良玉駐澤州。適中之地。北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臨縣。潞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爲晉保境。兼顧濟源。詔從之。聽良玉受尙燬節制。并諭曹文詔以同心殺賊。有急則秦兵騁而東。豫兵逼而西。晉兵從中橫擊。勿以交境爲解。六年正月初九日。賊在邢臺。由三省接境名摩天嶺。窄道崖。直抵

武安犯磁州。初十日，陽邑陷。參將芮琦守備王繼統死之。十四日，左良玉勝之于涉縣之西坡。賊望昌兵旗幟皆讐懼，然謀噬中州益甚。二月，左良玉兵挫于武安。賊以三四萬從趙寨而東。都司蔡如薰禦之于急呼河。中軍曹鳴鶚馬擢相策應。至郃原關卒遇賊。鳴鶚與戰勝之。天晚，結兩營相犄角。平明，鳴鶚提刀衝突。戰至已，賊益多。火藥盡，移營合擢軍營開爲所乘。二將及裨將姚應鵠皆死。鳴鶚將種矯健善鬪，擢持軍觀望不力，故敗。兵千餘悉沒。賊得氣愈逞，走輝縣。知縣事張克儉有備，賊乃聚衆于輝之百泉書院。三日，循楮邱而北。屯據林縣之山谿。元村、趙村、饑民揭竿相望而起。樊尙燦罷，以太常寺少卿元嘿代之。有旨，元默同巡按劉令譽查前撫失事。三月，賊再入河內。十七日，左良玉逐賊于輝縣。賊從十八盤黃端口南下，奔河村，入修武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避賊墮。賊執而戕之。陶希謙故儒將，賊追急，馬驚落塹而死。左良玉救武安。二十日，襲賊于萬善驛。二十八日，大戰于柳樹口，再獲其首惡。賊乃西奔。四月十九日，馬鳳儀邀賊于臨洛關。二十六日，左良玉破賊于武安，獲賊將囚之，追之復得。曹文詔與黎城之賊戰，涉縣之圍解。先是豫中有毛兵，有鄉兵，不過七千。賊犯覃懷，失數百。犯武安亦如之。犯濟懷，失千人。至是再犯武安。三犯清化。效忠希謙之敗額兵折亡殆盡。左良玉一旅之師，勢成孤注，不得已而請鄧玘川兵。又以石砭土司馬鳳儀之兵益之。玘以六千人戍遵化也。久客思歸，再復登州有功，詔獎其成勞。勉以便道殺賊。許功成之日，還蜀。鳳儀從遵永調防固關。登州平保兵還鎮龍固守禦，有人改以赴中州。

之急禮給事中張鏡心有河南四路宿兵之議遂命良玉玘鳳儀當其三豫撫整頓毛兵當其一然毛兵屢敗不可以用也。賊礮石甫發于孩兒村。鳳儀以孤軍在侯家庄被圍。孫宏謨楊芳等兩人保不能救。石砬兵俱沒。五月。鄧玘擊賊于濟源之善陽山。射紫金樑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衆散他部。以去。十二日。賊十餘萬逼磁州。玘救之。賊攻彭城鎮不得入。鄧左二將會師于彭城。賊在湯淇。去衛輝十五里。十六日。二將勝之于清池柳莊。賊乃退入林安山中。川將楊遇春邀賊于大峯口。二十五日。賊至林縣。遇春先驅。毛營丁守賢繼之。南陽兵錢繼功殿。遇春中賊伏死。賊得其旗幟。誘守賢并歿。復攻繼功勿動。賊始輕鄧玘爲不足憚。二十九日。曹文詔率五營兵。夜襲賊于偏店村。賊敗走。墜崖谷無算。鄧玘亦于胡谷村追及。偕良玉同逐賊沙河。賊自邯鄲南逸。六月初六日。賊圍湯陰。鄧玘被困于土樵窩。良玉救之始脫。豫撫以輝縣急。一日夜走二百里。穿賊中馳入城。揮諸將追賊。當是時。賊負太行山爲阻。晉苦所備者多。豫實單虛。不能并力。豫士大夫請以洪承疇移駐潼關。兼制晉豫二撫。與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鎮兵爲便。上曰。勦賊撫鎮專責。別設總督。反滋詭卸。不如重兩撫事權。副總以上奏請。參遊以下軍法從事。俾節制三大帥。而責以三月必殄賊。有不及期者罪之。時潞王有疏告急。言衛輝城庫土惡。選護衛三百人助守。先後捐米七百石。銀三千兩。歲祿麥銀六千兩益餉。又因故妃塚被發。以鳳泗陵寢可虞。并勸上早行。擄薤毋輕視賊。上特命倪寵王樸爲總兵。以京營兵六千行。監以太監楊應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王。

百戰馬三百皆選騎可用。倪王以中官請竊爵賞。職方郎李繼貞爭之曰：「倪寵敷歷邊疆。在京營六年。陟大帥。尙未爲過。王樸乃王威子。原無實歷。副參之任。累次敍加。多從其父分功。推京營僅逾半載。以府銜出征。其誰輕之。又求加總兵。恐無以厭人望。」左良玉、李卑皆身經百戰。位次反出其下。恐聞而解體。宜量加左李二將。以都督僉事署總兵。庶無相臨之分。有以安其心焉。上深領其言。命從之。于倪王則中官以爲有成命。不欲奪也。七月。河北道袁楷追賊于濟源之南。審走之。鄧左二將再破賊于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萬善。左軍武安八德之捷。扼之于隘所。斬獲尤多。曹文詔又擊之懷慶之紫陵村。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要路。賊不得逞。八月六日。賊焚溫縣之西關。九月。湯左二將及京營軍屢有斬獲。十月。賊之奔晉者復返豫。京兵尾其後。湯左扼其前。湯兵勝之于青店石岡。京兵勝之于石坡牛尾。賊大困。十一月。官軍于武安之柳泉。于猛虎村。再破賊。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道臣常道立信之。因太監楊進朝以請。會天寒河冰合。廿四日。賊從毛家寨策馬徑渡。是爲澠池縣之馬蹄窩。防河中軍袁大權遇敵死。河北諸軍謬云。追之半渡。因冰解不及。自此三晉。畿南。懷慶。彰德。衛輝。三郡不受賊禍者十年。而遂有甲申之事。

舊史氏曰：子嘗觀靈寶許公邊鎮圖。稱嘉靖七年。延綏歲饑。軍民幾致禍亂。深谷宏治。成化中。本色改折。爲非策。蓋居延本嬴秦所開河南地。漢唐用之。控帶荒徼。宋設重鎮。專制夏人。土風粗猛。邊人不知作業。

用之則爲我兵。棄之則爲我寇。自昔然矣。當崇禎元二之間。朝廷若豫憂秦地。俾主計者盡補三邊十年之餉。而出內帑數十萬金。以收召鄜延環慶之饑民。三年可成勁旅。卽國家獲其死力。豈徒西陲無警已乎。胡爲棄此子遺。立視顛仆而莫救。彼皆河朔健兒。長大帶劍。豈能如嬰兒之絕哺乳。老羸之轉溝中。故王嘉允白梃作難。清水營木瓜園。盞午景從。神一元振臂大呼。新安堡柳樹澗雲合響應。其後兵拏不解。乃至竭天下之財。以填黑水之壑。而究無濟于事。中原幾無寧宇。惜乎用之有遲速。而治亂之形異也。楊鶴提關隴十道之兵。掃除兇醜。賊烏驚獸駭。勢將自離。不以殄滅爲期。顧與劉廣生日事招撫。賊初嚴督。撫若神靈。旬旬不敢仰視。今者厚賞賚。設飲食命坐。煦煦然與之言。慮傷其意。其戇者或疑此謾我也。稍黠者笑以爲怯。且自笑爲良民窮餓時。持一升麥伏草間。小吏捽而笞其背。非亡命走險。庸得若是乎。里語曰。不索何獲。吾儕小人。今日方知作賊之利也。卽鎮兵亦見而慕之。投所支月餉于地。詬曰。奈何不早爲賊。夫人心動之甚易。靜之甚難。若火方燎。不撲滅之。又蘊崇焉。于誰責乎。或曰。賊本荒裔。愚人飢寒乞活。以至於此。不撫忍盡誅之乎。是不然。洪督師先在榆中黨家溝。薛家崖招徠一十八寨。意未嘗不在撫也。西川鐵角城二役。散遣固已萬計。駢首幾及千人。豈不恨于殺已降。顧此曹從惡日久。怙亂反覆。納之則成其計。誅之則喪其膽。威信旣立。接踵歸誠。未始堅彼執迷。寔足開其善意。此已然之效也。如鶴者。取空名告身數十道與賊。昭告大神以要盟。是真以張角爲大賢良。而交質子于蹠躄也。夫鷹雖可鳩。而苗

忌有莠。彼且飽則颺矣。吾勿鋤而去之。慈母寡操筆之心。壯夫失解腕之智。欲以制猛虎於決蹠。得長鯨于懸餌。豈不謬哉。晉人之言曰。賊虐始于秦。而棄疾於我。君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隣爲壑。給事中裴君賜晉人也。奏曰。必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夫孟門鎮先有盜千人。永寧州之孟門鎮。有盜千人。勾陝西大。同集口之盜。合二千餘人。而壺關。獮民繼起。此可盡謂之秦賊乎。自烏鼠至于勾注。文弛武玩。其病則一。胡廷宴仙。克謹以釀亂繩之。未始有輕重也。士大夫沿承平餘習。端拜詳視。需次而至公卿。其出膺節鉞。率坐不闕堂。頤使鈴下。虞侯示威。重莫適勤。念兵事者。微獨此也。烏程相密勿大臣。戰守機宜。主上從之。取計吳興化。受命撫晉。辭謁西朝。房相國揖之曰。流寇癘疥之疾。不足多慮。是時賊已踰底柱。涉河津。當國老謀。猶置之度外。此扁鵲視齊桓侯之疾。在于骨髓。而左右爲禁方者。以害未中于腠理。有不瀕死者。幾希矣。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曹文詔喋血兩河。崎嶇百戰。手挈全秦。還之天子。宜按勳格。剖符定封。乃苛以小文。陷之他事。內墮忠臣之氣。外厭讒夫之謀。賊因挺解。得以養其梟雄。王國樑孫顯祖喪師失律。非有桑榆可收之才。跋扈難施之勢。若坐而斬之。纛下卽諸將軍股栗。而逸罰自如。功罪混淆。其何以戰。天子遣龍武親軍以重三輔。儼如六飛之在行。而將吏勤情。出于殿師夙沙。觀軍朝恩之口。左良玉湯九州之徒。所以徘徊而弗擊也。嗟乎。三晉地形險固。畿南河北山川犬牙相錯。神京扼之于前。黃河繞之于左。闔外諸君并心滅賊。譬如逐鹿園中。探丸囊底。飛走路絕。形屈勢窮。乃縱使渡河。魚爛土崩。不可復救。當事知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君子于六年十

一月澠池之事。未嘗不撫卷太息。以爲此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也。余故詮次流寇始事之略。而以澠池終焉。

附記

杜文煥曰。文煥于庚午二月。督延綏固原兵三千。諭降王之爵等七百人。而苗美潛伏小滴流山。再破之。追至安塞縣之鐵葉塞。已入其軍。而美復遁。尋獲其首于賀家灣。賊黨所自獻也。延東黃甫川賊王嘉允齊三等。以延撫標下副將李釗求貨于賊。怒而襲破黃甫清水木瓜三堡。洪公以鎮西將軍印授余討之。余先擊齊三以斷嘉允聲援。陣于三神堂。佯退誘之。返鬪大破賊。賊約嘉允同送款。余不許。勒兵誓衆。陣斬王嘉允等。露布入告。時天旱民饑。賊大起。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僞乞降。余陽許之。先討清澗保安安塞諸賊。俘斬八百人。而府谷餘孽王家用等復起。陷山西河曲。大司馬梁公廷棟請拜余爲大將軍。兼督秦晉兩巡撫。親履行間。運糧草。紀功罪。余聞命馳赴河曲。家用阻險堅守。天沔塞大雨雪。梁公檄催戰。余不可。曰。如此我士卒必傷。絕其糧。春至鼓而下之。百全之道也。會寧塞饑。軍神一元。攻陷延西新安寧塞。柳樹澗三堡。寧塞余所居。宗人多死。乃畱曹文詔圍河曲。而拜表西救。神賊時棄寧塞陷保安。已又據合水。圍慶陽府。余與戰慶陽城下。斬首無筭。賊僞降。總督楊公鶴信之。下令曰。一魁就款。已題寧塞安插。官兵妄殺一賊者。用兩兵償。余嘆曰。賊襲陷寧塞。畏我而逃。今借名城爲

盜資。我宗人可與賊逼處此土乎。遂以其族行。尋爲制府所中。乃得罪以去。觀此紀。則嘉允已死于黃甫川。而陷河曲者。乃其黨王家用。爲兩人。杜公榆中世將。其論西事必核。顧于督撫所奏報獨殊。余疑之。後讀李少司馬爲職方所覆奏。有云。文煥身爲大帥。王嘉允之級。真僞不辨。信其已死。懈于追擊。然則杜公臨事已誤。其著書示後。猶護前不改耶。梁大司馬爲人有幹濟才。嘗請補三邊缺餉。并拿問秦中貪殘有司。非前後數公可及其奏。杜文煥爲大將。假事權。用西人以辦西賊。不爲無見。杜自謂勦撫異同。受忌中傷。而吳興化所勘延川殺良狀。以杜部將李崇榮殺逃難民曹孟孝等一百九十九名口。與李應期所糾相合。杜因此下吏。吳與應期先後以撫糾制府者也。其事安所考信。姑兩存之。

三年十月。職方李繼貞請賑延綏疏曰。皇上以數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不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嘗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董搏霄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勅省直援納事例。及贖鍰俱輸粟入邊。不許折銀酌量腳價。低昂其值。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漸散。賊不就降。卽就縛耳。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再覆延撫杜鎮疏曰。賊勢燎原。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各以本地爲急。西馳不復東顧。疏請撤王承恩還鎮。夫入衛西將之宜撤回。臣部籌之久矣。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綏雖楊騏

亦當還鎮固原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之兵亦宜隨之西還。非以逸之。乃所以用之。順其舊轡之性。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鎮。必爭效命。秦中撫鎮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乃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者也。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撫臣請留站銀。止可權給饑軍。安能及民。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一以宣布德意。一以安輯流亡。必得三十萬石之粟以往。在附近州縣稍熟地方。賢有司設法糴買。運至近賊處所。盡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將還化爲民。而將化爲賊者。且永不爲賊。賊黨漸散。賊勢自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矣。此費應在戶部。戶部有則宜立發。無則亦宜力請。若戶部不請。臣又不代爲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西平汾之百萬錢糧歸烏有矣。雖增兵增將。何救于事哉。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當有不俟臣言之畢者矣。疏入。上乃令王承恩還鎮。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賑。御史諭旨。而藩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四年七月。因遣楊嘉謨還鎮。李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勅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余時初登朝。李談及世事。輒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

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于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雖下手詔。命嵩使所齋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李清練有識。其先幾料得失。歷歷若指掌。上召見。賞其有執。撫天津有效。尋倚爲大司馬。時寇勢已不可爲。李公亦大病。臨歿猶以國事爲念云。

辛未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未嘗攻。有饑民爲內應。故失守。上問陝西參政劉應遇。以近寇所在。應遇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曰。寇亦吾赤子也。不可純以勦爲事。王左掛旣降。何又殺之。應遇曰。彼降仍掠。不得已而戮之。以示警。時上方勵精求治。于輯瑞時。遍諮地方得失。河曲之失守。左掛之詐降。皆有關安危。諸臣不能奏方略。答明問。終于勦撫不定。廷議混淆。負天子憂憫元元之意焉。

按臣李應期。有秦中流賊旋撫旋叛疏。上命確查。新按臣吳牲疏曰。延慶屢年缺餉。又連年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允。攻府谷。渡河入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破柳樹澗。破安邊。破保安。一元死。其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招撫一魁。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尙有未盡餘黨。如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督臣五月初旬。纔離寧州。而保安餘賊已分掠環縣。眞定之間。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倡亂。煽聚米綏清澗。各鄉村被掠。脅從甚衆。幾于無民。去年秋冬之間。諸盜如點燈子。整齊王。不沾泥之類。延山蔓野。莫可嚮邇。榆中州縣。旣無可掠。遂流劫延南。延撫洪承疇方收

拾東西兩路于延南力不能及。撫臣練國事初任西安。屯卒單弱不能制賊。三月間掠宜川。雒水。宜君。中部等縣。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過河而歸。據黃龍山一帶。聲勢甚熾。臣遵旨蠲征。延北士民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韓城、白水、澄城、蒲城、郃陽、宜君。中部數十州縣。最受荼毒。殺典史千總。都司。中軍。運糧。委官。鄉村殘破者數百計。男婦殺死者數萬計。五月。總兵王承恩。榆林道臣張福臻。始統勤王兵五千餘。南下勦賊。屢戰捷。賊望風潛遁。乃督臣楊鶴移鎮耀州。下令招安。諸頭目掠取已飽。有赴耀州求撫者。督臣給賞花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冊。予路費錢。待之殊厚。亦有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等。榆林道臣張福臻。收入行伍。隨征者亦不下數百。賊黨見大兵在南。遂北歸延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故地。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糧。士民有官賊之謠。點燈子聚衆五六千。在清澗之解家溝。花牙寺。名爲就撫。近復有渡河之報。慶陽。邠。臨。菴。劉六等亦受道臣周自強之撫。餘黨披猖于環合。今又攻陷中部矣。

上之命吳甡賑濟也。延長見受賊圍。同知趙鶴宣布德音。其圍立解。清澗有降賊黨雄等四百。給散一如官軍。米脂從賊者十之七。聞賑還歸。收入里籍。凡三千人。安見賊之不可款附乎。楊鶴之于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劄副則予以官。求安插則定其地。奉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者。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贖。又因其索酒糲梁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朝廷晏之安坐不

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爲笑。余嘗疑其太甚。由今觀之。信乎其不虛矣。

吳興化憶曰。予在慶陽。曹文詔以其兵至。時文詔以兵事與制府齟齬。予問之。制府得士心。而不用將軍何也。文詔曰。洪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略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所以困于鹽車也。予問其所部可當一面者爲誰。文詔以馮舉曹變蛟六七人對。予許特疏奏薦。文詔感激思效。破賊慶陽。前後斬數千級。賊謀走平涼。竄鳳翔。由棧道奔漢中。窺蜀。予至鳳翔。文詔勦賊寶雞山中。累大捷。賊不敢入漢中。窺伺者。文詔功居多。予請之朝。加文詔都督同知。而馮舉曹變蛟等皆重用。文詔每擐甲誓師。輒告其下曰。當有以報吳使君也。夫洪制府倚文詔如左右手。而興化猶謂未盡其用。觀其慶陽軍中從容杯酒之語。似胸中碗壘窒塞。豈遂以身許洪公哉。其後閒關轉戰。洪公推置不待言。而文詔報之死。兩人相得。固非旁觀者所能測量。興化追憶其生平。酒後衷言。後知僕射短長。有關駕馭。因以信古來奇材壯士。受知立事之難。而專征仗鉞者。當念將將之不易也。

秦人曰。崇禎元年。清澗有一書生孟長更。于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因長夜點燈逼迫至此。衆號爲點燈子云。秦人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曰。賊之恣也。由喬應甲撫秦。置劫盜不問。實釀其禍。當魏璫修

鄒關中諸君子追贖令亟應甲狂易有心疾咆哮罵詈者癡癲子探丸擊之賊小人一氣所出胡廷宴本閹黨也其名在逆案中曠眊罷悞適與兇暴者同害人皆知思陵遭遇百六而不知逆閹竊柄七年于建牙大吏遍置私人其政事衡決法令廢弛足以蘊災而召禍此可爲太息者也。

鄒漪曰懷宗皇帝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受病獨在慎惜金錢大學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當賊之初起不過數輩飢民從之者無幾若早聽李職方言解散可待乃爭之經年而始行賊已瀰山漫谷此區區十萬金猶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祇緣廟堂之上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以故忠言不用謂賊旦暮可平豈知涓涓不塞漸成江河後雖欲圖有圖之而不可得者矣甚矣時之勿可失也夫人主富有四海內帑所積除御用外何非長物猶記吾師李宮允明睿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兩錢之費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旨哉斯言可爲鑒戒卽如諸藩之陷何莫不由乎此楚府之亡也獻忠見其庫中金百萬笑曰有如此貲財而不設守朱鬚子眞庸兒秦府之俘也天寒冰結不肯人給一綿衣福府之醜也惟謹錄鑰牡坐視軍民疾首蹙額而莫之救蜀府之陷也成都令吳繼善請發帑金散朽粟王不聽而周邸之守汴梁捐金至一百二十萬殺一賊者予一元寶以故人心成城攻凡三次圍至九月卒不能下

成敗利鈍。其效彰彰。嗚呼。只坐一慳。遂成胥溺。有國有天下。莫不皆然。御史姜思睿有疏云。貪小利而
成大害。由今思之。其言洵不謬矣。

綏寇紀略卷二

車箱困

癸酉冬十一月。山西河北賊。乘冰渡河而南。澠池陷。伊陽。十二月初一日。賊二。盧氏。初二日。破。俱不守。蔓。百入伊陽縣焚掠。延于歸汝。南陽。光固。信陽之間。十五日。掠南陽府之南召鎮。平南內鄉。唐縣二千餘屯。杏花山。千餘屯。沙。阜口。又別攻魯山。往葉縣。十九日。掠汝寧府之西平裕州。二十二日。掠遂。平。二十三日。掠。確山。往信陽州。豫病矣。禍先中于楚。則何也。豫之憂賊在兩河之間。楚之憂賊在千里之外。豫久而知警。楚遠而弗戒。以形則豫敵而楚逸也。以實則豫堅而楚瑕也。豫撫元默。率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之兵。待之境上。嵩雒以北。名城數十。完守入保。賊以故避勿攻。竄入盧氏山中。盧氏崇山造天。牙踞趾錯。礦盜盤阻。嗚吠相呼。賊因其嚮導。循山間走。直抵內鄉。內鄉接壤鄧州。浙水從浙可以犯鄧。從鄧可以犯襄。而鄧襄所轄。則治院也。爲四省分地。舊制固以徼奸人闌入。承平弛玩。威不足以行所部。雖名一軍。僅與道將等。額兵五百。額餉六千。有南屬馬兵百四十八人。先經楚撫調去。屬城庫薄。恃險與陋。不備不虞。賊。鄧襄。衛選鋒共四百人。合鎮兵不過九百。不足當他鎮之十一。屬城庫薄。恃險與陋。不備不虞。賊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過河。遂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破鄧西。二十五日破上津。七年甲戌正月二十九日破房縣。破保康。直走空虛無人之地。捷若風雨之至。鄧撫蔣允儀束手無策。上書請死而已。楚撫唐暉。又以賊之別股入棗陽。唐暉以棗陽。陵寢門戶。發辰兵百五十。圍南郡。賊圍南郡。鄧玘斬。陷當陽。蕙王奏。名防禦。初五日。胡家河一戰。十損八九。圍南郡。首三百四十九級。陷當陽。蕙王奏。鎮草副。

將楊正芳二十四日大戰殺賊數千。恢復護獻陵惠邸爲重。留許成名楊正芳之兵于荊州承天。未肯援

鄖。鄖事且日急。賊以正月由鄖陽金魚口過江。至界山石花街。近穀城置營。其均州老營。次自鄖州九重院

應難支。又自浙川入鄖。犯南郢。宜城。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彝陵。興山。巴東。麗陽。等處。朝議調鎮筸兵五千赴襄陽救援。鎮筸恐不及數。又調施南各

士司兵以足之。而賊已犯宜都。彝陵。松滋。歸州。浸淫乎入蜀矣。正月二十六日陷遠安。二月初五日陷興山。歸巴萬山稠疊。箠

薄密綿。賊入其中。首尾排迤。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香溪壩平陽壩入討。斬首頗多。而楊正芳有金

沙舖。二十七。日。楊正芳。舊縣。金沙舖。連戰。殺賊百餘。李卑有蓮花坪。白溝坪。鄧玘有胡地冲。許成名有仙女山。諸捷。二月初五日。鄧玘于胡地

冲。追賊三十里。擒斬七百一十二級。若川撫董石砮之兵力扼夔巫。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乃施兵緣援荆東下。舍

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夫誰何之者。此賊入蜀之始也。涂原疏。賊殺蜀人之慘。割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邊地鎗其背于空中曰。雪猷。置大城以圍數百小

兒。見奔走呼號以爲樂。曰。貫戲。剖孕婦之腹。抽善走之脛。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先是十一月甲申。洮州衛地震。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

聲。甲寅又有聲。賊以二月二十一日破夔州府。大寧。大昌。開縣。新寧。相繼陷。惟梁山以中書涂原集鄉勇

戰箠銑間。用竹畚囊石乘高擊之。殊大松而蹶之。塞隘口。毒弩矢。血濡縷輒斃。賊畏之。退入巴州。川兵敗

賊于巴州。賊攻太平縣。石砮土司秦良玉以其兵至夔州。夔州新破。蜀撫劉漢儒。連長慶之米順流下。兵

賴以濟。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之圍解。漢儒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上不許。賊攻保寧。

賊攻廣元。七晝夜。城上發礮。

據之。秦寇以六年平定。二賊恃其阨塞，屢攻不能下。奇瑜乃潛師急擊，焚其巢。延寇始盡，廷議以爲知兵。會楚豫告急，以承疇三邊未可輕動。于七年正月，晉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而用大名道盧象昇爲鄖撫。代蔣允儀，允儀以無兵，故薄其罪。象昇初視事，有威名。賊之入蜀者，未踰月而返楚。又二三萬，蜀寇返鄖陽之黃龍灘，分其軍約一上均州，往河南，一上鄖陽，往浙川。一上金漆坪，過河往陝西商南，又從盧氏往河南。於是總督陳奇瑜移軍自均州入。三月十九日，昌敗績于五嶺山陣亡。偕象昇踰竹山追賊，及之于烏林關。六月十二日，烏林關冒雨連戰，斬首一千七百五十三級。與秦之平利相近，爲大賊老營，連戰十餘陣。七家溝，洵陽交界地名也。家溝六月二十日，連石泉壩。六月二十八日，楊世七十級。康家坪，三十日，鄖撫所將卒于上津之康家坪，得二百十六級。又楊世，七月朔一日，先設伏，納級墜崖入江。諸捷，斬首五六千。鄖玘楊世恩之功最焉。此七年七月事也。楚中幾于無賊，然而賊之竄也，乃在漢南。秦寇自六年平定後，延水關尚有延鎮降丁，盤據不能掃蕩。自晉寇從宜州西渡，與之合，遂披猖南下，垂涎西安其他如渭北之水寨關、蒲城之普濟川、南定之安定聖興，平有妖教數千，皆秦之餘孽。漢南之在秦也，東至於洵陽、白河、平利，又東至於興安、石泉、漢陰，西至于西鄉、洋縣。漢中府又西至于沔縣、寧羌、略陽，其地皆與楚蜀爲界。各省大兵盡在楚蜀，勢必逼入漢南。秦督承疇早鯁然憂之。承疇于正月二十五日，從子承疇疏曰：三月十五日，賊自四川來，分四五營，共有數萬，距寧羌州七十里。州去漢中甚近，臣至沔州，調兵分赴寧羌堵勦。賊遂由陽平關過河奔鞏昌。臣以十二日過白水江，二十二日至秦

州調兵防守。賊合兵入兩當。二十四日。襲破鳳縣。分爲二股。一向漢中。太守斷棧道。守鷄頭關。賊不敢過。襲取僻路由漢王山犯城固洋縣。又一股由鳳縣徑奔寶雞沔陽。求撫臣陽許納降符鎮。臣以兵禦之。又曰。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前自棧道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此數股賊畢會于漢興。而旁突于商雒。秦事大可憂也。官軍主客三千。不當賊之十一。三邊四鎮之餉。盡出于西鳳漢興臨鞏。賊情如此。餉何由辦。爲今之計。必將陝兵之在他省者盡歸陝。而後可以救重地。必將陝餉之撥他省者盡供陝。而後可以濟軍興。蓋承疇居兵間久。決機沉審。知賊不可撫。亦不易勦。故持論若此。會以甘鎮有邊警。赴援啓行。而奇瑜見楚賊既盡。急引兵而西。輕賊不足平。有驕色。與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與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鄉爲羣盜。迎祥在晉中爲闖王。自成與之共事。至楚豫。始誘結李過。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以顧盼自雄。李過高傑等善戰。顧君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顛。顏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春夏大雨兩月。賊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君恩爲之謀曰。吾輩萬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羣帥。處窮山絕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爲請。奇瑜輕心。詫大功可立就。特許八月約降。凡籍醜黨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爲渠首者正法。餘勞遣歸農以去。侈然自

負。分神速。兇徒敢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夫賊已弄兵橫池。朝廷宏恩。開設善路。亦必博首惡。

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連破麟游等七縣。大賊數萬。自略陽來與之合。尋分而爲二。一至長平。破涇陽。一
至郿。窺整屋。臨鞏。平涼。在在旁午。奇瑜猶歸罪于寶鷄。知縣李嘉彥之殺安官。而謂新附易搖。幾幸賊之
一悔禍也。閏八月十九日。馳至鳳翔。親見賊騎充斥。悔爲所誤。方分兵守禦。而麾下參將賀人龍救隴州。
爲李自成所圍。賊先以八月初十日破隴州。而去。賀人龍救之。入城而被圍。大困。人龍亦米脂人。李自成令高傑貽書約人龍俱反。不報。
使歸先見傑。後過自成。比圍城兩月不拔。自成心疑。迺遣別部統兵往代。令傑歸老營守轟。自成妻邢氏。
材武多智。掌軍資。賊日支糗糧。鎧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偉傑貌。因與之私。恆恐自成覺之。謀歸降。未
定也。承疇尋從甘鎮還。聞人龍急。自平涼遣左光先等率師出華亭救之。左光先兵以九月抵隴州。賊衆亦內離。
遂解而去。其他賊以閏八月二十五日圍靜寧州。二十九日破隆德縣。固原道陸夢龍來援。兵敗死之。賊
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及邠州。西南抵整屋。衆五十餘萬。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後先失守。奇瑜恨撫事
大壞。疏糾秦撫練國事阻撓。逗遛。違節度。以至於敗。上震怒。逮國事下之理。簿問具得本末。而奇瑜亦落
職。卽訊矣。廷議推陝西左布政李喬爲秦撫。請撤邊兵二萬。措新餉二十五萬。命豫兵從潼華入。楚兵從
商雒入。蜀兵從漢興入。晉兵從韓蒲入。盡天下之力。輸之秦。合勦。承疇疏曰。賊自再入秦中。羣聚于臨鞏。汧。隴之間。麟游。雲臺山中。其餘各賊俱盡。入商雒。奔竄南陽。鄖陽。勢必盡入豫楚。賊迺分其軍爲三。一

向慶陽。一趨鄖陽。一出關赴河南。元默于五月初自汝州移駐盧氏。左良玉范正斗兵駐花園關龍駒寨。均襄其大隊。尚在蜀。故五六月間。商雒幸無事。至十月終。蜀寇盡返漢中。趨鄖陽者二十萬。前哨報犯鄖

津。而後隊未發。漢南綿地八百餘里。鄖客兵盡行。所留不過二千餘人。鄖兵毛兵石砭兵。合之不過二千。在房竹止六百。楚帥許成名為調援入秦。楊正芳緣救鄖陣殞。正芳陣亡。用許成所統。算卒折亡幾盡。將

張上達亦以在鄖撫止千人。賊勢飄忽。蹂均光。踏隨棗。漢江水淺。策馬徑渡。上自荊門。下及黃德。賊向日所不至者。無不

衝鋒身殞。襄陽自七年春被賊。至冬。一股從鄖州搆林關入。一股從光化。入。其河南之賊。又分為三。從商東

躡焉。襄陽自七年春被賊。至冬。一股從鄖州搆林關入。一股從光化。入。其河南之賊。又分為三。從商東

抵澠池者。為過天星闖王。從商南趨河汝者。為老獍獍。從雒南。上津。踰鄖陽徐家廟。抵鄖州者。為橫天王

九條龍。共七十二營。十一月癸巳。陷陳州靈寶。辛亥。陷盧氏。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兵至峽石。遇賊。在磁

級。俘八人。賀人龍。是月于中庄等處。斬八百三十一級。○十二月二十五日。八年正月。賊自盧氏拔營攻

賊犯汝州。官兵得百三十六級。○八年二月初二日。千禹州得百十五級。八年正月。賊自盧氏拔營攻

鞏縣。將克之。縣官及紳積薪於門。舉火。賊懼不敢入。東圍汜水。知縣劉通與邑人御史禹好善。嬰城守。內

外殺傷相當。會日暮。賊發檝子。手穴城。城陷屠之。好善死。通變服遁免。明日分攻滎陽。知縣楊守節聞汜

水陷。先棄城走。賊斬關入。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率家丁巷戰。殺賊三十餘人。賊愈衆。不能支。為所害。賊憤

穆老稚無遺。移兵河陰。入其郭焚之。不克。與汜水賊合。聞左良玉提兵來援。移屯梅山。漆水間自固。明日

賊知有備。不敢犯。從鄖城轉而東。攻下蔡坡。

之圖汝軍燒其郭守將陳治邦方領之別賊自襄陽北還分圍唐縣汝中唐縣心千里之遠汝軍南連楚界蔓延皆賊而官兵之在中州者南陽陳永福新澗左良玉汝州陳治邦各止數千奉詔撫鎮分地責成咸坐甲自保不能夾勦賊每營數萬更番迭進所至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樵蘇后疊士有菜色又賊介馬俱有副去來如風一日夜蹕數百里我步多騎少走不逐飛重趺不及二三舍事勢殫屈勝賊之期益遠矣洪承疇前加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移駐秦豫楚適中之地指使諸撫鎮辦賊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兼官如故會西寧兵變殺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鎮守太監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疇復赴甘肅定亂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給事常自裕中州人以爲前所調兵如張應昌曹文詔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晉撫留之共剪高加討雖明旨不許然未能時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滿三千人不足破賊東撫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疇未出關先令馳赴中原調關寧天津兵一萬付之偕督臣協勦章下所司議未定賊偵知合七十二營頭目老獬獬闖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會滎陽議逆拒官軍老獬獬欲渡河北入晉境張獻忠以爲怯面哂之老獬獬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奮臂况十萬衆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爲也計唯有分兵各隨所向立效其利鈍舉聽之天衆皆曰善乃列關而定之革左南當楚師橫混西迎秦軍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鄧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獻闖專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獬獬九

條龍爲游徼。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塌天。改世王爲橫混。後繼壬子。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舖部置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識者曰。嗚呼。賊亡命山谷間。倔強旦夕。未常見大敵。聞天子赫怒。羣校徂征。意其當股栗震壞。瓦解耳。顧敢爲桀逆。厚約結以旅拒。顏行中原之禍。將未艾乎。往者賊走楚。而豫以爲功。賊走秦。而楚以爲功。乘賊奔逸之餘。從容尾擊。張虛捷。避文法。技止此耳。自賊再猖獗于秦。陸梁狂狡。多方以誤我。卽羣帥亦莫知所出。以楚事觀之。楚以鄖竹先中寇禍。烏林關旣捷之後。甫釋甲。而賊之返自秦蜀者。日滋月長。若是乎。烽火肆帙。援師減半。比前事爲尤棘。然猶足以遮捍園陵。搯拄于萬一。而象鼻竊以其暇。出一奇以擊賊。良由去年之賊。由豫入楚。而直達於鄖。今冬之賊。由鄖入楚。而所窺在豫。豫雖有左良玉。陳永福。陳治邦。喬國柱之兵。而賊之分爲七十二營者。合之將二三十萬。蜂屯蟻結于伊嵩宛雒之間。蓋七年以後之寇。不復避兵。名都廣郡。諸將所分駐者。賊偏爲之走集。以肆其憑陵之害。若僻陋如鄖竹者。不足乎攻。嗟乎。此楚豫賊情。相去浹月之間耳。前之鄖陽最危。而賊勢尙弱。今之鄖陽稍寬。而賊勢愈強。深淺之力不同。而擣虛與攻堅之局異也。論者歸咎于陳奇瑜。奇瑜無駕馭之才。治兵不及承疇遠甚。狃于鄖津之捷。以自用。卽不撫而勦。終不足制勝。賊之在漢中。江阻其南。山峙其西北。在地利剪撲誠便。官軍之至者十餘萬。皆驕蹇不肯用命。賊窺見其情。詭謀乞降。奇瑜爲之傳檄止兵。俾諸

將之善寇者。有辭以勿擊。賊自喜得行其計。氣且百倍。畿兵叛卒。遽起從之。歷年塙壁保聚之人。義勇奮

逐思一自效者聞聲靡不趨。若頗木之有由藥。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賊以頗木之藥。成燎原之火。縱敵患生。誰階之厲。奇瑜有焉。夫賊秦人也。共過河以入楚豫。勢必以秦爲歸。承疇五載轉戰。威略已著。朝廷若念秦事爲重。早付以邊兵新餉。如七年冬所定之數。而責以先期辦賊。語曰。韓盧之逐狡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免極于前。犬廢于後。田父見而取之。賊之還自楚蜀。我兵雖困。賊衆亦疲。使承疇厚集其陣以相待。此田父之功也。中樞策西陲無警。簡其實甲見糧。盡以奔中原之急。而置承疇于三邊。委奇瑜以五省兵柄。反出承疇上。故賊得出入險阻。無一矢折其西歸之氣。比決閑潰防。而後責承疇以收之。晚矣。澠池可守而不守。漢南可勦而不勦。形勢機宜。廟算盡失。徒聽奇瑜國事兩疏交馳。互相非毀。紛然于勦撫之功罪。不亦慎乎。難得而易失者時。一蹶而不全者計。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嗚呼。此亦謀國者之過也。

附記

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居人從其顛。頽巨石擊賊。又投以炬火。賊多死。用石塞其大路不得脫。賊行數萬金于諸將。以詐嘗陳奇瑜而免。賊至鳳翔西關。以督撫檄求入。守臣給以門不敢啓。縋而上三十六人。皆殺之。奇瑜劾治寶鷄知縣李嘉彥。并逮鄉紳孫鵬等。及士民五十餘人。下之

獄叛兵楊國棟乞撫未決。撫臣練國事設伏鄂縣之夾水溝大敗之。賊黨斬國棟以降。

練國事疏曰。榆林、甘肅、寧夏天下勁兵處。大盜起于延綏。榆林兵力不足。調甘肅寧夏兵以成功。自寧夏喪師于靈川。甘肅喪師于涼州。防邊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馬止三千。爲陳奇瑜帶之別省。今賊三面入秦。臣所將者。不過臨洮固原有限之兵。且素弱于三鎮。轉盼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矣。又請室自理疏曰。賊從晉豫入商洛漢興。又從漢興入平涼西鳳。皆招安誤之也。若非臣力主勦。有扶風之捷。則西安危矣。寶鷄諸生被逮。韓珽等曰。賊在漢中。江阻其南。山峙其北。西通棧道。東接鄖陽。官軍十餘萬。舉數年蔓延之寇。困入其中。賊以詭降得遁。一出棧道。卽破鳳縣。殺唐三鎮鄉官辛思齊。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連雲橫屍撐拄。四十村區化爲煨燼。八月十四日。突至益門鎮渭河南。連屯蟻結。烽火燭天。幸知縣率士民固守。督撫亦于閏八月十八日至縣。面加獎譽。賞以十金。未嘗有殺官剋餉之一言也。比過鳳翔。賊見連破七邑。撫局大壞。而欲歸獄于功臣勞士。以蓋其愆。此何以掩三秦百萬之口乎。

瑞王常浩奏。臣自就封。次年卽有流賊之禍。賴文武諸臣始臻平定。不意晉賊渡河竄入漢興。本年正月十五日。知洵陽已破。逼近興安。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矣。督臣洪承疇提兵遠赴。單騎布甲。出入

萬山。分毫不擾民力。至漢川。因兵餉不足。臣勸銀三千兩。又賞勞賑荒銀四千兩。此時

秦州湖廣之賊。再入興安。六月間。遂自興安入西鄉。犯郡界。幸游擊唐通張疑設伏。不敢渡江而北。逼近漢城。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見議招安。北有鳳縣之賊。盤據山谷。西有沔縣。寧羌。略陽。所在騷動。臣在萬分孤危之中。不能知其所終也。

綏寇紀略卷三

眞寧恨

制鳳陽爲中都。其嚴重視京兆。中都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戶所。有班軍高墻軍操軍。又護陵新軍後所。增設無慮六千人。護以一巡撫一太監。巡撫督漕駐淮。兼護泗陵太監。卽其地爲鎮守。當賊之再入楚豫也。楚按臣余應桂預策賊必闖入淮陽。宜及未然爲之備。南兵部尙書呂維祺爲奏申飭江防。尤以鳳陵單外爲憂。天子下其議。大司馬張鳳翼無他規略。惟請勅鳳撫東撫操江嚴備要害而已。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眊。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巡按御史吳振纓烏程相同里。厚善此兩人。未爲憂公稱職。太監楊澤虐而不忌。以割剝其軍民。有衛指揮侯定國者。怙澤勢而恣。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叛兵殺定國于西關。投書道上曰。將以明年上元勾賊。在事慢弗省。八年正月初七日。汝寧賊攻潁州。其支賊以初八日。由固始夜薄霍邱。三日霍邱潰。殺霍邱邑紳田既庭。戴廷對。擧人王□貞。知縣公出家小俱死。初十日。焚壽州之正陽鎮。十一日破潁州屠之。尹夢繁。趙士寬。往府鄉官張鶴鳴。教官周逢泰。等于初七日獲奸細。供賊定于十一日。至潁夜舉火。內應。初十日。知州通判策騎方歸。倉卒募兵未集。賊數萬騎果于詰朝薄城下。知州事尹夢繁手刃賊。通判趙士寬巷戰。皆被創。投水闔門死。夢繁被創落水而死。弟姪尹玉等共死。七人。幼子受傷未死。印亦存。士寬城陷。猶拔金簪募死士。力盡亦死。潁有衛尺籍隸河南。自指揮同知。下李從師。王廷俊等城守死者七于河。妻谷氏先縊。二女隨自縊死。

人。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州人。故兵部尙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賊倒垂諸樹。引

滿射之。鶴鳴嚙齒大罵。有賊刺刃者三。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耶？人始知其邊撫時有宿憾。鶴鳴故貴州總督子

大同伏父屍哭。被殺。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賊拽至及同紳劉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

精忠、郭三傑。皆遇害。進士韓獻策、父韓光祖罵賊而死。生員死者七十七人。潁州衛生員二十六人。而楊

韓廷策、母武氏、妻李氏、推官鹿獻陽、妻王氏、戶部主事李虛白、妻韓氏。以下韓定美等最烈。節婦白進士

共三十七人。而烈女梅氏、董氏等共八人。俱具在。兵給事林正亨查奏疏內。河南巡按金光宸以聞。上疑

淮撫報不至。越日而一鵬以正陽鎮初犯交境爲言。未切也。淮撫標兵及所調遣馬曠駱舉之兵共六千

人。地與中州牙錯者數百里。卒皇急不及成備。十五日。天大霧。壽州之賊趨鳳陽。留守署正朱國相、千戶

陳宏祖、陳其忠。以兵迎敵。死于陣。賊越紫金城而入。焚皇陵享殿。其明樓鐘簾存焉。龍興寺、高皇帝御書

第一山也。亦皆燬。闢高牆。放孽宗。燒公私廨舍。殺太守顏容暄。燔之。推官萬文英之子以身予賊。匿其父

以免。指揮陳永齡、千戶盛可學等死者四十一人。班軍、高牆軍、操軍、新軍死者四千三十五人。給事林正

失事焚燬三府公署。罪宗共二百六十五名。今存一百七十四名。圍守公司府廳共燬五百九十四間。焚

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民房燬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官六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顆。生員殺

六十六名。陵牆班軍殺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舉人蔣思宸、百戶趙國俊、妻女杜氏殉難。賊大書徽志爲古元真龍皇

帝。掠陵監所遺響手小閣十二人。縱酒奏伎。先期秦賈著市籍。或一二年相見呼爾汝雜飲。就其傍劊孕

婦。生嬰兒于懷爲喜笑。三日有賊張盼子者至。揮其衆去。過紅心驛焚之。再熱池河大柳。淮撫所調馬曠

之兵不至。略舉屯濠梁。左次避賊。南兵部尙書呂維祺。職方郎陳洪。謫遣參將薛邦臣。以兵全

臣守浦口。賊走定遠。焚藕蕩。去全椒十八里。曰石牌橋。詣神祠卜所向。不吉。碎其像去。李自成西行。與曹

過二賊合。返歸德。睢州。而獻忠南趨廬州。裸婦人數千。冒城下。少愧沮。卽縱以矛。盡銳仰攻。賊將梯其堞。

以入。踞北城樓。歌呼飲。知府吳大樸。令壯士挾飛砲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攻巢縣破之。正月二十三日。至巢

縣夜梯城而入。殺知縣失印。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塹其溝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殺

千人。抵廬江。士民具幣求免。陽許之。丙夜襲之。陷。二十四日。圍廬江。二十六日。夜雨大作。燬盡。入城。明日。燒殺教官。典史。鄉宦。盧謙舉人。張大受。畢伊。周等。

攻無爲州破之。上初聞潁州失事。卽虞創陵寢。亡何。河道總督劉榮嗣有急奏。後三日。一鵬振纓之疏。始

至。上遣官告天地社稷。哭于二祖列宗之廟。命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行祭慰禮。兵部尙書張鳳

翼戴罪視事。用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爲淮撫。卽其爲東撫。時標兵命故總兵楊御蕃統之。馳赴廬鳳。修復

陵園。改用太監王裕民爲鎮守。下詔罪己。諭中外。刷國恥。盡心殺賊。先是兵部以科臣常自裕告中州急

也。議調西兵二萬五千。北兵一萬八千。南兵二萬一千。又關寧鐵騎二千。以張外嘉及戍帥尤世威領之。

真定標兵五千。赴臨清等處策應。天津兵三千。以徐來朝領之。自臨清濟寧赴歸陳。又徵白杆羅綱壩兵

三千。譚大孝領之。自夔門赴豫南。北濟師共七萬。餉七十八萬六千。外留楚新餉十三萬。蜀新餉二萬。又

發帑金二十萬。詔諸將以六月滅賊取軍狀。不及期者罪無赦。號大舉。會聞鳳陵之變。以南北兵俱未至。

獨松潘副將秦翼明抵河間。使速由歸德趨鳳陽。翼明與石砮土司秦良玉姑姪之親。每調援輒共事。然翼明流官。非土司也。鄧玘近由麻黃

往安慶。命劉榮嗣馳赴泗州趨狼山。副將王佐才以兵設防。毋再誤陵寢。劉澤清倪寵各以其地守要害

護漕。上特敕馬鳴世歛鹽艘于南岸防江。呂維祺時以臺省拾遺中考功法落職爲民。改用南都察院右

都御史范景文爲南兵部尙書。而朱大典王裕民楊御蕃至鳳陽。繕葺皇城。裕民御蕃營陵左。大典營陵

右。游兵千人營陵後。事粗定。遣金吾騎逮一鵬。振纓澤至。下之獄。兩相以其私調旨。輒左右之。借豫帥不

邀擊爲分過。給事中何楷等以爲言。上明聖。決意誅之。科臣林正亨銜上指。周視寶城。察方中封處。自常

奏外。有密聞爲圖以獻。而一鵬棄市。振纓在繫。須冬論。一鵬以六月二十三日誅。楊澤已前死。仍著議罪。振纓後發口外爲民。尋用言者。并

逮陳奇瑜覆治。追禍始也。奇瑜縱寇殃民。又以隴州解圍。報有斬級。下傳永淳。驗問不實。是時賊攻桐城。坐欺朦。差金吾拿解。熊明遇。曹文衡。許鼎臣。有旨作速勘議。

急。桐先有民變。給事中孫晉。桐人。時有疏請增兵以衛安度。遇樞臣鳳翼于朝房。自言其鄉恐罹寇。鳳翼曰。公南人。何憂

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聞者粲然皆笑。比桐急。而調援用鄧玘。玘暴掠名天下。給事言諸

朝玘亦失期不至。應天巡撫張國維。于正月十九日。率吳淞總兵許自強。提南兵三千。人救桐。桐先有游

擊潘可大。將皖兵三百人。偕知縣陳爾銘設守。不能克。賊以潛山太湖宿松皆無城。移營齟齬之。潛山令

趙士彥重傷卒。太湖令金應元。訓導扈永寧。遇害。國維至而桐圍解。謀于安池道王公弼。發守備朱士允

等。趙士彥。把總張其誠。守備項鼎輔。總練包文達等。趨太湖。賊伏奸人皖城爲內應。而覺捕得誅之。二月

十二日南兵遇賊于宿松之五里鋪殺傷相當朱士尤別與賊遇戰死賊山民怨不投賊賊入

英山霍山而遁其西犯者游騎掠蕭陽正月二十六日賊犯陽山縣令宋坤守城殺賊窺曹單正月十八日歸德之賊循曹單之

十九日至二月朔日蕭陽知有備亦遁三四兩月淮泗皖桐獲休息焉當賊之初破潁州也分其一軍自

太和以正月入豫之鹿邑柘城寧陵杞縣通許左良玉兵在許州不能救賊一自杞東西奔一自許襄北

良玉自白沙問道抵新密遇賊又分其軍自亳州以二月入豫之永城盧氏商邱以及于歸德歸德士民

于東蘆村西蘆村追殺六十里

修完致死賊潰土隄入弗克入賊由寧陵陽驛鋪以犯睢州睢州新城幾陷會救至走太康豫地遍遭踏

藉又有從廬州六安西入河南其豫賊之先留者馳蹂魯山伊陽退屯新密山中周爾敬報賊由內鄉竄

汝寧汝寧之固始光州光山者其豫賊之先留者馳蹂魯山伊陽退屯新密山中逸因盧氏屯有官兵由

間道掠嵩伊爾敬二月十一日有團魚山武家坡之捷共得四百五十三級西返歸睢之賊與之合蔓延南陽

汝寧總兵鄧玘報二月新蔡被圍知縣王信被執十八日追及羅既而逼于諸鎮以南陽則走應隨以汝

寧則趨麻黃皆入楚六年十二月賊自興安鄖陽入楚襄陽之棗陽宜城轉至德安之隨州應山○七年

日指揮馬如龍戰死副將雷應軋陣亡參將馮時早失利○八年三月楚撫唐暉先以二月初羅田二月

賊從鳳陽轉者營雙溝鎮圖搶樊城天雨唐白二河水漲馬不得渡楚撫唐暉先以二月初羅田

日從英山破羅田為英山游騎所破禮給事王正志以為言始移鎮漢陽阻水自固至是官軍敗績于岐

亭賊以三月初三日攻麻城初八日掠有旨切責八年五月二十八日部覆按臣余應桂懲鳳陽前事謀

于撫臣用鎮寧茅岡兵二千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先後戍承天捐贖銀金十餘萬募死士以身護顯陵

上優詔勞焉。賊有破楚之清溪泊。由星子山間道入蜀者。蜀將張令、吳國輔、守備李旺等力扼之于白水、陽平、東鄉、達州之間。賊亦非大隊。不比前歲為深入。此皆破鳳陽以后。由豫以入楚蜀者也。而先此秦督

承疇從甘肅東馳。于正月二十八日抵睢陽。承疇于正月初八日自西安馳赴河南。聞鳳陵有變。特晉兵

尚書。賜上方劍。便宜行事。自以新膺重寄。陵寢雖非專責。不早殄賊。致驚先皇在天之靈。重為君父憂。

上書請自貶。願提兵與賊決死命。諸路官兵並馳赴嵩、廬、靈寶、陝、鄧、浙、川。駐楚豫適中之地。以示入衛中

都。賊聞秦師之盡行也。其近潼關、雒南者。又折而入秦。承疇三月朔次汝寧。承疇以二月十九日自河南

祭等處到汝寧。諸將如曹文詔、張應昌、來自晉中者。已次近境。尙未至。曹文詔、張應昌、府由登封、禹州、許州、鄆城、上

白杆羅綱壩兵。遠隔數千里。乃即麾下見兵。隨賊所向分擊。命賀人龍、崔重亨往鳳陽。鄧玘往麻黃。左良

玉往南陽。而惟取尤翟文之千四百人。以自隨。翟文係靖承疇駐汝寧十日。又遣翟文赴麻黃撲勦。客有

謂督師者曰。公中權無帥。即緩急云何。承疇笑曰。吾以俟曹文詔至也。疏曰。臣以三月初一日。馳至汝寧。

信陽轉入南陽。自由桐城潛太徑奔麻黃。先是襄陽犯麻黃之賊。又轉而肆掠。孝感、雲夢、復透出新野。唐

縣與南陽各賊相合。前在南陽各賊俱由浙川內鄉上津等奔入漢西商維。臣發賀人龍、鄧玘、左良玉、尤

翟文、視賊承疇以十七日。由確山抵信陽。徐來朝次陳州。令趨嵩。秦翼明次蕭縣。令趨六。尤世威次亳。令

趨汝。隨軍情所宜。相賊勢之疾徐。而為之備。以告于上曰。臣以徵兵未集。就便設防。于江淮雒汝之間。補

直堵柱。未有成畫。俟諸帥畢會。度地利。審機宜。次第上聞。于是秦報日急。秦靈臺驛游聞故有賊。無克李

僅五里。恆擾不能禦。傳永淳直失事。疏曰：流賊入秦，有由關鄉馬店深入南山，往西南奔華渭者，有由關

奔雒南者，有由內鄉浙川奔商南者，不必由潼關而後入秦也。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賊掠河南之關鄉二十七，日從南山北來，直至潼關南原陶家莊。潼關道李煜然以此不能禦，賊六七萬，分剽

咸陽、長安、整屋、鄠等縣，大掠涇陽，而老獯獯八大王等大營數萬，再過商州，又有豫楚之賊，陸續從興安

漢中，襲陷秦之寧羌州，由沔縣略陽，轉入臨鞏兩府，其麻黃之賊，走棗及襄，復由鄖陽故道入秦。秦故有

承疇所留兵五千人，左光先、艾萬年、靳桂香、吳宏器、趙光遠備他郡，而王錫命、王根子根子係撫臣標將專駐西

安，承疇之在雒陽也，再命來允昌以千餘人助之，賊之由七盤坡入者，遇霖雨，馬蹄穿爛，士衆饑疲，撫臣

率三將可以邀之于險，乃乘夜潛歸，避弗敢擊，賊遂過險，與豫賊合，承疇再遣張全昌以千人入秦，未至

而三將無功，且縱掠關中大擾，按臣傅永淳以寧夏總兵祖大弼赴鎮，道出高陵，固請留之，尋全昌亦至，

命合擊涇陽諸賊，而趨承疇反顧根本。永淳疏曰：左光先、靳桂香、趙光遠在漢中，下應第吳宏器在臨鞏

討賊，祖大弼于四月十三日抵高陵，內丁驍勇可用。六月二十二日，傅永淳奏李喬極庸極懦，有旨革職議罪，來允昌、王根子、王錫命俱革任提問。李喬報功疏曰：賊在鞏昌者，有安定大三灣之捷，清水營

副將王繼助守備崔光祖功也。會寧柴家嘴之捷，參將卜應多功也。秦安三陽川之捷，總兵孫顯承疇抵

祖功也。在西安者，有醴泉流束趙村之捷，總兵張全昌、祖大弼功也。前後共斬六百八十八級。信陽未三日，而曹文詔偕張應昌各以其衆至，則大喜，先令文詔於光山應隨擊賊，文詔于三月二十八

日冒雨逐賊于隨州，斬級三百有八十，賊自隨奔泌陽，劉成功邀之，斬級百有四十，兩人皆親將，能用命。

軍中以督師為知人承疇四月十二日次汝州召其僚佐大會曰羣帥咸集西安望救當先定要東吾意急入關秦固形勝之國地勢險阻賊今依深山多徑道秦有兵則出豫楚豫楚有兵則走之秦我東西奔

命曠日費財是敝道也求其盪定豈不難哉天子赫焉震怒發精兵誅不軌謂五月足以決期平賊承疇

仗節而西誓必有以報命若秦將士疾擊而豫楚弗分部以遮遡要害俾賊得鳥驚獸逸則功敗垂成

誰執其咎也吾出關半載具知隘口扼塞處今日之事當與諸將定分地乃為書曰左良玉吳村瓦屋內

浙之要道也汝與湯九州以五千人扼之陝西商南縣往正東五屋裏可徑趨內鄉鎮平以達南陽府往東南吳村可徑趨浙川以達黨子口鄖陽府曰尤世

威雒南有蘭草川朱陽關者汝與徐來朝以五千五百人設守曰世威汝所將勁旅也靈陝賊所出入汝

勿懈陝西雒南縣往東北饒壩關北朱陽可徑趨盧氏永寧嵩縣曰陳永福盧氏永寧諸隘口汝隸豫撫截擊其

率千八百人以從曰鄧玘曰尤翟文曰張應昌曰許成名各以所將兵防楚楚之漢江南北上津鄖西平

利竹溪有一賊勿戒者惟汝罪從漢江以北石泉漢陽至洵陽縣入上津鄖西可徑趨鄖陽府入鎮安山陽商南可徑趨浙川內鄉南陽府從漢江以南西鄉興安入平利竹溪可

襄兩府是役也兵之分于豫者一萬四千有奇分于楚者一萬一千有奇審地勢量兵力可以完守無恐

承疇移會督撫吳姓山西總兵尤宏助防河無使一賊越渡河東既而徐來朝不肯入山兵譁于盧氏樊城兵變以尅餉鄧玘死鄧玘縱

兵淫掠又遇其下寡恩不死于法死于亂是佚罰也鄧玘以四月十九日遵秦督調度赴鄖襄防秦寇二

十六日標將王允成家丁鼓噪殺其二僕玘登樓越

中區勿敢放天下兵越半成而軍大卒不至承疇號曰副將張

之耕赴秦楚交界相機調度是蜀兵尙不至也

以為憂承疇既從汝州拜表西發以寇會于秦也曰賊必由鳳縣棧道兩當徽州以入略陽改令張應昌

尤翟文自鄖陽循路進討轉赴興安漢中以會左光先趙光遠等承疇自率賀人龍劉成功入秦而檄文

詔自楚以兵來會二十七日承疇次靈寶承疇于靈寶再疏請以朱大典留防江北總兵秦翼明兵二千

勁○二十九日汝南道黃日昌報游擊王允成兵變諭以文詔從南陽馳而至以賊屯商雒兵至恐先走

回襄陽不從願投左良玉營三十日良玉至撫之乃定

漢興官軍由潼關入反在賊後乃令文詔由閬鄉取山徑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仍從山陽鎮安洵安馳

入漢中遇其奔逸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會集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

去三十日承疇至潼關諜云賊在涇陽即赴之五月初四日次高陵南二十里賊知洪公來奔醴泉興平

承疇折而西夜渡渭赴西安議討商雒大賊而文詔之至商州也以初六日追賊五十里抵金嶺川賊據

險以千騎逆戰參將曹變蛟力鬪諸營競進卻之斬九十級俘十九人變蛟文詔兄子也賊中聞大小曹

將軍名皆怖懼承疇以初十日得商雒道周士奇報初五日曹文詔冒雨至商州賊去城三十里營火滿

督陣行至五峪步賊伏兩山深林精騎山溝誘敵曹其商雒賊老獯獯等以是日直薄西安距我大營五

總兵且戰且追至金嶺川我兵奮勇決戰賊始敗走十里我師次夏杏邨命賀人龍南入子午谷曰賊南走擊之命劉成功王永祥屯東南曰賊北走擊之張

全昌亦從咸陽截擊遶出興平之東賊以此不敢南渡盡奔武功扶風其夜賊從扶風之教坊塘渡渭走

郡賊在鄜縣東南青花鎮承疇恐其東奔。又渡渭追賊。初七日。我師至王渠鎮。賊下掠南山。賀人龍、劉成功等大戰。

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舍馬登山。諸將各有斬獲。賀人龍所統賀勇賀文煥五十員。劉成功所統劉成

四十五陣。賊敗走我兵。乘勝追三十餘里。至大泥峪。天晚收兵。賀人龍斬三十二級。生擒三人。劉成功斬二百二十三級。生擒一人。王永祥斬七十級。是日我師抵整屋。明日諸軍

會鄜之秦王嶺。遇賊擊敗之。十一日次藍田。賊遁走網峪川。欲奔河南。以浙川內鄉重兵折回雒南。走盧

氏。扼于尤世威。仍入山中。承疇追賊至整屋。鄠二縣境上。據鞍顧盼。以鞭指謂諸將曰。此地南距山。北阻

渭。中三十餘里。賊出秦入秦之要口。得專將守之。賊無能爲矣。乃以十一日勞饗將士。命游擊王永祥駐

潼關。馬獻圖駐藍田。都司高崇選李世春駐整屋。監軍道劉三顧節制之。曰。商雒之賊不得過。而西平鳳

之賊不得過。而東有虓汝而不在者死。部署甫定。而前犯西安諸大賊闖王、八大王、等圍鳳翔。過天星、蝎

子塊等圍平涼。報至。二十七日。承疇自整屋。鄠縣渡河。抵岐山。向平涼。賊分爲三道。東往涇州。鎮原。寧州。

而鳳翔之賊西趨汧陽。隴州官軍分路追擊。曹文詔自漢中以其兵至。賊大勢盡向靜寧。秦安。清水。秦州。

間。衆且二十萬。傳永淳賊情疏曰。滿天星攻平涼。累晝夜。官軍固守不拔。遂奔鎮原。慶陽。督臣發艾萬年

劉成功勦之。整齊王闖。塌天等。因爲尤世祿所扼。仍聚商雒山間。耿耿楚豫。闖王八大王

等最強。有張全昌督副將賀人龍等往勦。督臣親率承疇疏曰。臣所帶入秦戰兵。止有二千。其先在秦官

軍左光先、趙光遠、靳桂香兵三千四百有奇。在漢中。孫顯祖兵一千五百。顯祖在晉中得踰時卜應第、吳

總兵曹文詔等追之。必此賊蕩平。賊漸可就擒也。復用爲臨洮總兵。

二千在臨鞏。各任諸勦。未便輕調。平涼有艾萬年兵一千爲城守。潼藍整鄠等處王永祥以下之

兵爲分戍。其隨賊所向爲勦援者。止有曹文詔、張全昌等六千人。未以二十餘萬之衆。而用十分之一。

之衆。扼其喉使之不逞。地闊則難周。兵少則弗敵。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勝負之數。未可得而知也。部議

七萬二千。實計止四萬二千。除分派豫楚外。合算秦中官兵。僅一萬六千。而漢興遠在二千里外。其隨督師者。爲曹文詔之二千。張全昌之一千五百。張外嘉之二千五百。賊以外堵有兵。衝突難出。故合力致死。

督師迫五月之限。諸將凜凜上方。不敢不挺身決戰。此曹艾之所以敗也。于是六月十一日。官兵值賊于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宏烈兵敗被執。

十四日。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游擊王錫命。以三千人戰寧州之襄樂。頗斬獲。俄賊衆伏發被圍。萬年及

副將柳國鎮敗沒。萬年以六月初六日。兵部推宣府總兵不用。用李國樑。失亡千餘人。成功、錫命俱重創。二十一日。總兵張全昌、副

總兵賀人龍。以三千人至清水之張家川。斬賊百六十餘級。又明日。追賊失利。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之。

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承疇在邠州。憂之不知所出。曹文詔知艾萬年死。拔刀砍地。瞋目大罵。

曰：鼠子敢爾！卽詣承疇請行。承疇見其憤踊。喜曰：非將軍不足辦此賊。願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

吾將由涇陽赴淳化。以爲將軍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真寧往。二十八日。遇賊于真寧之湫頭鎮。

參將曹變蛟爲前鋒。直前衝賊。斬級五百有餘。乘勝窮追三十里。文詔自率步卒殿後。賊伏數萬騎四起。

合圍。飛矢蝟集。賊不知是文詔。有帳下卒被縛。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丁識之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之。

益急。文詔力屈不能支。勇氣彌奮。手擊殺賊數人。轉鬪數里。拔刀自刎死。游擊材官沒者二十餘人。承疇

爲之仰天慟哭。請于朝加贈卹焉。文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蔭子一外衛指揮僉事。立祠祭八壇。造墳安葬。陣亡官丁著該撫按查明卹賚。後以文詔妻林氏請。指揮僉事准世

襲文詔、艾萬年、並敢鬪。文詔尤爲賊所憚。關外豫楚諸官軍聞之，皆爲奪氣。六月中，陝西鎮安縣陷。七月，初，賊逼近山陽。上津、光化等處。夫賊本困于饑寒，而吏不恤，稔惡雖久，猶可洗滌兇穢，復爲良民。一旦盜長陵、坏土，則滔天之罪，勢不能以自還矣。中外文武大臣受國厚恩，觀望釀寇，致使流毒上及山陵，據法應死，豈獨楊一鵬已哉。主上自以得罪祖宗，素服避殿，三日大臨，冀以發天下同仇之氣，而諸將擁婦女，掠寶玉，與賊交關爲奸利者，日甚。共盡心王室，折衝厭難，止一承疇耳。朝廷恤其勞苦，寬其御轡，尙恐不足以立事，乃使之左支右詘，前顛後踣，介馬馳秦楚豫之郊，而責以六月爲軍期。此雖四境之內，州郡討捕者，尙恐不足以殄滅，而欲使之負地數千里，禽薙四五十萬之強寇，誰任密勿，秉國成，不爲主上分別言之也。授鉞專征，便宜奏請，付託非不甚隆。然國家將驕卒玩，軍政不修，于今百年，卽祖陵失事，而武臣無一人就戮者，無以厲其餘矣。督師所能斬斷者，僅自偏裨以下，諸大帥盡高班，相與爲等彛，其受節度，亦空文羈縻耳。若遽以賜劍齊之，將環視而起，誰復與共事乎。地云五省，不過一秦，衆云七萬，不過一旅。左良玉、陳永福之在楚豫者，不能效鞭箠使也。孫顯祖、左光先在秦而有分地者，不得屬囊韃從也。其名爲戲下，如賀人龍，乃前督之敗將。張全昌爲將來之降賊，不足以授指蹤。腹心牙爪，曹文詔、艾萬年、劉成功三人而已。文詔六載慶戰，西濠大捷，論功當封，顧以他事得罪。晉撫吳甡從戎籍薦起，感激自奮。隨州之邀擊，商雒之窮追，身不解甲者兩月，其勤至矣。承疇之功，皆文詔爲之也。一朝敗沒，并艾萬年而失之，宜督師仰天慟哭，知士氣之

阻傷而天討之稽誅也已。鄧玘貪將也。亡吾一軍。曹文詔大將也。死于百戰。樊城兵變。鄧玘爲其下所殺。潰貨也。王師敗績於真寧。湫頭鎮。總兵曹文詔死之。勤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擐甲執兵。固卽死也。其兩人之謂夫。

附紀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尙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兵垣糾之曰。太康懿親。鳳陵欽遣。香帛法物。此而可劫。斂。又何者不可劫。斂乎。且其所立之關爲何關。百兩之例爲何例。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戢亂萌。不可得也。

楊一鵬爲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狂僧踞佛坐。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于淮上。楊之爲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亟。而野僧薄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楊遲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遁。二三四首則西市語也。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傅。後兩詩不傳。疑爲國亡讖云。

鄧撫盧象昇疏曰。臣當援兵未集。先以毛兵新兵各五百名。石砮兵六百名。更番偵覘。練習火攻。分布

鄖津要害而躬提健卒數百往來襄宛光均之間幸寇復入秦鄖襄得以無恙今寇奔商州鎮安山陽有復犯豫楚之勢夫賊在西鳳平固可由棧道徽階以入漢商賊在南雒鎮山可由內浙鄖津以入襄宛臣甚憂之先經督臣洪承疇調度張應昌由宛鄖尤翟文由德黃馬步兵二千六百人從鄖西上津山路出洵陽以越興安又以楚鎮許成名軍兵三千六百人取道保康房縣抵竹溪爲之後勁至光化黨子口苦無兵扼防而總兵秦翼明領川兵二千于五月十一日續奉秦督臣調到最爲得力總兵鄖玘遇害其標下副將賈一選周繼先報現存馬步兵二千六百五十二人未動五月十六日調至鄖中臣爲申嚴軍律發往豐陽關蠻川關防守夫秦督汝州定分兵之議實望一時文武大吏倡子和汝共襄成算以予觀之惟鄖撫奉指麾于千里之外若左右手且盛稱督臣深籌確畫洞中機宜爲不可及兩人才智相侔忠猷契合于此一疏見之矣旣而戮力中原同心推讓有古皇甫嵩朱雋之風惜乎其功之弗成也

楚撫唐暉有治臣增兵之請以鄖兵衛鄖而撤楚兵防楚樞臣以寇在門庭非議增之時請再調軍兵二千施客兵二千以援之兵科給事史可鏡疏曰賊之入楚者兵歐之也兵雖多調無裨于楚如鄖玘曹文詔張全昌非自北而南者乎川將如張令之援略陽侯良柱之援漢中從洪承疇舍兵變而來辦

賊非自西北而東南者乎聽之兵在後賊在前未有不以楚爲擊者也楚驍將楊正芳殞矣楚南不屯

不妨多調數千。由辰長而趨荆門。楚事庶可無恐耳。時按臣余應桂已調茅岡隘兵五百。澧州練兵三百。而唐暉發撫標兵千二百人趨郢光。襄可爲有備。賊以十二月初四日犯上津。初五日犯郢。三日官軍擊退。西津被圍。七晝夜方去。又自嵩縣均州來者。犯內鄉。唐縣棗陽。楚事可爲甚棘。應桂之疏曰。臣觀流寇此來。似不專爲楚而爲豫。憂不獨在豫也。豫兵勢已重。賊必徑突廬鳳。以窺江淮。未踰月而其言大驗。八年正月。應桂之疏又云。賊入豫中。自南陽以至汝寧者十之七八。在楚者十之二三。豫之視楚尤急矣。撫臣兵一萬二千。而郟兵不與。襄樊有道將所練鄉兵。可保無虞。德之應隨。賊尙蔓延。亦由將吏恆怯。鎮臣許成名。自房竹移黨子口。由光化移樊城。步步向內。並未見賊。觀此奏。似乎楚境稍寧。諸將宜各用命。不欲爲張皇孔急。以調兵糜餉。若應桂者。所謂奏報以實者也。

秦按臣傅永淳之糾秦撫李喬曰。賊之歸秦也。遇霖雨。崎嶇萬山絕谷中。至藍田之七盤坡。撫臣邀其。執而擊之。可殲盡。乃乘夜潛歸。軍心大懈。賊氣愈驕。皆此一縱階之厲也。有旨落職議罪。夫七盤坡古之武關。朱陽古之函谷。皆一人設守。萬騎莫攻。昔人所謂天險。今賊入則由武關。秦兵不能擊。出則由函谷。豫兵不能禦。地利將安所恃乎。可爲三嘆。

鄧玘以川兵戍遵化。復登州。遠人久役。勞敝思歸。固知其不可留矣。朝廷不得已于討賊。勉以成功之。

日便道西還。兩年之間。自河北以達漢南。不遑奔命。積功而驕。長征則怨。既驕且怨。能無亂乎。七年七月。其下爲中軍校尉所辱。一營盡甲。焚柵而噪。手刃三人。給餉二千二百金。乃定。玘亦上書自言。臣以六千人出夔門。今無存者。僅千有二百。如必欲臣留者。請發馬步兵各二千。馬五百匹。以成一旅。信陵君之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遂救邯鄲存趙。夫征伐大事。未有不順人心者也。今以西土之人。掌北門之管。瓜期不代。馬革無歸。生者裹瘡痍。死者膏原野。巴人竇女。望祭征夫于萬里之外。柰何不早爲之所乎。玘之暴橫剝軍。樊城之變。升屋騎危。顛于隧炭。爲衆所蕪。傳曰。不戢自焚。宜其及已。夫叟兵天性難制。而況所來絕遠。采薇之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古者加念征夫。行役之人。勤而莫恤。坐令客軍內潰。主帥受戕。誰之過與。誦河上翱翔之章。不能不致恨于圻父也。

或曰。曹文詔戰將。非大將也。大將居中權。持重不動。文詔百戰百勝。一敗而覆。此輕敵之過乎。予曰。不然。古者置大帥。背後有節。可以殺人。麾下積黃金。恣其出入。其行師有前茅。有左右翼。帳下設長弓勁弩。爲之衛。故可坐制勝。先朝承平。右文武臣資地積輕。世胄如尤世祿。杜文煥。親信健兒。皆祖父私財。象養而倪寵。王樸之在京營。士馬皆選。又倚藉中官。未嘗深入赴利。其他拔足行伍之中。致身大將。無斬斷以爲之威。無金錢以爲之用。遇有敵則挺手鬪。或不幸則死之耳。曷足怪乎。或曰。左良玉與文詔

俱起者也。左累敗復振，卒致封侯。何與？予曰：良玉擁兵觀望，又縱其下大搦以充軍資，擄衛陵，勢以成跋扈。要朝廷濫爵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收王嘉允，殲點燈子，西濠銅川橋一戰，手所摧破者數萬，花園寺疾馳中伏，瀕于死者幾矣。不知所爲逗留也。過河數十戰，功高賞薄，遭譴瀕祓，朝受命夕辦嚴，追賊于隨州商州，累晝夜不解甲，不知所爲怨望也。生平惟定邊有譁兵之變，潰去二百人，撫之卽定。部將如馮舉、張天祿、賈呈芳、趙國佐等，推腹心共功名，常稱其師行有紀。所過秋毫無犯，自廣恩之降也。文詔令變蛟共游處，廣恩見制府，不肯解所佩刀。制府疑欲殺之。文詔曰：殺廣恩，賊心益危，且廣恩才可用，願以身保之。其收攬駕馭，豈出良玉下哉？朝廷不付以重兵，多其賜予，取平賊將軍印佩之。願謂起自徒中，立責後效，制府分兵守險，挈瓶口而壅之，醜徒致疾于我。文詔憤王誅之不加，痛同事之摧敗，猛氣盈涌，遂以其屬馳賊軍而死。夫李廣北平，公孫爲泣，賈復傷創，光武大驚。國家之于曹將軍，非徒不能加之膝也，又從而摧抑之，迫促之，身歿之後，下詔褒忠，倦倦于金嶺川之一捷。雖復周處墳高，霽雲廟食，于國事奚補之有？曹變蛟收散卒復家仇，孫策之還領父兵，灌夫之直走吳壁，忠勇慷慨，有叔父之風。文詔有弟曰文耀，同收河曲，陣殞忻州。變蛟松山不食而死，一門沒于王事。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若曹氏者，可弗書乎？

張大將軍曰：崇禎五六年，曹文詔逐賊山西，所向披靡。因小故得罪于洪洞鄉紳劉某之子，劉嗾豫按

勦之。常勦賊太行山中。豫帥良玉。蜀帥玘。皆會。蜀兵大敗。文詔從山而下。斬級無算。時豫按在懷慶。相見。文詔尙未解甲。恨其功爲所抑。語不合。面叱之。由是朝內操文詔短長。猶以功大。僅調鎮大同。而以勦賊付秦帥李卑。賊得息肩。勢復橫。自文詔真寧陣亡。變蛟能繼其功。由秦而蜀。由蜀而漢中。商州寶雞。無處不戰。無處不捷。至潼關原之捷。而賊幾盡。及移辨東事。而賊之餘燼一合而燎原。豈非天哉。雖時勢使然。當國者亦闕于計矣。

綏寇紀略卷四

朱陽潰

崇禎八年秋七月初五日。告敗疾置聞。時慶陽之寇。乘勝傳烽下火。照西安城中。臨鞏平涼諸賊。又十四萬。我師如左光先張應昌等。皆遠在漢中。檄徵未集。曹變蛟袁文詔散卒。鳩他將見兵。隸戲下者纔二千餘人。不復能軍。承疇張疑設伏。力遮涇陽三原之衝。埋根決戰。賊見督師之不可動也。乃由耀州走朝邑。渡渭入華。謀突潼關。承疇以十五日次華州。賊復由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而全營混世王等聲向渭城。承疇晝夜馳。于十七日入西安。漢中諸將之兵亦至。張全昌兵自清水汧鳳已到涇陽。催赴省城合剿。議衆擊賊奄至西安東偏。我兵疲未出。詰朝恐賊之東逸也。先令張全昌曹變蛟。僂道走渭華格其前。承疇親至紅鄉溝。遇賊游擊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始卻登山。陰規越關而下。承疇從藍田取山路。出其背擣之。二十二日賊覺遁。商雒山中。承疇又命張全昌趙光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遊奕及闔鄉靈寶界。其耀州之賊已破澄城。澄城知縣毛昂。初任公。調上司。七月十五日城陷。圍郃陽不下。承疇還師救之。始解去。趨平涼邠州。承疇留勦澄城。究醜。兼顧商雒。欲追擊。無兵可分。上書言狀。朝廷加曹變蛟副總兵。示激勸厲軍鋒。而令延綏總兵王承恩。以五千人受號令。益甘寧兵五千。鎮寧二千。收回蜀兵九千。蒐卒補士伍。以會督師之乏絕。軍勢幾于復振。

夫襄樂湫頭雖敗于中。靈陝雲津尙堵于外。豫楚完守。賊未能越軼。堵勦之局。猶可得而收也。而尤世威徐來朝之潰聞矣。世威先守蘭草之隘。徐來朝守南北朱陽關爲犄角。朱陽關卽古函谷。漢武移其守于

新安。斥故關爲宏農。千百年來嶽峯旣闢。民人之所走集。百二之險。蕩爲彝庚。包原陵藪澤而爲守。千里連營。兵法所忌。謀國者莫之戒也。徐來朝兵首變。強令設防。比賊至。跳身遁。一軍盡亡。天津營楊明相領潰兵奔入左營。徐

來朝不知何往。尤世威經時暴露。師大疫。二十八日。猝遇失利。世威與游擊劉肇基羅岱皆扶傷。其衆左次自潰。

八月二十七日。賊在索峪河。係河南盧靈交界。尤世威於二。賊遂越盧氏。奔永寧。豫撫元嘿候代未謝事。

十六日。帶傷回盧。頭傷一刀。而臂中箭。劉肇基右臂中一刀。賊元嘿革任候代。徵左良玉自內鄉。陳治邦馬良文等自雒陽。援盧氏。維時楚撫已改盧象昇。由鄭撫改任

而岢嵐道宋祖舜爲鄖撫。許成名于七月解任。用秦翼明爲湖廣總兵。鄖撫以翼明之兵。邀于豐陽關隘。

賊不得過。監軍道苗胙土率川兵營副將賈一選周繼先與賊在豐陽關連戰。又豐陽後有小徑。單川口可通鄖西。鄖撫發游擊周士鳳率兵六百人守之。秦翼明乘夜架梁絕壑。透入賊營。后山連破。

青崖河吳家園袁家坪三處。又轉出朱陽。分爲十三營。于靈寶號數萬。南光祿卿陳必謙爲豫撫。必謙以

斬一百四十九級。賊始退。未至。按臣金光宸累疏陳危逼。上于是不憂秦而憂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爲豫楚續也。召諭戶兵

六日。拜命。豫撫命。未至。按臣金光宸累疏陳危逼。上于是不憂秦而憂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爲豫楚續也。召諭戶兵

二部。以淮撫兵二千三百。楊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以董用文兵五千。走彰懷。倪寵兵三千。

車文綬兵二千。赴齊豫之交。相機調遣。劉澤清推孤山副將未行。令暫防曹濮。馬爌移鎮潁毫。陳洪範所

募丁三千。獲駿。又以龍固關參將李重鎮兵四千。遼東總兵祖寬兵三千。先後馳援河南。念秦寇在商

雒者入豫，餘數十萬，尙在涇陽三原。洪承疇勢不能舍秦，入豫命楚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
湖廣等處軍務。用道臣于豫，則戴東旻于楚，則苗胙土于江北，則史可法爲監軍。其承天兵三千，屬巡按
御史余應桂。居守如秦寇盡入豫，則承疇勦西北，象昇勦東南。如賊復入秦，則象昇入關合討。初，老獯
久伏商雒，整齊王、掃地王、蝎子塊，後至共出關。其留秦爲闖王闖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成爲特勁云。
闖王西走武功扶風，闖將東走富平固州，其衆各七萬，承疇兵止九千人，馳赴蒲同東勦。八月十五日，秦而闖王西走無兵，可追官軍關山一戰，同州再戰，各有斬獲，乃折而西。闖王闖將合爲一。八月初五日，秦
賊李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初七日，張應昌左光先與戰，斬四百四十九級，獲其軍師劉某。李自成
遁歸涇陽，屯醴泉之石鼓趙村。別部屯七里原，爲淳化耀州交境。十四日，官軍乘夜渡涇河，于王橋頭被
賊小挫。二十四日，賊將高傑不得志于自成，竊其妻邢氏以降。游擊孫可法挾以破賊。在富平馬家村，乘夜出奇，殺賊二百。
取立效爲信。豫撫陳必謙于二十日始受事。是日豫賊攻中牟。二十三日，賊抵開封，入其郭，俄遁去。攻長
葛、鄆城、扶溝，其令皆秦人，能完守。再攻鄆陵，鄆陵故大司馬梁廷棟邑里也，告急趨兵援之。二十六日，左
良玉敗賊于鄆陵之張橋，偏將李雲程馮良文敗之于彭祖店。賊自鄆陵敗後，趨西華商水，焚沈邱。豫撫
所遣將陳永福從鹿邑遮擊，賊分爲二道：一走項城，由上蔡入江北之太和；一走潁川蒙宿，而太和之賊
合之。淮撫朱大典與巡按御史張任學以楊御蕃兵專護陵，而令游擊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副將
劉良佐援懷遠。九月初三日，秦兵追賊于渭南臨潼間，賊退走逐之。賊恃衆還戰，承疇督麾下苦鬪，大敗。

之初六日。豫賊自嵩華趨邙。禹攻密縣。知縣苗之庭敗之城下。李重鎮頓不進。事緩。用解圍奏捷。李重鎮者。司馬

張鳳翼私人。豫撫陳必謙遣之援密。以五日有半。行一百三十里。至密圍解。已三日。推官湯淵遠促之。追勦去賊營。僅十里。兩日不動。第三日發馬撥八十名。殺賊五人。擒二人。離營二十里。密邑村落爲空。自鄆城至

汝寧。以六日走百八十里。逗遛惶怯。如此。司馬反謂必謙爲吝賞。爲苛求云。○上以豫撫疏。召對閣臣。文震孟等議。撤尤徐病潰之兵。以省餉。司馬欲留尤徐之半。豫撫令全撤徐兵。而尤營僅撤病兵。留千二百人。以

尤將劉驥。基羅岱領之。若津兵。則聞賊便奔。一查便噪。徐來朝劣而貪。兵月糜餉八千餘金。一撤而中州禍根拔矣。左良玉躡賊于邙之神廬山。賊連營數十里。番

休更戰。良玉收其卒而止。趙柱被困幾不脫。初七日。江北賊與朱子鳳所領廟灣兵五百人。遇于懷遠之

龍崗集。子鳳力戰死之。劉良佐楊振宗能卻賊。官軍亦傷不利。十一日。豫賊于潁州南召集。編筏渡淮。陳

永福追及之。我師大克。賊不得濟。豫撫以潁上逼近鳳泗。祖陵攸係。故別命永福出境二百餘里堵禦。是日。豫賊攻信陽州。官兵敗之于北

關。及中山舖。斬三百級。百戶葉正芳力戰。被執。罵賊死。二十日。秦賊破扶風。殺知縣王國訓。二十一日。豫賊恨

密令再破之城下。謀必殘其城。城庫而土惡。攻圍三晝夜。令乘堙殺賊三百餘人。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

遠。趣左良玉自邙援之。乃去。左將騎湯將步。其勞與武臣同。是月。豫賊自光羅趨黃安麻城。自麻城趨羅田。西犯蘄水。楚

撫盧象昇以九月初九日。開總理命。初以全楚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

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光化。其援隨應。孝感。則算兵千五百人。參將馮時早領之。援麻黃蘄州。則算兵辰

兵二千人。都司周元儒領之。鎮臣秦翼明。川兵四千。算兵一千。駐隨棗。而象昇自率楊世恩。雷時聲。三千

人。赴光山羅田迎擊。十月。象昇至羅山。再檄李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整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衆特

盛象昇命李重鎮雷時聲陳永福以六千人自羅信而南。楊世恩鄧祖禹以二千人自麻黃而西。秦翼明周繼先以五千人自棗隨而東。夾勦或告以宜急趨宛洛者。象昇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向楚，吾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按余應桂疏曰：秦督新敗，皇上調楚軍兵入秦，此謂楚豫暫寧也。今賊在汝汴，楚疆震隣，鄭之龍駒寨告急，汴賊駭駭從魯召唐汝入境，撫臣屯棗隨，護獻陵門戶，臣亦發鄆兵出屯三里峽之松林寺香花園，創設關隘扼守。總兵張全昌降于賊，初承疇遣全昌與趙光遠截大峽口也。兵大囂殺掠。全昌亂兵入棗澤縣，劫庫殺人。豫撫請急援盧氏，不應。光遠擅歸秦。至是全昌值賊蝸子塊等于穎之瓦店集，卽潰爲所縛。脅之共攻蘄黃黃梅之賊。由宿松入潛太，應撫張國維檄許自強救皖。操江王道直以水軍爲游邏。安池道史可法入潛山之天堂寨窮搜捕。豫賊掃地。王等別自霍山趨英山，分掠潛山宿松太湖。英霍舒城皆陷。應撫于皖屬邑募土著二千人爲久戍。是月遼東總兵祖寬勒兵至豫。豫撫陳必謙推官湯開遠引之同左良玉抵靈寶。官軍剪賊于靈寶六十里之澗口焦村。焦村卽朱陽關地也。必謙謙

書云：三年以前流寇尙畏官軍，邇來勢益強熾，有伏路靜聽以防襲殺，有前撥倒撥，左翼右翼，以備策應。收一壯丁卽給一良馬，授以美妻，一人逃出卽殺其管隊，一陣退縮立置之重典，故人皆爲盡力死鬪。

賊聯三大營待秦賊至而逞。秦賊李自成在乾州，陣失其弟詭乞撫于監軍道劉三顧。三顧知其譎弗受。眞寧知縣王家永被給見執，豫賊陷盧氏，知縣白楹自刎死。十月二日秦賊李自成爲左光先擊之于高陵富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十月二日是月秦兵于渭河南北三擊賊，共斬千餘級。秦賊闖王高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夜出朱陽，李自成亦東走。左光先追之失利。曹變蛟提刀陷堅戰甚力。十一月朔，秦賊悉其

衆薄豫之閩鄉。蓋秦賊至是凡三出朱陽關。惟自成最後別股已下淮楚。而張獻忠等久盤踞靈寶。迎祥自成與合。左良玉禦之靈寶東。祖寬禦之靈寶西。不能支。祖寬兵以十一月朔晚刻入閩鄉城。而賊大衆七十里間。被賊隔斷。以初四日早據城外高坡。爲營以禦之。賊伏精騎溝中。誘左軍左持重不動。遂初四馳騾東下。左軍自寅至申尙未食。又與祖營隔斷。故不能追賊。賊于是日晚從陝城破垣突入矣。初四日陝城陷。賊以初五日賊東下雒。汝汴皆空虛。金光宸檄牟文綬之兵。溯歸入汴。豫撫陳必謙監軍道戴東旻分率左祖二軍兼行救雒。賊已攻雒。聞兵至而去。高迎祥李自成走偃師鞏縣。張獻忠走嵩汝。左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撫臣領李雲程等督左軍祖寬分擊獻忠救汝。監軍道戴東旻督左軍十二日祖寬敗賊于嵩縣之九臯山。祖鎮于十二日向汝州。將至佛店。探得賊辛店葛家莊。時當四更。督副將祖克勇銜枚疾馳。黎明遇賊。祖鎮身先士卒。躍馬砍入。賊整齊王逃奔九臯山。阻險不下。祖乃伏二軍于山溝。僞退而誘之。賊果以三股從山脅而下。十四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于汝州之圪料鎮。監軍分巡河南道戴東旻報攻靈破陝伏發大捷張村東旻親督劉羅朱李官兵與之相持數日。千蘇羊斬二十八級。○劉羅二將自蘇羊敗賊後。再赴汝州。賊果至汝。爲二將擊回。而祖軍適至。于是劉羅擊賊之後。祖兵擊賊之前。圪料鎮在楊家樓地方。一名姑家廟。十六日委官勘驗。賊屍山積。約長二十餘里。北至楊家樓。南至樊家坪。東先後擊斬一千四十七。至靈官廟。西至李家樓。除已經割級九百一十有二。未上首功者七百四十有三。級俘八十四人。中朝以汝西之捷爲戰功第一。獻忠憤遼兵之再勝也。糾合迎祥自成等。聲攻雒陽。報圪料之役。以二十日與祖寬遇于龍門白沙。設爲數軍。以牽綴前行。伏起衝我師爲二。寬身自斷後。鬪士無一不當百。自晨接戰至夜半。卒大克之。而左營別將有宜陽黃澗口之捷。左雖不在行。其指蹤力也。盧象昇見楚氛小定。聞汝雒急。倍道而前。歷鄖襄宛葉。馳千四百里。以二十五日入汝。命李重鎮雷時聲于城

西三十里連戰二日。飛矢殲賊千餘人。斬一百七十七級。十三日狂風大作。揚塵叫噪。官軍植立不動。用礮

打馬丁。施長弓助弩。直前撲擊。戰正酣。內丁部司米文。從賊中。蓋秦督自亡。曹艾二將。張全昌叛。張

殺而入。賈汝州知州伏見龍所運糧糶。至七飽益餒。賊死不下千餘。外嘉爲其下所殺。陝按錢守廉疏報勝擊李建功。尅滅各軍鹽菜。王承恩以十月從延綏。至十月十四。承

安三原縣。亦未肯效命。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爲天子誅不服。有清中原之心。其在汝也。馭羣帥甚有紀。以楊

世恩雷時聲兵合之。祖寬營。羅岱趙柱兵合之。左良玉營。而劉肇基朱三才兵汰不用。罷周繼先。舉鄧玘

所遣蜀卒隸之。他將秦翼明用逗撓被糾。責後效。象昇曰。秦翼明疏請援鄧。臣壯其志。既而寇突豐陽。有

望不前。左良玉近來怯戰。以視翼明。則彼猶然烏獲孟賁也。但其性行純謹。尙可鞭策。後效余應桂。疏曰

秦翼明擊蝸子塊。則不前。援獻陵。則後至。十月十六日以後。一戰于蔡陽。舖單將劉九思之敗。喪卒二百

再戰于唐縣。鎮部將孫振武。周繼先之兵復潰。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從魯葉窺

鎮。臣皆不以實聞。比之舊帥。許成名。更爲不及。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從魯葉窺

光固。初九日。陷光州之南城。十六日。象昇次信陽。尋敗迎祥自成于確山。斬五百六十四級。確山之捷。祖

桂疏曰。理臣虛象昇與闖王相遇。既敗之于汝州。又敗之于確山。九年丙子正月。先是上以寇未平。齋居武

山。賊距楚已遠。而後來之大賊。又復白桐。栢唐縣。而逼于隨州。九年丙子正月。先是上以寇未平。齋居武

英殿。素服減膳。撤樂。象昇率諸臣于元旦表稱。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寬醜。貽君父宵旰憂。罪萬死。總

督臣朱燮元。臣洪承疇。臣朱大典。撫治臣張國維。臣陳必謙。臣李懋芳。臣甘學闢。臣吳牲。臣王維章。臣宋

祖舜。請大駕還宮。御常服。嘗法膳。臣等誓捐軀命爲效。上優詔答焉。象昇又自爲奏。疏畧曰。賊橫而後調

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況請未必數致。卒從。極言督理宜有專兵。

有專餉請調成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山林奔竄騎兵不善拔緣再調川寧滇黔兵便習險阻者一二萬佐騎兵所不及。每月需

餉銀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象昇辭全楚所在撫臣不得以一方有賊輒求調撥分督理之兵餉。

各省直撫臣俱有封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臺諫毋從中苛求俾臣等成吳越分應何以支持夫粉飾太平尙可調停遷就用兵勦賊豈容委曲那移

不能專心辦賊。前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死生一味求全責備在識力不堅者必致因人以自餒不肯向再誣散遣安插然後輕徭薄賦郵死弔生保固元氣此則勦蕩之大局也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

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論者踴之。因糧輸餉實自象昇之疏發之以報國大計不得已出此故中外皆服詔起左通政王夢尹爲楚撫如

理臣指十七日李自成攻廬州太守吳大樸知合肥縣熊文舉堅守賊不得下南樞臣范景文遣池河提

督杜宏城大將文煥子往救二十四日圍解李自成連陷含山和州和大州也賊以數萬騎仰攻夜半怪風作

城上火盡滅守陴者不能立賊乘以入知州黎宏業州人御史馬如蛟教官康正諫連判馬如虬生員馬

如虹皆死操江臨淮侯李宏濟遣其將薛有年援和以遲發賊已破和而北有年中道失勢遂敗諜者云

賊將據浦口江浦二邑以謀渡江職方郎錢位坤趣戰都司汪之斌以七百騎與賊鬪神機營都司徐元

亨先軍滁州聞之斌急移營救之元亨戰歿之斌負重創賊圍江浦應撫發其將蔣若來助知縣李維樾

繕守賊登若來膊諸城上又絕而下與之角矢著其頰左臂傷裹而還戰賊已退復來更與陳子王同捍

敵攻圍九晝夜疾鬪得無陷李自成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盡銳攻城將穴西北門而上賊之攻滁州也城

頭火擊交發

將穴西北門而上賊之攻滁州也城

頭火擊交發

上燃燄之賊死無算。賊始進，或暗不鳴。城中遠邊，太僕寺卿李覺斯命取民間團扇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城外，以

日出至晡時，賊始北。我兵從城東五里，殺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尸枕藉，水為填咽不流。象昇自引楊世恩

之兵從定遠至，躬援枹鼓，大呼直前搏賊。時淮撫朱大典亦引其兵至。賊披靡，斬級六百七十有八，奪獲馬騾無算。其

蹂而死未割級者，自城東至朱龍橋關山，查守滁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開城門勞軍，其下謹呼

驗一千二十有四，其沒溺濼塹者不在數中。曰：我徒更生，微救至者殆矣。賊北走鳳陽，破郤之。十二日，焚正陽鎮，過河攻壽州，不能破。邑紳御史方震

懷寧無城，殘之。漕撫朱大典以劉良佐苗有升等戰蒙城之陳搏橋，所殺傷相當，餘騎奔潁霍，或趨蕭碭。

掠靈壁虹縣，窺曹單。劉澤清防河不能渡，賊走考城儀封而西。其大賊走毫。亳州知州葉景先同守備查

復折入歸德永寧，豫撫陳必謙檄總兵祖大樂壁于歸德要之。先是祖寬滁州一捷，大樂自恨弗如其麾

下有吳竇二將者，偏師挫賊于白龍廟。大樂怒其貪小獲為已功，罵曰：豎子不報我，待大軍至而覆取之

耶。我無所用汝，叱使去。二將大恚，走數十里，道逢監軍。監軍道王繼謨訴曰：我何罪？監軍顧左右，箠豆秣其馬，慰

曰：賊旦至，候大軍戰，儼而助為擊，帥必喜，有功何慮不見禮如初。二將悟，揖而去。徐驅至龍山之穀熟集

遇大樂與賊戰大勝。穀熟集之勝為十九日。追來，二將以其屬逢迎急擊，賊號呼走曰：何處來此鐵帽子軍。六家大

寇漏刃破膽，竟全開歸焉。二十七日，賊走汴梁。陳永福從歸德秣馬，馳一百四十里，及朱仙鎮，過河日天

大風賊不虞官軍至。蹙之武穆廟中。砍一銀甲賊。或云闔王非也。二月初二日。賊攻密縣不利。走登封。初八日。王進忠周維壩敗之于登封。郟城鎮。賊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湯九州從軍自效。以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敗左良玉從宜赴嵩與九州有夾勦之勢不意良玉中道過歸九州以孤軍殺賊大勝窮追四十餘里悞入深崖賊數萬謀險攻圍九州見勢不敵乘黑移營爲賊所

乘以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知南陽事何騰蛟設守有方略。必謙驟兩晝夜。以十六日至南陽。賊在安臯山下。騰蛟具糗糧。必謙中夜擊鼓起陳永福陳治邦于帳中。銜枚傳賊壘。收禽挾囚還。而象昇由葉向裕

祖寬祖大樂羅岱等大戰于七頂山。殲李自成精銳幾盡。闔賊精銳馬賊七八千在滁州朱龍橋淪死殺死者二千又以登封朱仙鎮楊家樓七頂山連

敗死逃畧盡以去冬攻光州時氣焰比之江北折入豫中強弱大不相侔理臣力也十九日。象昇至南陽。誓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無令得逸。

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寧。祖寬趨光化備鄧。撫臣提親軍繞出鎮平。而已建大將旗鼓由正道。期至

鄧州。進取。使人告于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夢尹。鄧撫祖舜。慢弗應。漢以

南無一兵陣而待者。賊于三月。從光化之羊皮灘渡矣。鄧兵三千祖舜以五百戍南陽又有張大節賊雖

入鄧襄。其在內浙山中者。大小共七營。尙二三萬。象昇移軍搜討。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驕不

用命。祖大樂之兵強于祖寬。其人稍恭謹。兩家所部。皆緣邊鐵騎。又養曳落河爲摧鋒。虢闕而狼戾。二將

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噪而逸。其在大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法令

使也。性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鄰舊相勞苦。拋生口。棄車重。卽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卽殺。然所過

燕廬舍淫婦女特功不戢。又見賊遠竄淹旬朔未可定。自以爲客將無持久心。諸人等全無觀賊意。

諭以朱龍橋穀熟集之勝。宜勉強大功。始俛而聽令。進至黨子口。仍按甲不動。與素懼怯之李重鎮同。踣

踵思歸。四月朔。王進忠一軍譁于三峽口。羅岱劉肇基之兵多逃。追之則彎弓內嚮。因祖氏羅兵被汝陽

劉兵被河北道發砲打沉一船。因此少定然諸軍生心。幾成不測。象昇上言入山搜捕之難。豫楚大山綿亘。密箐深林。馬不能進。賊抵突

榛莽。出沒無端。我兵攀木踰崖。日行三四十里。車驢不能饋餽。人負米二斗。踵兵而往。十日糧盡。遇賊勝

負未可知。以千兵入需千人。運萬兵入需萬人。運過期則兵夫同歸于盡矣。可出臣章與有識參之。兵部

州通鄭襄江口。恐透販濟。賊宜禁絕。運船豫撫馳書總理乞檄楚中。通運但禁私販。龍駒寨南華不宜并禁。浙川絕官兵咽喉也。上初聞中州累捷。甚悅。既知祖軍殺良

抄奪諸部。上怒。下璽書鐫責曰。卽如是。賊何由得平。樞部以豫士大夫苦客兵也。乞練鄉兵代之。天下

其議象昇曰。賊皆百鬪。邊兵驍悍。僅能克之。宛雒蕭條。若用土團。卽販區病坊。傭保小兒耳。毋乃貽賊嗤

斬乎。苟求其便。祇應充拓主兵。募壯丁買馬。費百億以上。從何出。其說遂詘不行。豫餉奏請日急。屬城殘

敵。旱蝗少穀。以思歸之衆。牢廩不給。持矛相詬厲。譌言匈匈。在事者外憂寇。內憂兵。不得已建祖寬李重

鎮入關討賊之策。蓋資秦餉安邊兵。非中州殺賊本指也。迺承疇亦以爲請。其六月十一日疏曰。賊之在

秦者。闖將可三四萬。過天星滿天星。可三萬。混天星可二萬。臣見統馬步官軍。合之川兵。無慮二萬人。承

以正月在臨潼渭華將入秦。大賊老獬獬闖場天蝎子臣以今年二月。追闖將混天星二賊。起澄城。歷韓

塊等屢次勦殺。俱從峪口遁逃。乃定計專勦闖將等。

郃。過宜維。循鄜延。入環慶。涉寧夏。固原界。揚武乎海喇都。西安州險香山。一日數合。塵看透山下。所捕斬。鹵獲已累。疏報聞。其過天星。滿天星。伏合水。真寧山中。潛出高陵三原。焚掠。臣在萬安。監聞之。回軍南下。而于混闐。則分命諸將躡之。混賊狼狽。逃于萌城。至延綏。再與闐合。過天星。滿天星。在西安以假撫肆搶臣追及之。

于中部破之。四賊遂糾結西奔。謀犯蘭州河州。臣檄左光先。與甘肅總兵柳紹宗。并力于乾鹽池。大挫其衆。賊怖懼乞降。撫臣甘學閻。監軍道臣劉三顧。因加慰納。延綏賊藪。同惡膠互。逋逃歸之者。首尾不絕。臣

固策其必變。續被四月二十八日詔書。允樞臣奏。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頒告赦令。賊猶不悛。放兵自如。今日以叛告矣。此未出關之賊。官兵得失之大略也。若闐王。闐場天。蝎子塊等。自江北河南敗後。經鄭襄

以趨興安漢中。臣遠在西陲。聲援不接。承疇時在同官以五月五日。選趨敢三千三百人。授之柳紹宗。由略陽赴

救。自同官耀州前往武功。鳳翔寶雞。鳳縣。徽州。馳赴畧陽。漢中夾勦。又發兵一千餘名。飛馳徽州畧陽。兵圍扼勦。此十數萬賊。亦非三千官軍所能掃滅。而老猢

猢整齊王等。見在永寧盧氏山中。賊在秦之商南。維南山中。約一二萬。欲從商南。維透出。藍田西安。雖有川兵五千。扼險道。歧多雜。防勦爲難。臣所備者。多分額

兵。歲有折耗。不能分支軍以往。計理臣憂邊兵入山。道險乏食。而楚疆卑濕。卽調遣亦違所長。惟關中平

原曠野。此用騎之地。關寧兵雖疲。餘勇可鼓。願以祖李二將。受臣節制。與理臣合力辦賊。惟明詔博諮。公

卿。以時聽許。當是時。賊大勢盡歸秦。闐王高迎祥。蕩拆漢南。自冬徂夏。道臣樊一衛。一衛調監軍守備唐通。調

守大。以慶調行。天雨。壞城。端藩幾不守。李自成。踞南山險隘。穿商。離間走延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夫亡

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爲定邊副將張天禮所持不果延綏總兵俞冲霄徂于高梁之捷五月十
四日以三千人戰安定中賊伏以殪延撫高斗光不能救鎮兵精銳殲焉過天星之叛也侵綏德襲安定
執華亭令郭養民奪其印釋之謀入山西渭河水漲不能渡登黃鹿山乘高叫噪聲振通谷距巖關不百
里承疇以追賊東還于五月二十八日出關與象昇會而定議既同拜表不及俟報用便宜先遣祖寬李
重鎮二軍隨秦督西行而象昇計豫楚諸將惟左良玉差強其衆率中州人故獨得久畱寔亦驕忼難用
因以孔道興代其偏將趙柱令駐靈寶防雒西左良玉與羅岱駐宜永防雒東祖大樂未行分其軍駐雒
汝就餉并遏內浙逗出嵩盧之賊而用陳永福守吳村錢繼功守白亭周維墉守花園關以專備內浙部
分定而襄陽告警矣賊之由羊皮灘過也漢江春淺均州之沙陀營鄖之舞陽河陝西之洵陽白河偷渡
均州宣城穀城上津環山皆賊竹山知縣黃應鵬竹溪知縣魏鎮安鄖西知縣劉伯元各遁秦翼明以步
卒逐賊于南漳深入山中轉戰浹旬不能一大創均州土寇爲嚮導焚武當太和宮會于襄陽楚撫王夢
尹不能制象昇議入楚會勦進軍雒陽待發其內浙搜勦專委之豫撫陳必謙六月混十萬等從山中直
薄浙川此時黃河吳村尖角梳洗樓黃裏瓦屋半川巡簡司板橋一帶俱賊屯聚陳永福以初九日蘇家
以傳砲爲號一股由花園關犯內鄉一股由板橋一股由黃河竟犯浙境溝大戰十八日襲之于閘谷混十萬老獠并新來整齊王等十家死賊自蘇家溝大戰後盡移江南依
山爲勢據水作險自東西閘峪住起直至鄖陽地方亘長百里○賊在閘峪
高山歇涼我兵暗渡都司錢繼功等從四山口進參將江燦等二十四日襲之于清泉山賊因人多糧少
從東山口進時直二更兩路齊上賊奪路墜崖敗走南山去訖

梁白亭清泉山永福由鳥道暗遶清泉山谷左右明日又破之于興化寺賊一由江北張整店一由西北

藏匿夜深襲之賊驚遂拔營分三股往東南而下從中截斷伏兵齊出種子坪一由江南朱家扁來犯

內浙三鼓俱到興化寺前永福分其軍為四路逃之從中截斷伏兵齊出賊既不得志于內浙畏象昇駐

賊死戰自夜至二十六日午時首尾不能相顧逃入東南深山樵谷一帶賊既不得志于內浙畏象昇駐

黨子口不敢東下天雨糧絕于淤村縛筏謀再渡漢江為永福所覺擊之半濟遂遁入山中賊混十萬不

天動張妙手老獾等營于淤村黎明半渡我兵伏發賊一半仍奔回東南大山一半入東北山內○窺

浙之賊係老獾混十萬等七營衆三萬陳永福以二千饑疲之卒與之爭衝四十餘日副將王進忠游

擊周維壩坐守內鄉糜餉數萬去浙川百里而近畧不應援七月初六日象昇提兵入襄陽賊聞之從浙川以犯汝雒內地八月豫撫

必謙以初四日移軍唐泌舞陽撤左良玉陳永福兵從汝裕反顧根本會象昇因京師有急入援初六日

由泌陽轉趨確山衝西平口而出汝寧賴以無患此苗頭已抵舞陽去汝寧之西途咫尺以良王永福兵

尋抵汴梁大賊仍遁登密其道舞陽者為楊四所敗楊四者舞陽土寇也與確山之郭三海為黨其部最

強大梁道中軍尹先民招之勸以殺賊自贖北吳渡之役殺賊至二千餘人然其心未可信也舞陽楊四

泌陽人郭三海據平頭堞在遂平確山交境遂平侯馭民秦至剛與之合至剛結營槎枒山頂與三海賊

巢相通它若舞陽間之張顯明裕州之張五魯山之何孟魁等皆踞險為塙壁擁衆以萬計楊四狡且強

逐莊派糧遍地勾丁鬪大舉以鄆城有河為之阻乃與羣賊會謀槎枒山期先取鄆城鄆城知縣李振聲

與大梁道陳睿謨所遣中軍尹先民合兵夾勦七戰七捷楊四乃以七月二十九日乞降侯馭民以遂平

縣鄉兵西平千總劉洪起等各斬獲脫身遁逃陽知縣李蕃長于七月二十九日先取鎔首以獻侯

西平汝陽之兵圍秦至剛於槎枒山至剛降郭三海不至至剛以為其姪郭鎔所阻乃先取鎔首以獻侯

馭民逃至上蔡以八月四日自縛而郭三海亦于十一日擊其兵二千入歸命先民說楊四稱殺賊二

千餘人是役也先民之功居多云○泌陽生員樊以屏散財募鄉兵遂賊頗有功浙川生員李左良玉以

二十八日殺賊于登封之唐莊唐莊官兵深入自晨至申，虜百十餘陣，賊從大小金店四奔一越北山向鞏境奔去。九月尹先民以初三日敗賊

于郟縣之神廬街。陳永福以十四日由神廬街之野豬峪進，明日大敗之于高家坡。掃地王授首。孔道興

以十七日于葉縣之獨樹單騎提刀逐賊。賊在郟縣神廬山野豬峪敗後，渡河越澗，由魯寶走葉縣，官軍以十五日從郟縣襄城馳赴葉縣，繞出賊前，十六日抵葉，聞賊

在舊縣三更乘月色行三十里，前渡澗水，往舊縣進發。賊已拔營南，唐河後坡兩戰亦先登。河也十八日

走十七日辰時追及于離葉縣八十里之獨樹，敗之。收兵暫歇。裕州唐河後坡兩戰亦先登。河也十八日

賊從泌陽之繞涼店遇唐縣孔道興與李守業劉承訓等渡河追擊後坡爲左良玉以十九日敗賊于田

鄧州地二十日賊在鄧之九重鄧官軍至已遁去，乃追至後坡。周家寨勝之。左良玉以十九日敗賊于田

家營斬獲頗衆。收軍。○左良玉敗賊于大石橋羅岱車登科敗賊混十萬于羅漢山。又渡河追擊皆唐

河勦敗。自九月來各營斬級一千有奇。而秦中新至蛤蜊圓一股與混十萬合營謀引荊州闖場天等北

渡大逞。賊以八月朔內犯爲老獼混十萬整齊王張四天王共四大營附以掃地王五背王興世王等

老獼多權譎。羣寇奉爲謀主。因屢敗憤而殺其管隊四人。退入我兵如祖寬李重鎮入秦非其本意。尋

內浙謀掠鄧陽上流江船渡鄧。竄大寇過北岸并力下山大戰。我兵如祖寬李重鎮入秦非其本意。尋

與祖大樂皆以入衛撤回。卽陳永福爲豫主兵。其選騎半抽以勤王。營中壯士好馬隨其子奏請功次。輒

爲部議所格。陳永福南召集之捷。過賊不過淮河保祖陵。朱仙鎮之捷。保梁宋。南陽安阜一捷。保宛。有快快心。舉止自擅。于撫臣不相承稟。而楊四

郭三海等伏莽叵測。事同養虎。必謙懼且憤。上書疾陳曰。臣區區一身。內無同心之助。外無片甲之援。九

年新餉不許動支。內庫折色地畝均輸。盡歸督理。臣提軍所過郡縣不能供頓。叩頭請士馬無淹久。三軍

爲之氣索。事勢如此。臣能伸兩臂捍賊耶。八月初四日上。愈勦寇官軍離家日久。地方荒涼。衣食棲止。必多缺乏。失所。況天氣漸寒。深可軫念。着兵部發閩金三萬兩。忠

勇營差官分解督撫軍。未幾必謙爲巡按御史楊繩武所劾。老獬獬張四僞乞撫于內鄉知縣艾誠初遣其黨曹星文入見豫撫求安插乾壕硤石漚池一帶必謙諜許之俟兵集而後合擊初不以爲信也副將王進忠者收賊武成文爲心腹成文姪與婿俱在賊營賊一條龍因成文以撫誘進忠入賊營而殺之巡按楊繩武以輕撫參必謙而罷○必謙奉旨解任回籍在九年與鄖撫祖舜皆以不稱罷用兵部左侍郎王家禎湖廣右參政監軍道苗胙士代之自象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入秦中原不以殄寇爲事廷臣屢以爲言上念總理難其人顧視諸大吏無可屬惟家禎初仗鉞疵瑕未露卽令豫撫攝焉。

外史氏曰以余所聞洪承疇貌不踰中人苦身勤職每軍行頓舍未嘗蓐寢中夜治文書張燈達曙溫卹士卒問所疾苦杆水乾飯與下共之得秦人之心嘗倉卒裹糧弗及貸之于民民爭投釜鍾爲滿有一老婦蹙蹙不前仆于道人問之曰我爲洪軍門送乾糲來也象昇生長江南特以氣聞負膽決便弓馬臨陣用麾幢自隨旁睨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刀便以擊賊好輕身獨將所親信棄大營趨利自其守大名跳軀臨洺關瀕于死者數矣此兩人雖儒生苟獲盡其用豈出威寧新建下哉中樞責承疇以分兵曰督師兵七萬三千以三萬人分豫楚隘口而尤世威徐來朝以之潰逃以二萬人分三秦各郡而曹文詔艾萬年以之敗劔固也今使承疇不分兵不守險此七萬人皆帥以自從將中原不瓦注乎各撫不束手乎秦地之險遠者不甌脫棄之乎卽不然豫楚諸路撤防盡以壁于朱陽關蘭草隘而靈永以南鄖津以北其何以禁賊之無闌出也承疇曰豫楚堵于外秦兵勦于內象昇曰臣與督臣有勦而無堵有戰而無守兩人

公忠一體。顧其持論不同何也。曰督撫空名轄五省。就各撫之兵以爲兵。各撫之餉以爲餉。勢不得不就。各撫之兵餉以爲堵爲守。此豈承疇殺賊之本指哉。襄平湫頭敗。朱陽關潰。在閩外未嘗指授乖方。而筭樞者貽之誤也。兵食大計。檣梧奏請。不思暫費永寧。徒云用少擊衆。置人死地而不助以實力。及其形見勢拙。天下曉然知空拳不可撩虎。一掌難以堰河。卽當守亦推尋失策。拊几恨之。象昇乘其間。得以嘔心肺。抒憤懣。猶不敢顯言。亦曰臣等止知一戰已耳。語有之。後起者藉也。而首事者時也。在承疇可以爲而不敢言。象昇則可以言。而爲之已無及。然象昇能言之。亦未能盡行之也。各撫以疆事爲首鼠。言路以廟算爲蝸蟻。此曰督理何不援。彼曰督理何不戰。主豫者曰救汝雒。主江北者曰救安廬。主楚者曰救德黃。隨棗。史稱周亞夫下七國。請以梁委之孝王。太后愛子。守便宜不救。今賊攻一亭。陷一堡。剽掠用事者鄉里。則譁然從之。彼亦家在圍中。憂念妻孥耳。尙復知有國事乎。董用文。牟文綬之防河也。馬曠倪寵楊御蕃之護陵也。志在便文自營。巧違節度。邊將如李重鎮。蜀將如秦翼明。選懦逗撓。策之不前。左良玉拊循延攬。諸將潰卒多歸之者。有駕馭才。然爲人深沉。持兩端。無意殲賊。求其伉健有氣。挺身便鬪。惟有祖家軍耳。汝南歸德二捷。中原禍患少紓。誰之力乎。其部卒雖爲百姓所苦。亦爲強寇所畏。朝廷若加封侯之賞。大示鼓舞。而後以軍令齊之。詘伸顛倒。士氣自振。今賞旣淹月。罰又踰時。人言旣入。譙讓相屬。彼見吾血戰之勳。僅與坐甲觀望者伍。怙功失意。漸乖本圖。無復向時殺賊之志矣。陳必謙之屢捷也。以隨理臣。

然委任陳永福亦其知人之力。中樞以爲黨人異已。于必謙奏請將吏功狀。多被寢遏。而又與羊皮灘縱賊南渡之鄖撫同致其罰。卽疆吏將安所勸焉。方事之殷。獨承疇象昇可倚。承疇八載馳驅。疾呼將伯。始得象昇之助。冀左提右挈。相與戮力成功。象昇一歲中。初分全楚。繼受專征。將士麤調習。而又移之于雲中九原。南北東西。不遑奔命。是猶顏闔相東野子之御馬。足已憊而鞭笞不止。求其無破轅而折軸。不可得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毋乃類是乎。嗟乎。當寇患交切。國家猶急任人哉。

附紀

盧象昇疏云。州縣庫藏如洗。折色萬難措處。本色顆粒無資。勦兵所至。率多閉門堅守。惟以身聽參。臣以功令責之。則曰餉銀原無。款項從何設處。凡勦寇用兵之地。卽兵荒應免之地。偶有一二完邑。所輸無幾。不足以供防兵。況勦兵乎。賊行甚速。且無定向。窮兵力以追之。尙虞不及。今支領芻。卽使隨手立辦。定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斷無及賊之理矣。據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賴一追。卽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于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卽欲不尾。不可得也。嗟乎。廷臣多不知兵。好爲大言。以訶責在事。卽此尾擊一語。亦旣章滿公車。秦督充耳置之。盧公拄頰與辨。趙充

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惜爲主上別白言之盧公意在于國非爲身也不則濼州之捷方聞何不侈言威靈而反陳尾擊之非過大臣告主夫豈不以其寔哉

盧象昇薦侯宏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宏文以守制道阻僑寓襄陽見臣叱馭郢疆遂投袂而起散私財以募死士介馬從征臣欲昌言其功彼輒長揖告去臣比叨總理宏文大義規勉意氣凜然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思得滇黔之人用之宏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爲臣奉檄往募有臣如此敢不聞于主上乎上從其請命爲監紀已而盧公移任宣雲宏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爲後事者所陷以驛騷上聞有旨卽訊公不勝憤懣上書曰宏文破家爲主捐軀殺賊身罹法網臣竊痛焉臣初聞弘文譴問卽遣書責之其報臣初不及已事惟以滇兵莫爲綏輯兼乏餉爲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槩從而抑沒之乎今羣臣欲以誤用宏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兵之變以甚宏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宏文爲監紀必不至此此臣誤宏文宏文不誤臣也盧公名知人幕府初開宏文爲首且蹤跡奇引救切非苟然者未幾督師死王事宏文于十四年論戍予痛夫讒夫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之能得士于闕外也故表而出之

綏寇紀略卷五

黑水擒

當盧象昇之移宣雲也。其與洪承疇同殺賊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代州振武衛人。長身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略。秦撫甘學闇駭不解事。賊至不遣兵。手記下都虞侯縛治。左右給以親往。則緩服盛輿從。逐之。薄暮宿一堡。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督師來。相見愕眙。告以賊難扼。輒怖急還走。薨城門以瓠甕謹錄鑰牡。不敢張目視賊。秦士大夫譁于朝。九年三月。罷學闇。推用傳庭往。傳庭泣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秦人愛之。不如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豫撫陳必謙與人書云。秦撫孫白谷初入關。即發之。九月二十八日。提兵三千入山。勦寇全軍覆沒。此必謙差官王衍範在彼所親見。此二事必有所據。留以備考。○秦撫有標兵三千。向從勦餉撥派。傳庭在事。親出屯課銀十四萬兩。以充其費。故十年後。秦標兵餉不復開支于大農。此與楚按臣余應桂自捐贖錢十萬兩養兵以護獻陵。皆所謂實心在事之人也。闖王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闕西安。傳庭以七月二十日。戰于蓋屋之黑水峪。當陣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三人。檻車膠致京師。膊之於市。楊嗣昌疏曰。以賊攻賊。今人人言之。而亦有行之者。文如孫傳庭。武如左良玉是也。良玉招降賊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提並論。蓋秦撫推心置賊腹中。能收其用。不比他撫云。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人。闖王爲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傳庭憑國威靈。俘以獻。餘黨復推其弟迎恩爲長。後

敗入他賊中。而秦人或云。賊在黑水峪。遇大雨。野無所掠。十萬餘衆半僵餓。高迎祥病瘡。臥石穴中。一女子指之曰。此闖王也。遂擒之。嗚呼。秦中野如赭。民饑賊亦饑。其羸困無惑耳。曾謂百萬之寇。左右無寸刃。又手萎股以就執者。此媚功之言。何足信哉。御史黨崇雅疏云。臣縣寶鷄。爲蜀漢咽喉。遭寇十餘次。九年春。西平縣失利。堡塞及各關盡無餘。苗胙土之

始受事也。賊入其郛者七營。營萬人。襄陽樵汲道絕。賊將張某者。獠而肥。多智數。七月十二日。豎五丈木于郊之江神廟。繫尺書其杪。以示城中曰。吾欲見軍門。口畫便事。胙土大喜。命兩將延迎入。盛供帳。以饗之。從賊皆霑醉。期以八月定降。乃命郡通守祝錫範。一經歷。一主簿。扞其壁。賊倨甚。坐而受書。畱不遣。爲謾謝曰。若治浮梁于漢上。俾我全軍濟。而後議之可也。胙土猶幾幸其真。開城門爲互市。賊陽陽出入。貿易守者莫敢譏。宜城令撤弓刀。礮石藏諸庫。曰。無令賊疑我。襄陽總兵秦翼明自言。以二千餘騎。與闖場天等賊十萬戰于豐陽。于界山。于均州。于官山。于觀音關。于麗陽。于七星店。真武山。大小數十鬪。雖未嘗敗北。賊益強。終不能破。翼明報賊八大王從均州入。老獨從新野入。蠅子塊從唐縣入。二十餘股之賊不下二十餘萬。理臣以楚士大夫史可鏡等。言其高臥汴梁。置全楚度外。有旨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于牌樓關。亦不能一創賊也。楚按臣余應桂疏糾翼明。今水潦將涸。不時進兵。勢且縱賊北渡。賊果于十一月。從羅漢灘填土過江矣。始翼明謀于漢江淺處設防。以李同陽劉大歸之五百人守廟灘。幸無事。賊竟于羅漢灘深處渡。知淺有防而深無備也。苗胙土罷。以陝西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命王威爲延綏總兵。雷火火其城樓。鎮人大懼。漢中賊破褒城。漢中霖雨。

田禾浸城垣地道臣劉宇陽且築且防工禮部侍郎劉宇亮乃宇陽之弟以入都道遇侯帥勉以大未畢賊至十月十三日二更義良柱乃命游擊侯應輔都司劉貴率兵破襄城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理王家禎家丁三百人大譟燒汴梁西關掠黑尾營殺五十餘人家禎夜歸急登城慰諭之遍加賞賜俾往南陽勦土寇楊四始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丙午賊老獬等趨江北時海內羣賊混天星侵軼商雒李自成盤踞西安過天星鴟張汧隴獨行狼蠋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與西羌作約而老獬等久占郢襄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闖場天諸賊可二十萬長驅沿流東下斬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在在震擾烽火及于儀揚樞臣以江淮天下要地陪京神靈宮闕之會而鳳泗比豐沛有陵寢至重京口縮漕輓瓜儀縮鹽綱計吳兵二千新調浙兵三千蕪湖召募二千牟文綬兵二千鳳應二撫標兵率不滿二千操江水兵南樞標兵皆窳敝無步伍鳳陵泗陵孝陵周廬設卒合之無過數千而總理王家禎專任折衝其兵亦不滿萬未覩制勝之道不得已請以甯都防禦責之南樞臣范景文江防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宏濟孝陵責之南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蕃泗陵責之潁州道而淮撫分標兵協守史可法鄭二陽杜宏域許自強桂本枝馬爌各整所部軍互策援江撫扼九江浙撫防獨松應撫分其兵守京口其處分非不嚴且密亦可謂之急矣安池道史可法提兵營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史可法抵太湖扎營城外賊從間道突至石牌鎮三十日前鋒哨大石磯距安慶二十里巡按張煊告急安慶爲應撫張國維分

地而江北之浦口六合亦其所轄。賊本分兩路來犯。從楚來者由黃梅入潛山太湖。以逼皖桐。從豫來者由光固入定遠滁洲。以闔浦六國。維先發川沙寶山劉河吳淞諸營兵。令張載賡張天廣率以赴皖。至是下流警急。江浦知縣李維樾六合知縣鄭同元繕守國維提新募兵二千人。命永生洲副將程龍中軍守備蔣若來陳于王統之。以分戍兩邑。而安慶石牌之報亦至。賊在白兔河修攻具。謀必取桐城。知縣陳爾銘守禦甚力。參將潘可大救之。賊從舒城去而復來。連營百里。國維以道回遠。不及請濟師。權宜分六合守兵。合之蕪湖新旅。分派守六合張人傑王定遠所將四百人從監聊往應然無益也南樞臣范景文諜軍推官李芳華之請調蕪湖新募壯丁四百人非石牌犯桐皖之楚賊也賊以正月二十四日奄至滁洲朱龍橋。出岱山道藕塘直奔池河。此由河南光固南突之賊設醮太山寺薦亡。大江山小江山皇甫山常山所在皆賊。二十八日從尾埠哨至大樹街。走易家集。三十日壁全椒之西門。謀東窺。二月賊略繩紉。取竹木。聲言縛筏渡江。陵京大震。景文先期以池浦爲兵部屯儲地。遣提督杜宏域以新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閻雄邊丁佐之。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牆內外。屯于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顆松。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江防係操臣職掌新江營則兵部所轄助臣提督三營水軍景文再以水操營佐之。景文下士喜奇計。坐客多譚兵。顧臨事無所用。高皇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尺籍。成祖江營戰船亦久廢。景文慨然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畱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纔二十三萬。軍士時慮呼庚癸。逞復故額乎。景文嘆息而止。臨淮侯前以援和事與景文相失。勳臣多羸疎。賊急謾

爲大言燈盞溝二里溝覆舟山咸有布置又自稱以舟師逆於老洲頭樅陽鎮正月十四日賊至樅陽鎮焚官倉漕米桐城縣所輸

也然都未見一賊江以北淮撫朱大典以護陵故多宿兵亦屢有挫衄獨其將劉良佐號驍果善戰有詔

令大典與理臣合擊而撤中州左良玉徐州馬爌之軍救皖正月二十日爌敗賊于桐城之羅唱河三十

日劉良佐戰于大安集二月四日戰于廬州二十里舖七日戰于六安州之茅墩初六日監軍同知楊正

張士儀陸宗美守備袁思有陶城鎮左良玉勦南陽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皆授首率師抵六安與賊

遇部將羅岱孔道興乘勝疾擊初五月初八日比戰皆大破賊十一日賊走霍山深入潛山之天堂古寨

潛山知縣朱家相與賊戰被執縋樓逃免其滁和之賊亦西遁二月初三日向黃山巢縣仍歸舊路陪京解嚴江北之警少息是月也秦撫孫傳

庭報藍田兵變傳庭黑水峪捷後再破賊于渭南豫賊讐不敢西向又破賊于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闕涇

川以搖西安威名幾軼于承疇矣正月十八日夜半南雒道中其親信健兒許忠劉應杰忽擐甲大譟據

藍田縣略庫放囚連引混十萬等倒戈與大軍鬪邊兵許忠劉應杰等九百人隸撫標都司張一貴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千總賀汝雄合謀叛形已成事阻

未發新春撫臣遣勦商洛賊遂發難藍田遣其黨王總兵左光先曹變蛟西追過天星聞亂回軍抵咸陽

擒勦忠應杰乃與混十萬取道渭南遁去曹左于二月初六日移師初九日抵咸陽初十日進勦而叛兵與混十萬即于是日遁傳庭上書自劾以

兵逃伍缺爲憂上爲其變倉卒弗詰第促發回入衛川兵四千令速赴軍前而已有旨督從擒獻首惡及

別順逆藍田縣官及逃選事情按臣確查馳奏先是秦人吏給事劉含輝爲上泣曰秦督止戰兵八千缺餉已四十餘日臣詢之

同鄉舉人計偕者曰。西安斗米值銀四錢。衆兵索餉。督臣無以應。則好言媮媮勸諭。其請益堅。輒囑蹙曰。必不能畱者。聽若。聞多有散而去者。含鄱又云。撫臣孫傳庭辦賊有餘。但所將三千人。僅足守城。當調邊兵一萬予之。昏未夏。初賊人馬困乏。州縣守城。堡川兵守隘。口督撫

倚角可蓋關中大祿。朝議以爲賊饑可勦。而不圖兵與民以饑故。皆化而爲賊。承疇故廩之以恩。僅而無

蕩蕩平。動及傳庭稍厲威。卽挺而迸逸。三勝之氣。坐此沮索矣。楚賊之羅漢灘渡也。應城。九年十二月破。雲夢。孝感。黃

陂。皆奔蹂。巡撫王夢尹。猶以細石嶺之戰。秦翼明。楊世恩。各殲一賊渠。翼明獲一條。燕世恩獲新來虎。白羊山之戰。賊分

爲四而逸。冀得償前過。楚撫報老獬獬等十餘股。闖塌天等九股。入楚。因闖寇被創。商城八大王。整齊王。在白羊山。被我兵大創。衝作四股。一從羅田去。一從團風去。一從蘄水去。一從岐

亭去。亡何。世恩之兵潰于聚隨。隨州繼陷。知州事王燾死之。賊至麻城。舊甘撫梅之煥。率子弟固守。修其沈

莊別墅。城之。歛鄉人入收保命。所蓄健兒出戰。獲賊覘者一人。竿其首示之。闔境乃免。賊在黃岡。故吏部

晏清等。率父老搏頽于撫臣。請師。十三營之賊棄疾于黃。殺黃人暴骨如莽。晏清等公疏云。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賊以破應城之衆。

井渡。襄全隊。分道抵黃圍風。新洲。三店。陽避。西北一帶。民之被殺者六七萬人。城守止黔兵五百人。糧且盡。垂陷不急救。廷議以爲夢尹罪。議用

按臣余應桂代之。科臣羅志儒疏論總理王家禎。奉詔討皖賊。畏懦未嘗一出中州。家禎強奏辨。且上方

略曰。逆賊自麻城分而爲二。東行者由商。固蘄。黃。英。霍。六安。徘徊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月東轉。

窟于蘄。黃。商。城。太山之中。西行者復轉入黃陂。孝感。而視其塵。西向應山。隨棗。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

若北可以犯信陽。此近日賊之情形也。臣于在西楚賊。則檄監軍張大經。率副將龍在田。游擊李元。都司

許名臣等以鎮兵九千追之在東江北之賊則檄左良玉由六安牟文綬由潁川劉昌祚由壽州視賊所向急擊臣仍暫駐光州南以扼蘄黃商城東以策應鳳泗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兼勦撫羅息汝南餘孽居適中之地隨時布置策誠便上以皖有左良玉馬爌所將各三千人兵力亦厚姑允其請意殊弗善也應撫國維赴皖議築太湖城因浦下輟警命他將守而躬提程龍蔣若來陳于王之兵西上國維疏曰賊既久住桐皖另發一枝犯滁椒以圖狂逞知各處有備皆遁舒六將出境爲江北河南大兵所扼又從問道走潛臣疑其輾轉潛山之中倚爲巢穴亦未可知臣搜選新舊營兵二千五百人定波水營兵四百六十人并沙船三十餘艘星馳西上蓋賊在下流臣不能舍浦六趨皖今賊聚浦六臣自急皖而緩浦六矣三檄左良玉疾入山搜勦良玉不應放兵收略婦女仰江南鹽穀徜徉自如河南監軍力促之始從舒城北去賊入英山阻險種田爲持久游騎出太湖連引蘄黃諸賊四月以御史余應桂爲湖廣巡撫河南賊陷浙川亳州兵變總理所遣劉昌祚救皖者不至皖兵敗績于酆家店參將程龍等四十餘人死之先是上憂留京武備積弛樞臣景文意在振刷而未及就乃命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參贊勳臣陳光裕方一元與景文協力清買閒核冒餉訓勵士伍盛修船艦鎧仗如二祖之舊以豫戰守上諭水陸官軍向來不堪戰守因何不行飭練影占買問因何不行清理再查戰船板薄釘稀動輒破損是何情弊以拆修冒新造以小總冒大總是誰侵朦一切銃砲鉛藥甲弓刀懸糜火故大司馬張鳳翼數用選懦被譴讓後緣邊事卒于軍人謂其仰確等項是否備足堪用逐款查驗從頭整理

鶴子爲人機警在上前顛決兵事辨有口上大信嚮之時軍政不修未浹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

變左良玉新有功劫掠自恣違調度不救浙川致陷歿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譁而歸上臨朝太息曰如此朝廷何以使人嗣昌進曰尤世威張全昌竝候勘世威全昌成後復致失事先奉旨勘問而全昌兵

敗不死更從賊非世威比宜遣金吾騎逮問斬之以令諸將上曰善乃用兵科都給事凌義渠言并逮王

忠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鄆家店之戰也程龍將應撫新兵三千六百人潘可大將皖兵九百

人為兩營用火砲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覺之設兩翼以待賊中伏傷四月二十四日賊七營俱至

兩將合屯拒賊賊麾數萬騎繞之許自強乘高舉燎使知救至兩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翼日力

盡矢絕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死溽暑十日視其元如生潘可大屍不獲蔣若來雜馬圍服以免後自

拔還事聞贈陳于王為昭勇將軍都指揮使詹兆鵬等十二員為懷遠將軍署指揮同知他將皆殞陳于王蘇

州衛百戶以防浦功為守備詹兆鵬武舉首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而死陸王猷武舉斬殺

數多賊鬻分其肉王宏猷劉河所百戶防六有功賊鋸齒斷足罵不絕聲莫是驛唐世龍皆武舉王定遠

鎮江衛千戶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少婦王氏絕粒亦死先兩人以尤烈也應撫選吳材武良家子

他若張全斌俞之襲顧應宗蔣達潘象謙李靖皆撫標同殉難六千而成此軍一戰而盡聞難痛哭皖事愈不可為矣時老獯獯已病死衆推其妻掌營又分其支賊別

名搖天動共八營二十餘萬結壘于桐城之練潭石井舖陶冲驛連延六十里捕得諜者云賊謀于潛山

太湖度夏需秋涼英山諸賊畢會破桐城而犯揚州牟文綬本協守鳳陵緣舒城急淮撫命監軍同知楊

正懋要之援舒桐城非淮撫分地于舒城為唇齒文綬前驅至會皖兵大敗按臣張煊移書文綬請救閩

四月十六日。文綬偕劉良佐。率馬步兵九千人抵桐城。十八日。與賊戰于掛車河。戰皆克。賊退。尋以舒警行。桐人遮道乞留。分二千人戍之。乃去。操江王道直疏曰。臣于閏四月發把總洪舉。胡長陽兵。在謀犯從陽鎮過江。臣發兵守石牌江家嘴。又親督標兵于長安嶺設伏。賊登康皮山頭瞭望。知江上有備。由陸路過去。五月初十日賊過老雅灘。勢逼望江。臣發兵守望江急水鎮。埋伏于七里岡。賊仍過老鴉灘。西北秦寇之踞富平關山也。綿亘三百里。洪承疇率左光先。曹變蛟。副將張天福等。合寧夏。榆林。固原。各鎮兵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而小紅狼鈔暴漢南。止餘久戍川兵五千乘城。賊衆力不敵。餉道中梗。斗米千錢。諸將以雲棧險澁莫寫往。承疇因賊破階州。方提兵與戰大散關。弗及。援漢中。有詔譙責承疇。部勒賀人龍之兵。約輕齎由兩當往救。是月四川地震者七。地鳴者一。初四日雅州。十六日馬湖府。新鎮。鉅州府。建武。廬州。越巂。衛。皆大震。二十九日。葉縣地鳴。蜀人工給事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丁壯死于瘡痍。老弱困于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尸流血。災不徒設。臣切憂之。五月。總理王家禎。令都司吳宣猷。收殘卒三千人。緣道督送租調。抵皖成休士。特以名救皖。皖用左良玉爲請。家禎曰。今楚賊佚而南。江北之賊轉而東。光羅南固。信陽之間。援兵登陴矣。羅昏病金瘡臥。付其兵孔道興。駐內鄉。車登科。往伊陽。搜瓦背餘孽。鄭西之賊。伏京索。廣武山中。即破浙川之賊。伺隙逞。豫主客兵止。良玉兵五千。道興兵二千。若撤良玉。梁。鄭。宛。雒。詎非朝廷之士。其棄之也。其願守便宜勿遣。王家禎又奏。勸寇獲級。叛丁歸降。有旨。左良玉。

劉洪起等。余應桂以護顯陵有功。超擢楚撫。繼按楚者。爲御史徐之垣。應桂之守獻陵也。及二載。捐贖錢

十餘萬金。爲養兵費。至是既受昇全楚。以獻陵至重。復不遵諉之垣。贖錢又例歸按臣。應桂費無所出。而

時事孔棘。湖南北皆亂。視前二載愈甚。之垣非戡亂才。應桂獨肩二任。難于展錯矣。江賊呂瘦子等。煽動

齊安興國大冶山中亡命。遏絕行旅。臨藍之賊入湘鄉。以窺衡州。黃州賊攻蘄水甚急。知縣事龔鼎孳設

守有方略。不能陷。七月。以史可法爲安廬巡撫。可法舉原任上海知縣劉暹爲軍前贊畫。割豫之光羅。楚之黃梅。廣濟。隸之議

者。欲并轄江浦六合。俾應撫肅守江。毋牽制。上不許。當是時。樞臣楊嗣昌修飾封事。凡五次。第上之。請設

兵十二萬。措餉二百八十萬。自關陝以西。江漢以北。建牙之吏。凡入各遮絕要害。而河北三撫。或犄或角。

舉數千里之地。塹蹊坂。鍵關梁。俾無虻蚋蠅子之隙。而後逐賊其中。禽掩而獸獮。蹈藉焚刈之必盡。陝西

過等賊大夥。盤桓未能動。絕。應使陝撫斷商洛。鄧撫斷鄧襄。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而應撫之兵。仍堵潛太。江撫之兵。仍堵梅濟。而東撫之兵。直詣徐宿。管撫之兵。橫絕陝靈。保撫之兵。飛渡延津。

一帶。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楚豫撫。其措餉之道有四。曰均糧。主增。曰溢地。主覈。曰驛地。主裁。曰

事例。主勸。卽家起。傅淑訓。爲總督省直勦寇糧餉。戶部左侍郎。得自請所用官吏。以彊力敢行者充之。分

部郡邑。不及額。以乏興發論。湖廣提學王永祚報開納之法。大州縣十名。小州縣五名。淑訓稱其爲天下

此二人俱上爲下詔告海內。緣寇患不獲已。暫累吾民一年。上諭允廷臣所議。改因糧爲嗣昌卽請以十

二月。明年正月。爲師期。勅彊吏無畱賊。重煩百姓。貽主上憂。賊雖熾。不可殫盡。聽嗣昌言。若可減。上亦忻

然幸之曰非卿莫能辦之也嗣昌以王家禎不足任薦粵督熊文燦為總理文燦以六月杪聞召辦嚴過嶺未旦暮至家禎退為豫撫益厭恠專征矣左良玉恥皖人之怨已蜚語聞而鐫責及也急而求之堅不

宥行皖賊東下襲六合川兵三百人設守無城知縣鄭同元潰而走提督杜宏域不能救杜宏域營東葛城從地河北趨

安東襲六合川兵營游擊與賊遇于西門中流失遂走賊攻天長與江南鍾山相值乘障者望北岸有火光聞礮聲知尚不下賊逼

揚州揚大賈捐私財構竈丁及新舊官軍為四營賊分掠瓜儀至僧道橋去揚僅一舍知有備乃北由空

潤破盱眙戕縣官回軍大紅山歐畜產入大營而去七月二十日賊破六合圍天長淮揚太監楊顯名遣把總王以寧守備程宏遠設法嚴防又楊竈新忠四

營官軍扎營半山堂賊由瓜儀至僧道橋回馬橫野山潘家莊而去八月豫士大夫劉之鳳熊奮渭等疏曰臣等以七月二十八日得河南

撫臣所奏副封秦賊自潼關入陝州以逼雒楚賊自鄖西圍淅川以逼宛江北之賊則自潁入上蔡以逼

汝與開歸中州天下腹心逆徒四面而至一左帥恐不足捍蔽且醜徒萃于豫即地方急詎逾此而令往

來奔命乎上亦知其發蹤自良玉要朝廷以狗家禎請而豫患實棘不能有以難也洪承疇過隴設奇破

賊漢中之圍始解瑞藩神宗皇帝子上親叔父所封絕遠國被寇道不通賴將吏力戰得無恙大喜南鄭

士民固守者命錄其勞饑厄者廩卹之皆所以優王賊遂轉入金牛道窺蜀會六合事聞上特發禁旅勇

衛營一萬二千人以內官劉元斌盧九德副將孫應統之往江北與總理同討賊諭曰若等有不戢其下

苦郡邑者悉論如律勿以禁旅故覬貸十月熊文燦至安慶所隨黔兵火攻手千人無騎上書請戰馬三

千匹。嗣昌用左良玉一軍隸焉。王家禎罷。以常道立巡撫河南。御史張任學爲巡按。楚撫余應桂奏永州寶慶諸賊放崇陽獄入祚陽城。兵給事鄒士楷疏稱河南賊犯茶陵。逼江西之袁州。鄱陽賊入都昌縣。殺南昌通守甘肅。零賊出沒河南。巡撫湯道衡。西寧總兵柴時華不能禁。關中大寇悉踰隴。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寧羌者。白馬氏羌境。劉宋置東益州。州北九十里。陽平關。鍾會所由下蜀也。今爲驛。其地有張魯城。西北爲七盤關。與百牟關竝峙。而近烏道。通蜀廣元之朝天嶺。廣元古葭萌。秦蜀所必爭地。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旣入寧羌。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總兵侯良柱壁廣元。死于陣。初四日入關。于廣元烏龍山下結十七營。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湖廣乙酉解元贈尙寶丞初九日。攻劔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破劔州。知州徐尙卿死之。南平舉人贈參議十二日。破梓潼。十四日。又分其軍。一往錦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先賊至而潰。謀告新都。四門火。鹽亭亦破。溫江縣丞簿縱繫囚而逃。二十一日。焚彭縣。次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贈按察司僉事次抄西充遂寧等縣。趨潼川金堂縣。典史潘夢科死之。贈將任郎其由江油入者。徑薄成都。重慶以下。皆戒嚴矣。是歲也。蜀先後中賊三。而此舉創甚。初蜀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口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爲憂。維章守保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死。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去生前官職。賊直逼成都。而

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副總兵羅尙文集永邊松茂之兵來剿自以傳事請剿臣
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已死也時樞部崑意
清中原視西略差緩當寧羌初破或傳賊以其半入蜀餘由漢興商維以入楚豫主兵者方憂秦賊出關
亂勦局則以蜀事不足憂比劍外衝決始左支右詘懼本謀之弗驗欲委咎承疇而謂傳庭也才藉以搯
梧州陝俾賊併力於西後可角中原取必勝然于時已十二月矣未覩所謂軍期也惟鄖撫陳良訓病且
眊詭稱殺賊累萬驗問皆良民

外史氏曰予讀武陵相所上封事而竊嘆其僭而無徵也其言曰合諸撫之力將皖桐襄漢之賊盡驅入
豫大勦之以收底定夫賊剽疾彞涌鳥舉風發若諸撫可以驅之則所在皆足殄滅何必入豫賊豈芻狗
與雉兔乎哉而任吾轡之道上逐之陸中然後加焚蕪而施網罟也至于開採之說勢在必不可行上英
武有雄略不幸所任非其人前之枋國者陰鑿沉鷺其精神用之異同報復以排擠天下之賢能而已詭
稱醇謹無他長惟奉唯諾治文書舉兵食大計聽主上自爲之身無所關其得失上于是嘆羣臣爲莫可
仗最後乃得一武陵其才辨闊達大異乎質木闔茸者流而天子以爲能每奏對輒移日所言皆聽拊几
曰恨用卿晚迹其時天下已大亂新受上倚任欲以補綻支壞規措良難然就大勢揆之曹變蛟敢戰有
文詔之風左良玉雖跋扈能用其衆不可謂之無將傅淑訓以新法徵調檄一下有司輸者數十萬不可

謂之無糧。秦督撫威名夙著。有方面之勳。史可法崎嶇危疆。空拳冒刃。余應桂捐金養士。功在獻陵。不可謂之無才。嗣昌由邊臣召見。一月之間。以知兵領天下。他大僚拱手充位。不敢復言。誠于此時開誠心。布長算。求主上寬假。籌策相天下形勢之地。設十數大鎮。招募流移。訓飭士馬。以圖十年之耕戰。卽賊何患不平。乃嗣昌計不出此。持論耑附會苟且倖成。馬服君料其子括之必敗也。曰兵危事也。而括易言之。夫易言不可。況詐言之者乎。秦穆公悔敗。深戒截截善諛言。又反覆于媼嫉有技之一個臣。以爲子孫黎民之殆。君子重首禍。毋耑以此責嗣昌也。

附記

工科劉曰俊疏曰。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寫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臣在里中。親見蝎子塊面。訊諸賊情狀。開口便以難回原籍爲辭。惟願在軍前立功。又見鑽天鷄住居臣邑西關。極爲安妥。且屢資其力。以保不虞。由前規後。信狡賊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曰俊秦人。其談賊情。頗實。後張獻忠住穀城。羅汝才居房竹。不回原籍。曰俊實先發之。終不若劉國能之立功軍前也。爾朱榮之擒葛榮。赦其脅從。隨宜安插。百萬之衆。一朝而散。何嘗不回原籍。所恃戰勝之氣。有以致之耳。熊文燦無專征才。以致于敗。豈招安誤之哉。

黃子威曰。孝感以丁丑九月。賊兵天明突至。攻甚急。至午刻。已將陷。有喻勇士者。從衆後奔。而登城。賊已露。及攀堞。喻持一磚。擊先登一賊。與之俱墜。而同斃。餘賊退。而城全。後七年。至癸未正月。而後破孝感。所以得偷安七年。皆喻勇士力也。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耳。如撫臣竝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綱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竝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有養士費財。有賸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僞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褫革而不宥。做不敢做爲恨。臣思其故。其不宥做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概收。亦分別而不概棄。則人心勸。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開遠再奏疏云。臣聞帝王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辦寇者。卽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極輕。如練國事元嘿承其極敵。掣肘之畫。空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

可錄。何以處分較前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逮督臣者一。逮撫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竝論。而并逮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卽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倜。當舊撫艱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苦心拮据。值元嘿蒞任。覃懷方叱馭歸汝。未嘗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無冑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寢食俱廢。疽發于背。猶履戎行。而致削籍。將來無冑做敢做之司道矣。宜陽令史宏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素。孤城得全。聞今歲六安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公揭。科臣入之敍疏。坐令褫革。將來無冑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埤。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卽慎重名器。何至并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冑做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卽議降議罰議革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下之法司。卽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著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冑爲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不分別之爲愈也。開遠臨川人。若士子。有異才。兩疏最爲愷切。既上。上怒。錦衣逮治。後釋爲安潞備兵。

陳益吾與楊翠屏書云。浙川爲西南盡境。豫鄖秦三省咽喉也。必謙實以兩營以其地非客兵所能久住。兩營僅三千有奇。又以宛中大疫。將吏俱病。賊乘虛以九營精騎奄至。平昔所忌。惟陳永福。必欲取之。永福與督陣參將江樞。以二千之衆。鏖戰八晝夜。又值大雨。兵士皆立深淖中。火藥弓箭皆溼。撤兵還。漸少休。伺隙夜搗其營。賊狼狽入深山。憤而并內鄉之賊。數道竝進。欲掩縣治。永福先與錢繼功。江樞入山。分路伏隘。奮銳攻之。遂報二十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謙獎勵永福。江樞二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買運火藥鉛子。火鎗弓箭。連夜給發。以濟浙軍之用。此時理臺亦可抵浙。必更有一番鼓舞妙用矣。夫寇之入漢中也。緣督臺以寧夏之變。遠赴西陲。得報遲而應著稍緩。兵發而賊已入險。遂不及禦。比督臺飛書請兵。必謙亟與理臺議。發祖寬。李重鎮入關協勦。蓋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豫中之餉也。祖兵前在郟中。歸思已自搖搖。入秦非其志也。理臺爲之疏。敍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捭網。理臺欲有所施行。且適聞三原遼兵之變。聚謀洵洵。幾致不測。理行後。必謙多方告誡。始得成行。而延賊闖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逼近潼關。以渭河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攔之。遂登黃鹿山。今祖李兵西入。甚爲合宜。左良玉并管三營兵馬。衆共七千有奇。而驕惰玩敵。理臺汰去十之三。以羅岱替李三才。孔道興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興駐靈寶。以備雒西。左羅駐宜永。以備雒東。而祖大樂營兵分駐雒汝。就餉。并備內浙。逗出嵩廬之賊。此宛雒賊情兵勢之大概也。然豫

中事有大可憂者三。其一爲舞陽葉縣裕州土寇。舞賊楊四并糾西遂羣賊。四出焚掠。此時亟宜一大創之。欲用客兵。則驕不聽。使且舞裕苦無供億。而主兵盡堵浙川。餘俱寥寥。不能辦賊。此可憂者一也。因糧輸餉。與內庫折色。本省僅得三萬有奇。部咨以抵透用新餉。尙且不敷。其省直捐輸。奉旨盡解督理軍前。與必謙分毫無涉。而九年新餉。奉旨不許那用。違者重處。大兵雲屯。雖宛本折日費千金。各屬庫橐如洗。以思歸之士。借缺餉之名。一朝決裂。爲禍甚大。此可憂者二也。祖大樂祖寬兩營兵將。雖爲民間所苦。亦爲賊中所畏。然其勢必不能久留。王周二營已再噪矣。李重鎮旣非將材。兵亦難馭。其隨祖兵求歸。情勢必然。則今冬實曹豫中堵勦之兵。除主兵外。只此左羅孔三營耳。左弁積爲賊所輕。其兵亦引賊之媒也。羅孔新入營。尙未整頓。倘秦鄭大寇潰決而來。何以禦之。此可憂者三也。又與王總理曹錄書云。豫人與某望公。如望歲矣。此時宛雒俱有寇。而雒嵩間勢輕。左良玉得小捷。而羅岱亦在新澗間。可以無虞。宛賊初有老獬獬。整齊王混十萬。張四賀雙泉等大小七營。惟張四一股爲土賊。殲之幾盡。而老獬獬等。以其親督諸將。東西夾勦。連擢之于神曩。唐河大石橋。後坡。敗奔入浙川。大小老獬獬整齊王等六營。糾漢中新到西營八大王渡江。合勢突走鄧唐入楚。必謙發陳永福孔道興。江標等追襲之。棗陽城下。城將破矣。救至獲全。其時左羅尙在內鄉。支抵混十萬與漢中新到蛤蜊圓黑蝎子于大山。亦薄斬獲。而雒嵩告警。故亟遣歸搜勦。左羅去而混十萬等。又猝從深山逗出。過馬口山。

下鎮平必謙亟遣陳永福等往鎮平以禦之永福以功不得陞內懷怏怏故獨樹後坡棗陽之戰不寫盡力止推孔道興當先其兵向來頗有紀律比來沿途甚擾有白秋搶集之事比從南陽發往鎮平以前二事詰之跋扈自如一抵鎮平高坐關廂縱兵肆掠既不入山又不發撥混十萬馳騎攻西關孔道興竭力堵禦陳江二營不出應接孔弁因此箭傷頗重初時永福與錢繼功以二千孤旅與老獍混十萬等大小七營鏖戰月餘而三捷者將氣銳也今賊已去大半又增孔弁一營意氣稍阻不寫一矢相加遺矣左鎮以五六月間整頓兵馬大有氣色故混十萬稍忌憚之羅岱亦戰將也而羅漢白河兩捷頗有殺良之議然其材未可輕棄逆寇雖有數十股其中兵精權譎者惟闖賊翁臺宜聚天下兵馬耑勦闖王一股闖滅則羣寇喪膽自可次第削平耳

此時高迎祥已擒其言闖賊指李自成也汝南土寇楊四郭三海最橫楊四所倚爲腹心爪牙者劉恩恩之驍悍倍于楊四而楊四弟楊五楊六頗與恩爲讎大梁巡道中軍尹先民赴郟必謙語以從中用間若搆楊五楊六殺劉恩以去楊四手足則兇焰滅而內離矣又與舊按臺金天樞書言中州主客官兵左良玉兵雖加整而惟怯自如每道廳二官苦求發兵單騎先行良玉不得已而隨之昨賊在蠶良玉在雒以九月初四日尙置酒高會至初七日發兵十五日始移營賊已先一日西去矣大石橋之股夜半乘賊零股而襲之既追及混十萬賊挑精銳鏖鬪良玉無能難也其所領官兵三千馬一千猶僅如此至必謙所領陳永福外孔道興一千五百係趙柱舊管與羅岱

所領朱三才二營，皆積年打敗仗者。營中好馬，僅數十匹，盡被趙柱盜去。必謙多方設處，二百匹，而令二弁汰弱卒，選壯丁，漸補每人非二十金不可。欲借五千金與之，無一應者。至新勇營，官兵千餘，卽陳治邦先年敗兵，暫付與督陣參將江樞署管。馬僅三十一匹，其何以戰。

綏寇紀略卷六

穀房變

熊文燦黔之瀘州人。五溪好役屬。獠丁峒戶。故自詡知兵。既貴。僑楚之蘄水。其督兩廣也。以閩海招撫功。卽其術用之。粵寇劉香。而惠州三道將受給被執。策不效矣。無何香死。得褒賞益重。嶺表稱富實。而熊官南方久。珠璣荃葛。孔雀犀象。日餉遺權貴人。冀長制交廣。弗徵曰。吾爲督撫。幸效朱公。朱公者。川湖督燮元。十年臥護西南彝者也。上初疑劉香不死。且不識文燦何如人。遣某璫名廣西採辦藥材往觀之。璫至。熊厚筐篋盛帳。且留飲十日。璫喜。語次。微及中原寇亂。咄嗟無人爲朝廷盡力。熊時有酒。擊案罵曰。此行間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賊至是乎。璫起立曰。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銜上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辦寇速裝。熊殊不意。悔失言。隨設五難。四不可規。自脫。璫笑曰。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者。卽公亦不得謝矣。熊詞窮。勉而應曰。諾。後特設督餉侍郎。及奏事機速。不關銀臺司。皆此璫本謀也。熊之僑蘄水。與禮侍郎姚明恭爲姻昵。大司馬楊嗣昌新得上意。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姚附嗣昌爲相知。上所重者兵事。兼欲倚熊以就功名。言之楊曰。此有內援可薦。遂奏用焉。熊得詔。先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盛募粵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一二。

千以自護。弓刀鎧仗甚整。兵月辦嚴過嶺。道廬山。謁所善空隱和尚。和尚迎謂之曰。公誤矣。熊愕眙。屏人問狀。和尚曰。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曰不能也。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二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亦未知何如也。公於此二者既不能當賊。而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且急。其月日一不效。恐禍及身矣。熊却立良久曰。吾欲撫之何如。和尚曰。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誠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慎之。熊長跼佛前曰。得無恙。願以餘年入道。請留山中十日。諸將不可。既行。鄱湖西有流星如火。甕赤光燭水。風作船桅折。軍資士伍多漂沒。占不利。左良玉宿將專進止。提空名奉節制。其下與粵兵不和。詔曰。制府自有親軍。安所用吾輩殺賊。熊不得已。托以南人不能水土遣之。止留帳下兒五十餘人。而左軍實不爲之用。嗣昌言之上。上以馮舉苗有才之邊兵五千人屬之。文燦氣稍振。嗣昌倡四正六隅之說以討賊也。謂鄖襄縮要害。請撤鄖撫。以總理兼之。勅書既行。而皖寇急。用形勢駐總理於皖。於鄖撫又議留。奏請前後抵牾。兵都給事凌義渠駁之曰。鄖撫在。文燦必不可兼。陳良訓必不可罷。宜改總理敕書。選賢能以速鎮之可也。上允其言。用戴東旻爲鄖撫。於是駐皖之論定。而劉元斌盧九德以禁軍至皖。文燦之受事也。神志愴怳自失。疏言兵事宜知彼己。馮舉苗有才之五千人力不敵。再請邊兵。且以清野困賊。語尤鄙。曰。臣至蕪黃。見被賊近一歲。而野有雞鶩。倉有稻粱。沿江饒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

新募營自退。中期見者無不哂笑。卽嗣昌亦建議非之。上覽其奏怒曰。文燦特簡受事。師期將踰。不能

一有所出請邊兵需發而後往是玩寇也命戴罪嗣昌立引救予以前調真保山西之兵各三千人示不逆所請又以順上意弗再動邊兵爲兩善而劉虛兩中官所將禁旅數有功十年十二月之戰斬級千有七百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舞陽大破賊總兵黃得功敢戰糜光固間四日三敗之得級二千九百有奇有旨敍賚文燦未嘗不在行欲引之爲己績上意顧弗許時天下設三制府以討賊朱大典熊文燦皆有人共事善候伺當宁意便奏請大司馬以聲勢相倚仗獨洪承疇去京師遠無援積勞久忠信自結於上又能得秦士大夫心廷論多歸之秦寇蹂蜀蜀撫王維章不能禦陷三十六州縣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綿竹告家難上逮治王維章以滇中傅宗龍代之宗龍道遠而蜀帥羅尙文新受事蜀士大夫遼闊萬里憂家交口怨承疇縱賊詞臣馬之驥南道御史劉希伯力以爲言楚蜀相比而嗣昌方尊任文燦爲可任蜀士大夫抑承疇者卽所以右熊主嗣昌也秦撫孫傳庭頗自許雄略嫌制府愛惜百姓爲小仁未能定兵食大計於所上封事徵及其端秦士大夫終以洪爲歸傳庭所爭者國事公忠一體兩人初不知所爲齟齬而嗣昌以爲得傳庭以支西寇則承疇可得而排也言於上曰今臺諫責臣不易置未大典而疑熊文燦爲不足任大典雖前失五縣念有護陵功卽欲更用視中外諸臣誰可者文燦在事甫三月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願急而承疇縱寇宜有舉劾莫寫一言孫傳庭近有疏摘其毀瑕且屢爲臣道之矣惟上裁察其時蜀寇復由徽階以返秦嗣昌意上必譴承疇卽文燦

以新受事可無罪。軍期幸以寬。上知承疇久勞。非文燦筮疎者比。又能爲嗣昌所薦。逆探其情。左右之傾他人。陰爲之地。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責成及時辦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乎。人以此服上。明聖爲不可測。

矣。當是時。豫楚之賊有十五家。其後劉國能。闕場張獻忠降。改稱十三家。馬進忠。混十馬光玉。老李萬

慶。射場羅汝才。曹惠登相。過天賀一龍。革里蔣養成。左金王。及順天。順義王。九家者尤著。順天死。順義爲

劉喜才所殺。餘衆推許可變。改世主之。又有胡可受。安世者。與萬慶可變同降。羅汝材之分九營。汝材與

一丈青。小秦王。一條龍。爲鄖縣四營。惠登相與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爲均州五營。其馬士秀。杜

應金者。不知其所從起。皆出自十三家者也。文燦刊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不死。

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劉國能於隨州降。二月十二日。馬士秀。杜應金。夜半於信陽城下降。張獻忠者。少從

軍。隸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等輩十八人。已解衣伏斧鑕。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爲

之請。威曰。是犯淫掠者三。不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脩幹魁碩。洪範目而奇之曰。若必不可原者。請特貰

此兒。威笑而頷之曰。諾。十七人者。伏法。獻忠鞭一百。免亡而歸關中。爲羣盜。獻忠天性兇黠。然追思舊恩。

每飯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洪範不之知也。洪範宿將。功名在遵永登萊間。中廢。蚤緣中人復

起。始與左良玉同討賊。年老矣。會獻忠新敗。豫將羅岱射之中額。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官軍中有陳將軍。

喜曰。此豈吾故人耶。訥之良是。乃飾名姝。費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

豈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尼自效。洪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命。軍道張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旃謀於左良玉。謀獻忠至而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獻忠時已入穀城。據邑以請。分屯羣賊四郊。文燦命簡精卒二萬給餉。餘散遣之。獻忠言部曲皆壯士。願舉軍從。請十萬人餉。文燦逡巡不敢決。三月。上以御史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蜀人。粗疎寡學術。好以其官爲矜倨。朝士多羞之。勿與交。爲御史按江北。在兵間罕所條畫。移按河南。盜燒崇王墳園。方切責。上書極言諸總兵不足仗。文吏中有知兵可使者。其語率夸誕。妄以此嘗上意。希節鉞。上乃卽用以爲總兵。大沮悔。在祖宗朝。文武兩用上。嫌公卿不任戎馬。特假之以更制易俗。願任學非其人。爲御史且不稱。安所得大將材。徒以解武夫之體。爲賊所笑。楊嗣昌請用劉光祚兵屬之。上改用羅偕爲任學親軍。是月也。熒惑犯月。安民廠火。秦撫奏西安大風霾。黑氣屬於天。兵刃出火焰。聽之有聲。羅山光山塢墜數十民。入保者累十萬。馬進忠、惠登相、羅汝材等五家賊摧破之。無所遺。盤踞息縣。長陵光州。傑人而投之。汝水爲赤。賊馬光玉等。於黃安之大霧山。多張旗旛。呼聲震原野。麻城、蘄州、隨州、信陽間。合境糜爛。僵尸相屬。兵侍郎李若星初入朝。爲上言之。理撫暖而與中官比。巧避文法。噤不以聞。四月。嗣昌爲勦限踰期。上書言奉職無狀。益窺上意。在不次用人。薦職方郎趙光忭以自代。上慰勞中樞。委以察行間諸臣功罪。嗣昌分別奏曰。總督洪承疇。專辦秦賊者也。賊自秦入蜀數十萬。出蜀數萬。左光先曹變蛟所擒斬。僅五

百有奇。賊之損耗。蜀人功非秦將士力也。承疇云。賊畏秦兵。聞兵至卽遁。而出蜀。夫賊苟畏秦。當秦兵之入涪。萬松雅。可以東西奔竄。何遂趨江油龍北。逆秦軍而與之偕出。此謂之畏乎。否耶。故無功有罪者。承疇是也。總理熊文燦。兼辦豫楚江淮之賊者也。自安慶出師。一月不奏功。軍書稽緩。臣因請旨督責。比舞陽光山二捷。斬馘以數千。劉國能張獻忠衆最強。能奉國威靈。俾賊戎索。漸以招納其餘。豫楚事殆可就。故有功無罪者。文燦是也。嗣昌毀譽恣意。語失持平。且以常道立爲首功。引朱大典與承疇同過。而特寬之。謂出承疇上。白黑無所別。卽上亦知之。特以秦蜀事應有責成。不得已用其章。鑄承疇尙書宮保。曹左二將。各奪五官。仍討賊。而工給事吳宇英。從而盛毀之曰。陛下用一張任學。天下知勸。處一洪承疇。天下知懲。其傳會如此。賊在秦蜀界者。李自成爲強。其次一斗粟。一座城。一連營。及八隊六隊諸賊。洪承疇由階文返轡逐之。前驅至禮縣。覘者曰。賊由松潘走臨洮鞏昌。乃引而西。窮馬力追之。賊已出長城入西羌界。曹變蛟率張天祿。賈景芳。大戰於羌中。左右搏擊。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塞。變蛟再大戰於洮河。方騎置入奏。而孫傳庭以賊零隊東犯慶陽。突寶雞。徵商維之兵不至。有急書聞。兵都給中姚思孝。素知承疇者也。亦言西安根本。洪以戰洮河誤之。疑非策。五月。祖大弼報斬及降者計數千。秦督捷書踵至。上曰。吾固知承疇往洮河非避賊。今果有桑榆收。宜益自効。六月。楊嗣昌晉東閣大學士。仍典中樞。召吳姓爲兵侍郎。以御史徐一范爲河南巡按。太監劉元斌。盧九德。報遂平解圍。斬獲三千餘人。秦寇由

陽平白水再入蜀。蜀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人與蜀帥羅尙文謀戰守。秦蜀不相責望。嗣昌毀不行。楚撫余應桂者伉直人也。雅自負顯陵功。不寫細節隨文燦委曲。劉國能張獻忠之降皆在其地。嗣昌心雖不合。陽交厚之。既與文燦議相左。恐其撓成局。會茶山合擊。賊之佚而出者。在楚部分。文燦坐應桂以後期誤軍。上雅知應桂其信之不能如承疇。嗣昌又從中驗正其罪。竟下吏。以南尙寶卿方孔炤代之。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之賊聚南陽。文燦與監撫集議裕州。專意招撫。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寫弭服者。齎牲酒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賊蹂豫界者甚於楚。勿效姚思孝好而觸嗣昌等。言於上曰。賊入楚則參楚撫以卸罪。賊入豫則聽豫撫以敍功可乎。張獻忠與劉國能有隙。國能之降也。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湔拭更生。願悉其衆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死力。獻忠怙強竊邑。不寫放兵。曰。予我十萬人餉。爲鄖襄荆三郡扞圍。長保無警可也。獻忠險而狡。制府檄至。捧手再拜。見使者噫嗚流涕。誓捐糜文燦及林銘球皆信之。爲請銜開餉。得上許。文燦卽以六月餉給之。獻忠具軍狀備調遣。既而命推官程九萬等調其兵。檄之者三不應。余應桂坦中而疎。先是言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未發擒也。有漏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郎撫東旻。肆其桀驁。曰。公等疑我。以余書爲徵。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且曰。南中人譁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挑搆。奈國事何。上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上將以安新附。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桀黠。終慮反覆。此書可以歸獄。事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釁。朝士浸寃。

應桂而謂文燦已甚。嗟乎。陷人以自免。適趨禍耳。七月。豫撫常道立報功。不以實。上命巡按御史徐一范核其事。道立持軍不整。饋遺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遮捍。唯許實貪。其無賊。會議裕州。潛師唐泌。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顛。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兩齒相擊。陳永福曰。無恐。命嚴陣以待。賊果不犯。乃定。初。本依總理以持祿。既憂撫局必敗。後且并坐。欲先事微見異同。張虛捷以誑耀於上。自明有意殺賊。於理臣所策不甚附。大司馬惡之。卽令劉盧中官案劾。而臺諫因發其所報首功。及月日不相中。禮給事中解學尹推舉隱情曰。臣知道立之始也。以畏賊之心轉而畏罪。繼也以貪財之念不免貪功。又曰。理臣以一隙之疎。委咎於楚撫。豫撫以全局之壞。歸怨於理臣。此人臣不忠之計。欲以免後責。逃餘咎。無同心并力爲國立効之意。上以道立驚下如此。何以得用命。推求舉者。嗣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先是上見文燦爲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者。詢之。具得其狀。下詔書譙讓之曰。三軍所重。惟威與斷。熊文燦事權在握。諸將多逗留養寇。郡縣之被賊者。相與隱匿不言。不能嚴賞罰。行刺舉。在軍中徒盛氣謾罵。恣睢浮淺。何以御人。且進止機宜。輕言寡斷。軍之所大忌也。如不懲改。欲以身試法耶。上於秦督用爾書封蜀人所上章示之。并以諭曹左二帥曰。廷臣言秦將吏失亡多。皆有狀。朕以行間暴露良苦。姑貰其罪。今洪承疇五月不能平賊。展期一年。一年者。謂今冬耶。抑何時也。詔書恩貸不可數得。宜速以時進兵。兩人得讓皆悚懼。八月。承疇與傳庭并兵。逐

賊大戰於申宜者移日尋遇賊邠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餘黨尙盛豫賊馬進忠馬光玉馭寇鏹之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甚衆將士或失色傳庭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乃辭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狃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恃其衆前鬪傳庭募士擊之賊拔營還走傳庭意豫撫必移軍犄角而理臣偕鄖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混珣可以百全既久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卒傳諭商維朱陽蘭草諸隘無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伉御史羅起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會而豫士劉之鳳等力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絕非其比矣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晨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今將吏憤踊致命冑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便掩襲盧九德曰不然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搖莫若厚集一路并力擊之勝則餘衆瓦解矣衆曰善乃以道臣張大經貴州舉人武昌同知以盧象昇監紀陞任監左良玉陳洪範之軍通判孔貞會監滇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之兵以剿賊於九年九月內至襄不象昇以入援行鄖撫陳良訓請收之尋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旅至襄親病懇求還里上不許賊羅汝材率其衆九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黨三人逸於光固自文燦出師以來雙溝之捷爲第一其後汝材萬慶降獻忠不邊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十月洪承疇謀於傳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羌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

公能於其地設爲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戰擒也。傳庭乃於潼關原依邱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籍。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其幸免者。或棄刀與騎。迸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棊遮險。遇輒棒殺。秦賊遂盡。降者猶數十萬。委仗如邱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畝。李白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是時曹兵最強。各鎮兵皆依之以爲固。賊聞曹將軍至。卽破膽不敢復進。變蛟每戰。輒數日不食。與下同其甘苦。又能收降人爲之用。嘗得李白成中軍周山。厚遇之。倚爲親信。臨陣。山必以身當賊曰。我在。若何敢爲。卽錯愕散去。初奉上手敕。副將張天祿賈呈芳言於變蛟曰。上督吾曹切。今秦賊有八。吾輩任其三。衆帥任其五。庶功罪有分。爲不告之督師。變蛟曰。賊不出三月盡矣。安用告爲。已潼關原一戰。遂奏蕩平。計期尙在兩月。諸將以此皆服。是月也。總督剿餉傅淑訓謝事。卽家起張伯鯨爲戶部侍郎代之。十一月。京師有急。上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而羅汝材懼於雙溝之敗。率九營賊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渡。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繼政移咨總理。文燦許之。文燦疏言。臣於射革順。獨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材輸誠已眞。請赦罪授游擊將軍。從征備調。得旨允行。汝材猶豫不決。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材及其下白貴黑雲祥啜血盟。明日。汝材率所部詣軍門降。文燦令諸將宴之。牲牢餽糒甚設。汝材分保房竹上保四邑。文燦檄之從軍立功。汝材言不願爲官。并無所事餉。願爲百姓。受山田以耕。穀城張獻忠與汝材

遙爲聲援。獻忠部賊時出野外行掠。知縣執之以告其營將。始猶少寘之法。旣而掠愈甚。阮之鈿往告。皆不聽。且曰：上司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遂略及闡。稍拒。遂迎刃相向。殺數十餘人。一城爲囂。鄖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材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卽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民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鄖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時孫傳庭已陞兵部。添設侍郎。聞其至。眞定卽用之。代張其平駐。尋加副都御史。賜尙方劔。提督援兵。而洪承疇率陝西總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兼程入援。劉元斌、盧九德、禁旅北歸。朝廷知文燦獨力不能平寇。遂詘其謀勿用。十二月。上以陝西左布政丁啓睿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豫撫常道立調左良玉於陝州。賊乘盧氏虛。遁入內浙。熊文燦糾之上。命御史徐一范核實定罪。是月也。賊馬進忠等營於信陽之龍井店。蘄水之六廟。柴家河。松山。馬光玉等營於蘄、黃、羅田之交境。曰三里坂口。詭乞降。以其間破滴水巖。楊家寨。二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良玉以其衆八千人。命知許州董夢蘭處之郊。許州也。左寄孥與賄。諸將財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僞請急。其日傳左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刦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董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

東義河。十二年己卯正月朔。李萬慶於信陽之游河與官軍決鬪。初六。監軍武昌道袁繼咸率辰營兵擊馬光玉等於白雲寨。却之。初十日。李萬慶營於應山之四望山黑山寺。翼日移於德安之千石畷。馬光玉營於黃陂之木蘭山柏木港。楚撫方孔炤率官軍分道逐賊。十七日。馬光玉等在信陽州營於北欄杆店。又西移平昌關瓦營。官軍與戰勝之。十九日。上命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俱原官。編修張縉彥改授兵科都給事中。二十五日。豫撫常道立革任。二十九日。以寧夏巡撫鄭崇儉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山西參政李仙風爲河南巡撫。二月。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蘭山大破之。以陝西按察使樊一蘅爲寧夏巡撫。總兵左良玉率新附劉國能入援。至真定。詔賜良玉銀三十兩。還師河南討賊。以御史王倓按陝西。高名衡按河南。保督孫傳庭初入援。獨先至。不得朝京師。坐軍事得公譴。至是忤中官。降旨切責。洪承疇在道軍多逃。以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三河。有詔逆勞。左光先以下三軍人有賞。而命承疇來陛見。傳庭怏怏滋不悅。左良玉援兵過壩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其罪。上以干軍紀大怒。令戴罪務擒首惡正法。三月。上念劉國能從征立效。手詔諭兵部予以官。其下有功者。分別陞授。張獻忠能率衆圖功者。視此。督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平。餉重。請汰兵。詔弗允。張任學同其中軍羅岱以下官報入戰八克。任學不知兵。假小利塞咎。尋以岱失事貶秩。上召嗣昌。嗣昌以陝撫丁啓睿柯如人。嗣昌曰。秦督撫承疇傳庭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上頷之。因進曰。

知人實難。鄖撫戴東旻前在河南監左良玉軍爲著節勞臣。今撫鄖功效不進。上曰：苟知其不可宜核之。因諭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傳庭以病請忤上意。思易之矣。嗣昌曰：傳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今易傳庭難其人。洪承疇於二十九日召見。亦以傳庭請。上默然。史可法丁父憂。戴東旻解任。以淮陽道鄧二陽爲皖撫。監軍道王鰲永爲鄖撫。戶侍郎許世薰乏興。與其屬俱下吏。械繫之。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以不法事論戍邊。金星通賊有蹟。主者鬻獄故減死。是月也。滇營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固始。獲級三千五百。信陽道宋一鶴置堇毒誘賊。賊中而死者千人。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良玉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降。賊順義王爲其下所殺。先是汝南道言射賊李萬慶西行。熊文燦檄左良玉移軍新野。由郭灘趨南陽。賊保唐縣姚梁相拒。我兵分爲三。金聲桓、白我志、傅定邦居左。李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政、許謙亭、甯崇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入三山。追奔五十里。王修政武力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挾雙矛躍丈五溝。馬足陷於淖。羣賊攢槊刺之。傷於胸墜。猶手刃數十人。迺殞。賊狡。每乘官軍之勝。徼極而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計。修政一軍殲焉。文燦收二營卒而止。再檄良玉蹙賊。至內鄉。賊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願言率服。良玉謀之。文燦恐其爲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岱、齊將金聲桓發鄧州。歷南陽會於賈。宋副將劉國能竝進。由張家林七里河分擊賊。賊奔。遣國能二十騎往偵。且諭之。李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我兵抽矢注欲發。賊下。

馬拜見國能而言情。遣其副朱國強見左口陳欲歸命久。有于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恐見誅。倡異惑衆。願縛之以爲信。二十三日。反接汝虎降。而處於內鄉城下者四千人。初諸賊自潼關爲孫傳庭所挫。混賊馬進忠稍衰。止推射革順。獮四部。而射爲尤勁。旣進忠與萬慶相繼服。馬士秀杜應金之反於許州者。再自歸。諸營轉相恐動。有劉喜才者。乃夜取順義王之首。歸於信陽道。宋一鶴餘黨推許可變主其衆。文燦疏言。臣兵威震懼。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未伏。厥辜可歲月破也。五月上。以四川參政邵捷春撫蜀。蜀故撫傅宗龍召入爲兵部尙書。而楊嗣昌解樞務。還內閣佐理。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張獻忠於穀城反。獻忠之初入穀城也。新野丁舉人之妹婚於河南。在塗爲獻忠所得。而生子。獻忠卽邑紳松江守方岳貢之虛第。以頓其孥。方爲守有清名。獻忠移書謂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賊。丁舉人入與相見。理撫厚遇之。結獻忠心。有瞽者王又天善星學。監軍道張大經客也。文燦檄大經入穀城爲監護。以又天從。獻忠取已與其子千支示之。又天再拜賀。屏人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穀城舉人王秉真者。恢奇士。出入軍府無禁。諸生徐以顯者。陰譎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鎗。狼牙棒。埋伏連弩。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在穀城二年。操演賊僭號。用爲左丞相。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穀城。城下有河。漢河所匯處。獻忠立關梁徵其稅。月辜校數千金。陳洪範軍士獲義武營關防於草中。請卽以給獻忠。兵都給事張縉彥持不可。於是獻忠益驕。要

挾無厭。知穀城事。阮之鈿風以禍福。曰：公獨不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鈿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饌，絡繹在道。有何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積猜恨，醜言詈罵。之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鈿。起家薦舉，蓋自知不免云。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閱恭辭。自是不出視事。五月初六日，獻忠毀城，劫庫放囚。之鈿飲鴆未絕，賊令馬元利索印。之鈿搖手不與，旁兩賊揮刀刃之。之鈿死，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鈿骸骨爲燼。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寶、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獻忠脅之去。文燦密疏聞，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給弄，日爲之請頒階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蹟，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闕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錫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濮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至謂獻忠鈔奪，忤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餼之粟，以饜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膽，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擁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名城，殺官吏，而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飾不倫，欺朦已甚。臣不能爲理臣解也。上乃盡削文燦所領官，冠帶辦賊自贖。嗣昌疏言：國家改置重臣，兵餉必從新區畫，方當左支右吾，萬難更始。故就見局責成，不意竟負委任，深以不早易總理爲己罪，而獻忠之出穀城也，攻房縣甚急，鄖四城灌莽，獨房縣以才令郝景春召民收保，山城粗完，羅汝才依之，以解甲耕屯爲觀望。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

不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鸞，力萬人敵。聞穀城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守？」擐甲過汝才，警曰：「君不念香火盟乎？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動，曰：「此不可信。」歸而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先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遣問使絕城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五月二十五日，獻忠騎大至。守者乘堙，瞰見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馬語，白乃麾其衆分之一。一從北邊而西，攻西城。一從東邊而南，攻南城。曹營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但以城讓，我曹者開門相見，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春怒罵之，勿應。鳴鸞且戰且守，相持五日夜。發大礮下礮石，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積薪薰錢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左足，殺其所愛馬。兵民益奮。景春用間入賊壁，陰譏獻忠所臥帳。密計夜襲擒之。鄖陽衛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宿與汝才通。三錫守北門。汝才之舊屯在其外。二十九日，汝才遣人揚徽而譟曰：「南城陷矣。守者驚潰。」三錫開門揖汝才入城。陷。張大經欲得景春分其惡，使汝才說景春降，不應。獻忠問曰：「倉庫銀米安在？」大叱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爲汝陷乎？」賊怒，殺宋典史，又殺一守備。欲以懼景春，不爲動。與其子鳴鸞俱被殺。義僕陳宜亦死。是時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新附之衆，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憂爲所并，會議日中不決。王光恩獨奮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卽公等能，我恥不爲。諸校皆慨然應曰：「善。」顧左右欲牲盟。光恩遽嚙將指出血，曰：「此不堪歃耶？」王國寧亦出其指血。惠登相、嘗國安、楊友賢以次從。均州之通房竹者要地。

三王國寧願守分水嶺。嘗國安願屯江廟。惠登相願占白菓樹。約曰：獻忠至者，卽逆擊勿使得佚。

六替中
惟三替

爲強故認者地。餘王光恩。光恩爲牘上制府某等不反，乃擊爲反者也。幸禁詛言，分逆順，定軍士心。均州大

哲友賢，武自強，願爲其輔。

監李維政上其事，已而五營亦與於亂。惟王光恩不從。最後王國寧嘗國安從閣部討賊，而惠登相事左。

良玉有終始，未必非王光恩之言有以發之也。癸未年，自成攻光恩爲所敗。鄧撫徐啓元守道高斗樞，鄧

邑柴孝廉招光恩入鄖同守，自成從襄陽來攻。二年有半而不下，且累爲所挫。秦豫楚皆破，而鄧獨完。

金曹

材志徐啓元，墓曰啓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遂東人。壬子舉順天鄉試，己卯授鄧陽同知。壬午，李自成從白

馬洞渡江攻鄧陽，移其軍攻鄧。我師殺三千餘賊，乃去。癸未二月，劉宗敏以五萬人來攻，凡七十日不

能下。賊築麥臺四十五座，高平城，架砲內擊。五月三日，我師用火箭燒其臺，始却。已而秦督師敗，自

成入關，秦楚皆瓦解。鄧獨堅守，乃用啓元爲鄧撫，治而自成以甲申正月遁。賊路應標等來攻，凡四十

七晝夜。三月，又益兵萬餘人，不能破。五月，又令賊武寅臺二人至城下要盟，啓元卽城下斬之。賊退營楊

溪舖，別築土城自守。十二月六日，我師進薄土城，先期遣人入其營，舉火內外夾擊，賊窘急開東門遁出。

賊帥路應標織焉。余按啓元之功，凡是月也，上以登撫楊文岳爲保督，李昌齡爲延綏總兵。六月，馬熿

馬科、李國奇、官撫民四人先後充總兵，熿天津，科山海，皆以前討寇功。國奇陝西，撫民寧夏。國奇尋以兵

亂，鐫級收戍命。孫傳庭戴東旻各下獄。孫托疾欺罔，東旻梗撫議，同金吾騎逮治。張獻忠據房縣窺襄

聲走興安漢中，逼秦蜀。文燦請以楚撫孔炤防荆門當陽，鄧撫鰲永防江陵安遠，秦撫啓容、蜀撫捷春各

嚴兵於其境，而秦督崇儉主提師合擊。秦三鎮兵多隨洪承疇北行，惟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以變蛟

請上不可，崇儉檄延寧兵及時華皆不至。李國奇駐秦川，經汧隴抵咸陽，取道近。崇儉以十三日於西安

出師。士馬單弱。倚秦劉軍如左右手。國奇以一千人趨命。而步卒八百殿。大噪於略陽。剽瑞王國租一萬兩。國奇既以事見殲。七月。上乃用故總兵張天禮於陝西。代左光先。梁甫於臨洮。代曹變蛟。曹左所將卒在薊思歸。變蛟逃者四十三人。光先逃者六十一人。馬科亦秦將。逃者百人。皆選將挾兩馬而馳出境。云投賊。崇儉以六月二十三日。至咸陽。踰月。抵興安。關中惟賀人龍兵最強。崇儉畏其跋扈。不用。時上方憂秦督爲失職。猶冀文燦復穀城之恥。故且勿治。而張獻忠以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二十六日。左良玉偕豫將羅岱率兵追之。良玉易岱爲前軍。而已隨其後。去房八十里。爲羅漢山。軍乏食。摘樹葉爲糧。賊伏兵山岨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劉從左。羅從右。兩山草木稠雜。伏四起。岱馬足挂於藤而止。抽刀斷之。蹶而復進。乘馬登山。賊圍急。岱箝中有矢數十。發之。賊多傷。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大帥輕進折衄。貶秩三等。張任學失中軍。益不足任。姑落職。文燦首爲穀城事。而再辱國軍。料理候代。上早有意誅之矣。八月。太監劉元賓。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等。大破賊馬光玉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許可變胡可受以其衆於浙川降。初。光玉於吳村。詭乞撫。陰窺渡漢江。以應獻忠。浙川令郭守邦。知其中許可變胡可受有善意。遣邑諸生王作霖挑與語。可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背。遇吉與副將張一龍刁明忠分路別擊。文燦遣陳洪範以兵來會。二十四日。至小黃河口。參將馬文豸。偏裨曹雄。張召等。

力戰。胡可受敗。登山而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將軍至今歸命。遇吉遂駐馬受之。而應元得功。以二十七日進兵王家寨。南北兩山。賊分壁其上。石壘木樵。相聯不絕。應元率參將馬文豸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豫兵嚴遏鎮平之華陽關。賊不得逞。大敗。斬首九百五十有八。光玉遁走。元斌以九月四日至浙川。露檄除兩人罪。予官。選銳卒四百給以糧。疏入侈其功。謂大非穀城比。時楊嗣昌既受詔督師矣。文燦聞發代。憂於見及。而喜有此捷也。顧謂陳洪範曰。賴公浙川之功。可以紓死。洪範聊應謂然。文燦之革任。糾自豫按高名衡。有監軍孔貞會者。文燦所表用。名衡再核之。重言其以撫愚理臣也。嗣昌在道中。僂而與之爭。且微探上指。輕重曰。流寇支蔓。不可勝誅。熊文燦受命以恩信納降。料理楚豫江淮。十得六七。獨獻忠再叛。入營惶惑。遂搖西附。以敗垂成之功。今以一告廢置。并所用之人而訾謗之。庸得爲通論乎。文燦則自奏辨曰。臣以十一年春。舞陽大捷。提兵逐賊。首尾兩年。斬馘二萬。散脇從十萬餘人。其魁帥如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皆受朝命爲官。而馬進忠、李萬慶、劉喜才、許可變、胡可受等。已傾心革面矣。獻忠僥狡。鄉化未醇。臣固憂其難制。屬去冬京師告急。邊兵盡行。苟不聽其約。直鼓行而前耳。臣恐中原擾動。不得已而許之。俾國家撤備於漢東。而後可堵梧河北。今廷論之責臣者。誰有知之者哉。初。上以五案失事。於督撫諸臣不少假貸。武臣中如祖寬、倪寵、李重鎮。皆楚豫宿將也。寬有朱龍橋之功。竟重論文燦知上用法嚴。恐不免。故先自言。上以臨敵易帥。且遲之。比度嗣昌到軍。而收者已出國門矣。文燦之

入也。道經蘄黃。姚明恭初附嗣昌。薦文燦者。得相且歸矣。文燦與之言。亦以已未必誅。迺陳洪範與穀城之謀。中官爲之請得移病。文燦繫急。某瑞名廣西探辦者。已前死。遂棄市。而余應桂貫罪復用。戴東旻竟死獄中。文燦止一子。依明恭。張獻忠破蘄水亦殺。空隱云。

外史氏曰。穀房之釀亂也。固矣。十三家之賊。半就戎索。而劉國能李萬慶等始終弗貳。此非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也。且中原寇禍。論大勢惟此時爲少衰。觀乎張伯鯨滅餉汰兵之請。亦可以見矣。得毋文燦尙自有功乎。曰否否。昔漢武之下南越也。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樓船將精卒。挫粵鋒以數萬人。伏波僅得罪人千餘。道遠失期。徐而與之俱進。其至番禺也。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日暮。粵人不知伏波兵多少。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盡。入伏波軍中。又因降者以知呂嘉建德所在。蹟得之。以此益封。其校尉皆侯。而樓船僅以陷堅得封而已。請取今事比類觀之。孫傳庭曹變蛟渭南之戰。咸陽北原之戰。此樓船之陷尋愜。破石門而燒番禺城也。劉國能之於隨州。李萬慶之於張家林。馬光玉許可變胡可受之於浙川。此粵人不知伏波兵少。盡毆而入其軍中者也。文燦亦何力之有焉。語曰。天道十年一變。賊發難以來十年矣。前賊之長計在奔。得志在掠。今也。關箱聚落之殆盡。剽略無所得食。而部隊之分者。漸以合。捆載之輕者。亦以重。聚謀改計。欲於山川阨塞之處。規取二三大郡。以資其餼糧。休其士馬。迺見我之備未盡弛。彼之力未能克。則且前且卻。以睥

睨乎其間。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謀甚狡而氣甚摯。此時事之大可憂者。詎得謂賊勢之少衰哉。若夫我將吏之擁兵翫寇。因循者。踰十年之久。而異才忠憤如曹變蛟黃得功輩。稍稍間出。賊固已不能無忌。且賊秦人也。自其渡三晉。過河南。奔走萬里。必以秦爲歸。今秦師大克。不敢復叩關西入。彼轉鬪數載。功業無成。而鄉里道斷。能無倦而生悔乎。其初刼於饑寒。而懼於誅戮。今見朝廷果有意招之。且內料同類猜嫌。勢必自相斬殺。何不蚤乘此時。臣事天子。而顧甘心爲賊。故劉國能李萬慶之去。逆效順。較之穀房之徒。其撫同其心不同。如駕馭得宜。必轉而爲我用。非僅不叛已也。此又時事之大可爲者矣。夫合天下之謀。盡十年之力。以圖賊。今其可憂與可爲者。決機於十一十二之兩年。苟得其人。卽剿功可成。而撫局得就。乃不幸付之貪庸。躁怯熊文燦之手。以至於甚敗。嗚呼。洪承疇。孫傳庭。其不主撫者也。然此兩人者。在關中而穀房安。去關中而穀房叛。剿撫皆因舉足有輕重。若文燦者。詎足爲有無耶。朝廷之失。在用文燦。而剿撫垂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於此。噫嘻。孰非天爲之哉。